

淨土宗



信受彌陀救度
專稱彌陀佛名
願生彌陀淨土
廣度十方眾生

宗旨

雙月刊 第14期 民國104年5月出刊

• 贈閱 •



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創淨土宗
楷定古今
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淨土宗宗祖 善導大師畫像



中國淨土宗 十五位祖師

- | | | | |
|----|-----|------|------|
| 初 | 祖—— | 慧遠大師 | |
| 二 | 祖—— | 曇鸞大師 | |
| 三 | 祖—— | 道綽大師 | |
| 四 | 祖—— | 善導大師 | (宗祖) |
| 五 | 祖—— | 承遠大師 | |
| 六 | 祖—— | 法照大師 | |
| 七 | 祖—— | 少康大師 | |
| 八 | 祖—— | 延壽大師 | |
| 九 | 祖—— | 省常大師 | |
| 十 | 祖—— | 蓮池大師 | |
| 十一 | 祖—— | 蕩益大師 | |
| 十二 | 祖—— | 截流大師 | |
| 十三 | 祖—— | 省庵大師 | |
| 十四 | 祖—— | 徹悟大師 | |
| 十五 | 祖—— | 印光大師 | |



目錄



4	【宗學理論】	「在心、在緣、在決定」 釋慧淨
II		論善導在淨土宗發展中的貢獻（下） 卞希東
23	【法義闡釋】	《往生論註》玄義略解（一） 釋淨宗
26		何為「一心不亂」？ 釋智隨
29	【淨宗俗諦】	淨土宗宗風（二） 釋慧淨
37		正心・修身・天命 轉載自《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41	【淨宗時論】	中國佛教的危機與希望 釋淨宗
48		淨土宗新型佛寺建築構想 釋淨宗
51	【淨土常識】	淨土宗小常識
53	【問答釋疑】	淨土釋疑
56		佛教點燈的意義 釋慧淨
61	【淨土宗譬喻】	書生救蟻與潛通佛智 釋淨宗
63	【淨土宗藝術】	普願同生安樂國 一切時處聞妙法 ——五臺山佛光寺「阿彌陀佛說法圖」 佛救
67		賞心圖 老土解讀・小魚作畫
68		救恩（二） 釋慧淨
75	【修學園地】	回家——一條朝向極樂世界之路 淨行
90		我們都是主角 佛取



發行人：釋慧淨
社長：釋淨音
編輯：本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中華淨土宗協會
美術設計：淨心居士（巫麗雪）

版權開放 歡迎流通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964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 ISSN 2307-2695 ◎

- 92 【佳文欣賞】 弘一大師：乘此時機 最好念佛 | 摘自《影塵回憶錄》
附：弘一大師湛山寺講律因緣 | 摘自《弘一法師的故事》
- 94 稻盛和夫：一生幸福的秘密 | 摘自《活法》
- 95 你看不見的，就不存在嗎？ | 摘自《智慧東方》
- 96 輸與贏 | 摘自《智慧東方》
- 97 痛苦源於內心的惡 | 明如居士
- 100 不要透支了你的好 | 三七生
- 102 【念佛感應】 阿彌陀佛讓我多活了十七年 | 王勤根
- 104 十七歲的奶奶 | 音佛
- 107 就念那個，癌症都能好？ | 佛佑
- 109 捕殺魚禽現怪病 念佛半載除頑疾 | 彭秀君
- 111 冥界眾生往生記 | 口述／釋淨歸 記錄／佛光
- 116 彌陀胸前「卍」字符 割掉我兒血管瘤 | 竟爭
- 118 【因果紀實】 親愛的，你將永遠被珍愛！
- 122 【環保慈善】 改變生命的「溫柔的穀倉」 | 轉載自《拯救地球》
- 126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 127 【流通點】 《淨土宗雙月刊》流通點



「在心、在緣、在決定」

文／釋慧淨

《往生論註》上卷最後「八番問答」的第六個問答說：

問曰：《業道經》言：「業道如秤，重者先牽」，如《觀無量壽經》言「有人造五逆十惡，具諸不善，應墮惡道，經歷多劫，受無量苦。臨命終時，遇善知識，教稱南無阿彌陀佛。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便得往生安樂淨土，即入大乘正定之聚，畢竟不退，與三途諸苦永隔」。先牽之義，於理如何？

又，曠劫以來，備造諸行有漏之法，繫屬三界；但以十念念阿彌陀佛，便出三界。繫業之義，復欲云何？

答曰：汝謂五逆十惡繫業等為重，以下下品人十念為輕，應為罪所牽，先墮地獄，繫在三界者，今當以義較量：輕重之義，在心、在緣、在決定，不在時節久近多少也。

云何在心？彼造罪人，自依止

虛妄顛倒見生；此十念者，依善知識方便安慰，聞實相法生：一實一虛，豈得相比。譬如千歲閻室，光若暫至，即便明朗；閻豈得言，在室千歲而不去耶！是名在心。

云何在緣？彼造罪人，自依止妄想心，依煩惱虛妄果報眾生；此十念者，依止無上信心，依阿彌陀如來方便莊嚴真實清淨無量功德名號生。譬如有人，被毒箭所中，截筋破骨；聞滅除藥鼓，即箭出毒除。

豈可得言「彼箭深毒厲，聞鼓音聲不能拔箭去毒」耶？是名在緣。

云何在決定？彼造罪人，依止有後心、有間心生；此十念者，依止無後心、無間心生：是名決定。

較量三義，十念者重，重者先牽，能出三有。兩經一義耳

這個問，大意有兩點。



日本真木大堂・阿彌陀如來坐像

第一點：下品下生的根機是一個罪人，而且是世間所謂滔天大罪的惡人，他造作了五逆、十惡，具諸不善，可以說一輩子無惡不作，無作不惡，罪惡多端。這樣的眾生，臨命終地獄之火已燃燒到面前，一旦命終就要墮落到阿鼻地獄長劫受無量的痛苦

了，可是居然在臨命終短短的幾個念頭當中，遇到善知識對他講阿彌陀佛的救度，教導他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對方隨著善知識的教導，至誠懇切的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念念相續，但也只不過是「乃至具足十念」而已，就斷氣了，當下就離開了

三界六道輪迴，往生安樂淨土，進入大乘正定聚的不退轉位。這樣不是違背了因果的道理嗎？因為就世間因果來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在世的時候，如果善業重的話，死了就投胎到善的地方，譬如人道或上生天界；如果惡業重的話，死的時候就先墮落畜生道或餓鬼道或者地獄道。就像秤，重的一邊落下去，輕的就高上來。所以，如果以業報理論來講，來世的升沉，應該會像秤一樣，重的會先墜落下去。

這個人一輩子造作五逆十惡，具諸不善，論造罪業的時間，非常長；論輕重度來講，業非常重。他臨終的時候只是念幾秒或一兩分鐘的佛號，時間很短，而且念佛的數目也不過是十句而已。這樣的人能往生淨土，不受果報，乍看起來和「業道如秤，重者先牽」應是相違的，這個道理要怎麼解釋？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凡夫不只是這一輩子造罪而已，曠劫以來，輪迴到今生、今日，每一剎那都不停的在造罪造業，這些罪業可說多得沒辦法細數。《華嚴經》就說：「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地藏經》也講：「南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業

力甚大，能敵須彌，能深巨海，能障聖道。」何況我們即使有行善積德，那一些善也不是真實之善，都是有漏之善。曇鸞大師就說：「凡夫人天諸善，人天果報，若因若果，皆是虛偽，皆是顛倒，是故名不實功德。」

我們凡夫的本質是什麼？——貪瞋癡。所修所為，不管是善，不管是惡，都是有漏的，因為不順法性，與法性相違背。像這樣從曠劫以來造下了種種的罪業，一定是被關在三界六道的牢籠裡面，怎麼能夠只是當下念了十聲「南無阿彌陀佛」就立刻脫出三界六道的輪迴呢？這一種教理要怎麼理解呢？這是第二點。

以上是這個問的二個重點。接下來我們看曇鸞大師的回答。

曇鸞大師說：「唉呀！你所說的五逆十惡，這個惡業很重，而《觀經》下下品生的人才十念念佛而已，十念很輕，所以應該被罪所牽，先到地獄去，被綁在三界，這樣才符合因果，是不是？對於這個疑問，我用一個道理來顯明。」曇鸞大師就說：

輕重之義：在心、在緣、在決定，不在時節久近多少也。

所謂善跟惡的輕重，不是從時間的長久或短促來講，也不是從所做是

多、是少來講，必須依據「心、緣、決定」，才能看出是輕或是重。接下來，曇鸞大師就說明：

什麼是「在心」？

什麼是「在緣」？

什麼是「在決定」？

云何在心？這是從造罪業的心與念佛的心來做比較。

一個一輩子都在造罪造業的人，他造罪造業的心是什麼樣的心呢？曇鸞大師說是「虛妄顛倒的心」。

凡夫有兩種心：真心與妄心。真心就是佛性，可是我們的佛性被妄心蓋住而無法顯現，若佛性能顯現，則任何時空、境緣都不會造惡，且所行之善也絲毫無執著之心。因此我們這一輩子所做的不論是善、是惡，都是妄心所做，都是虛假的。乃至曠劫以來，生生世世、世世生生輪迴到現在，所做的一切沒有一樣是真實的，都是虛假的、顛倒的。所以曇鸞大師就說，下品下生這個人（其實也是指所有人）造罪的時候是虛妄顛倒見所生起的心。可是最後臨終那十念卻是真實的，為什麼？因為那十念是依善知識的教導、安慰，隨著善知識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他就跟著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是這樣產生的。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就是真實

的了，為什麼？因為「南無阿彌陀佛」就是阿彌陀佛的本身，阿彌陀佛會是假的嗎？阿彌陀佛無處不在，永不消失，而且阿彌陀佛本身具有無量無邊的清淨功德，能夠消除眾生無量無邊虛假污穢的罪業。所以曇鸞大師就說：

一實一虛，豈得相比。

一個是真實的，一個是虛假的，怎麼能夠相比呢？

曇鸞大師又做了一個譬喻說：

譬如：千歲闇室，光若暫至，即便明朗。闇豈得言，在室千歲，而不去耶！

譬如一間房間，千年以來都是黑濛濛的，沒有一線光明。有一天，光明剎那照進來，千年暗室當下立刻一片光明，不可能說黑暗已經一千年了，光明現在才進來，因此也要等千年之後房間慢慢才會光明，不是的，是當下明來暗去，暗去明來。就好像作夢，夢是真的還是假的？以醒著的人來看，夢是假的，但夢中的人不曉得夢是假的，突然間被大鐘「鏗！」的驚醒過來，「鏗！」這一聲也只不過是一秒，他就立刻醒過來了。所謂「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人生如夢，而且生死輪迴是長

寢大夢，這個大夢是只要一覺悟，立刻就醒過來了，連大千、三界、六道都沒有。這是一個譬喻。

自力修行的法門很注重懺悔，一般懺悔往往是拜懺或者念懺悔文：「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往昔所造的無量無邊罪業，要懺悔到什麼時候才能夠清淨呢？一切唯心所造，要回歸源頭，回歸到我們的心，從心上解決，才是根本的懺悔。有一首實相懺的偈頌說：「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心滅罪亡兩俱空，是則名為真懺悔。」心如果不滅的話，罪永遠都在，心如果滅的話，罪也就沒有了。既然罪沒有了，這樣也沒有罪，也沒有心，兩俱空，這才是真正的懺悔。也就是說以前所造的諸罪業是假的，現在真實的心生，那些罪業就通通沒有了。以前睡了一百年、一千年的覺，做了百年、千年的夢，現在突然間被洪鐘一叩，剎時醒了過來，啊！這一千年的夢到哪裡去了？它沒有來去，是唯心所現。

所以《普賢觀經》就說：「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眾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我們往昔所造的五逆十惡、具

諸不善的無量無邊的罪業就好像早晨的露水，陽光一出，露水就消失了；如果陽光不出來，露水永遠都是露水，還有可能越積越多。這就說明罪是假的，我們的真心才是真的，真的永遠假不了，也不會消失。

同樣的，念佛人的心是容納什麼？是容納這一句真實名號，以名號為他的心，不是他自己的妄想顛倒心所產生的。這是從「在心」來講。

云何在緣？「緣」就是外境、對象。剛剛是內心，現在是外境。從外境的對象來講，也可以說是以外境為心。因為這個造罪的人，一方面內心是依止妄想的心，一方面所造作的對象是煩惱、虛假的果報眾生。自身是虛假的，所做的一切——六根對六塵也是虛假的，因此被殺的人、被欺騙的人、被虧欠的人、被罵的人、被欺負的人……，所有的對象全部是虛假的。

「能」跟「所」——能造作的心是假的，所造作的境也是假的。心、境是一體的，不起心便罷，一旦起心動念，必定有一個對象，以那個對象為自己的心，否則心是產生不起來的，所以根與塵是一體的。除非破了我執、法執，如《心經》所講「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

界，乃至無意識界……」。根、塵、十八界統統沒有，這樣的話就恢復本來人，所以心跟境是互相依存的，它是一體的。你認為有境，就是把境當作心，心依附在境上，不然當下彼此都是空的。所以造罪的人，以及他所假藉的境，也是虛假的。

念佛人心所念的是「南無阿彌陀佛」，以這一句名號作為他的緣，作為他的外境，作為他依循的對象，曇鸞大師就說這一句名號是「阿彌陀如來方便莊嚴真實清淨無量功德名號」。阿彌陀佛發了四十八大願，又經過兆載永劫積植菩薩無量德行，以這些過程莊嚴出極樂世界的依、正二十九種莊嚴，這是阿彌陀佛顯化度眾的善巧方便，如果不是佛，不可能有這一種方便。

這裡的「方便」是真實的意思，與權巧方便是不一樣的。權巧方便是暫時的，不是真實的，而善巧方便是佛的真實所顯露出來的。這一句名號是佛方便莊嚴所成就的，同時這一句名號又是真實不虛假的，是清淨不是罪業污染的，所以它的本質是真實不虛假，是清淨不污穢，同時具足無量無邊的功德，自利利他都在這句名號裡面。

所以念佛的人以佛號為他的境，

因此他的外境也是真實的、清淨的，而且是無量功德的。造罪的時候，他造罪的外境彼此都虛假的，不是真實的。所以從心來講、從緣來講，以前的都是假的，現在都是真的。

曇鸞大師以中毒箭為譬喻說，例如在戰爭當中，士兵被對方的毒箭射到，骨也裂了，筋也斷掉了；有一種鼓塗上一種能夠滅除所有傷病的藥，不管刀傷、箭傷，一旦聽到這一種塗了藥的鼓所發出的鼓聲，當下刀傷、箭傷疼痛立即消失，毒藥毒氣當下就消除了。



如果有菩薩摩訶薩進入了首楞嚴三昧，罪業生死凡夫聽到這位菩薩的名號，三毒罪業就能夠消除，更何況阿彌陀佛永遠在首楞嚴三昧當中，他的名號自然能夠消除我們三毒的罪。所以，雖然我們貪瞋癡無量無邊，曠劫以來所造的罪業也是無量無邊，可是一旦聽到彌陀的名號，當下罪業就全部消除了。以上是「在緣」的說明。

云何在決定？「在決定」是就時間來講的。造善業或惡業的人，在造業之後還有後心、有間心，因為他還沒死，隨後的心念有可能轉變，現在雖然是起心造罪，一直在計畫醞釀要怎麼做，要如何規劃謀略，但做了之後，有可能心生反悔。可能以前是惡的念頭，現在生起善的念頭，或以前造善的念頭，現在生起惡的念頭，這個就是有後心、有間心，善惡交雜。而下品下生的這個人，他十念完就斷氣往生極樂世界了，沒有後面的心讓他夾雜其他的惡，所以說無後心、無間心，這樣的話，這件事情就決定下來了。這是就時間來說，好像最後的一錘定音。

所以曇鸞大師就說，善、惡的輕重不是在時間的長短，也不是在本身善惡數量的多少，是「在心、在緣、

在決定」。你的心是虛假的還是真實的？一真勝過百假、千假、萬假；剛好，他的心、緣都是真的，這一真就勝過他曠劫以來所有的假，而且之後他就往生了，就決定了，再也沒有第二個念頭讓他再反悔了，這就是在心、在緣、在決定。

曇鸞大師很有智慧，能夠從這一方面來闡述，可以說是前無古人，道綽大師、善導大師就繼承曇鸞大師這一種思想。後繼的善導大師也說了許多意義相同的法語，如：

一切凡夫，不問罪福多少，時節久近，但能上盡百年，下至一日七日，一心專念，彌陀名號，定得往生，必無疑也。

若有眾生，稱念阿彌陀佛，若七日及一日，下至十聲，乃至一聲一念等，必得往生。

不管以前造的罪多少，或者善多少，也不管時間的長短，只要「一向專稱」——平生之機就上盡百年的一輩子念佛，臨終之機就下至十聲，乃至一聲一念的念佛，則「定得往生」「必得往生」。

（摘錄自2014年2月3日開示）

論善導在淨土宗發展中的貢獻（下）

文／卞希東

2.3 「要弘說」對修行方法的區分細化

善導在繼承曇鸞的難行道和易行道，道綽的聖道門、淨土門的基礎上，根據《觀經》在他自己的著作《觀經疏》中將淨土門細判為要門、弘願門：

然娑婆化主，因其請故，即廣開淨土之要門；安樂能人，顯彰別意之弘願。其「要門」者，即此《觀經》定散二門是也。定即息慮以凝心，散即廢惡以修善；迴斯二行，求願往生也。

言「弘願」者，如《大經》說：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也。又，佛密意弘深。

《觀經疏》一開始，善導就明確了要門和弘願門，並解釋「廣開淨土之要門」是為了通到「弘願」：「安樂能人，顯彰別意之弘願」。從這裏，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出，弘願門仰仗的是佛力；要門雖然迴向求生，也不能完全看成自力，如果看成自力，那就不要「迴斯二行求願往生」了，他也要仰仗佛力，但是不能夠完全仰仗，還有靠自我修行定散二善的自力，所以，要門有自力，弘願門就完全是佛力。「弘願」是指佛的誓願廣大無邊，「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也。」攝機廣泛，不擇別善凡夫、惡凡夫，一切包括在內，捨棄自力，不帶自力修行的執著，仰仗佛力，則一定往生！

因為聖道、淨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法門，聖道門靠自力修行斷惑證真，是很困難的事情；淨土門是靠佛力。那麼，從自力到佛力，對於凡夫是異常艱難的，善導根據《觀經》這部經典將淨土門細判為要門、弘願門，為修行者提供了一個

進入淨土弘願門的階梯，一個接引的方便。由要門，聖道門的行者就可以進入淨土門，從而通到西方極樂世界。

其要門者，即此《觀經》定散兩門是也。定即息慮以凝心，散即廢惡以修善。迴斯二行，求願往生也。

停息種種分別思慮，凝定一處，斷惡修善，把定善、散善這兩種修行的功德迴向求願往生淨土，這個叫要門。

問曰：云何名定善？云何名散善？

答曰：從日觀下至十三觀以來，名為定善；三福九品，名為散善。

善導認為是十六觀中前三十三觀是觀想三昧的內容，後三觀，三福九品是釋迦牟尼所說的，稱為散善。並且善導在《觀經疏》中以自己的心得對前三十三觀都作了詳細的解釋。從這裏，我們非常清楚地知道，要門的修行比較複雜，定善很多，散善更多，是複雜性的；而弘願門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是單一性的。要門、弘願門，都是淨土之內的修學，目的一致，方法有所差別，效果也有所差別。要門要迴向，用自力修行的定散二善迴向求願往生。能否往生？不一定。弘願門不必另外迴向，不擇別善惡凡夫，一切包括在內，乘上阿彌陀佛的大願業力就自然往生，往生一定！

綜上所述，善導繼承了曇鸞、道綽的判教，進而提出只有淨土一門才是末法時代的唯一法門，他根據當時佛教發展的狀況，廣引經論對一代時教加以區分，提出以凡夫往生報土為立教本旨，力主淨宗往生法門，乃為五濁惡世之凡夫特設的方便法門，他認為當今末法眾生，依此法修持，必可獲得解脫；從契機契時的角度，發展完善了以「他力本願」為核心的淨土理論體系；完成了對整個淨土教法至關重要「要弘二門判」，對接引聖道行者來講，給了階梯、方便的作用，對於已入淨土門的人來說，給了一個最終的指向和歸宿。最終促成淨土信仰在中國的本土化，從而形成了完整的淨土思想體系，鞏固了淨土宗的地位。

3. 善導修行實踐上的方法論特徵

3.1 持名念佛的專一化傾向

前文對持名念佛略有論述，由於觀想念佛仍佔有相當的地位，各宗派對持名

念佛多有曲解，善導針對這種情況在《觀經疏》中說：

辨釋宗旨不同、教之大小者：

如《維摩經》以不思議解脫為宗，如《大品經》以空慧為宗，此例非一。

今此《觀經》，即以觀佛三昧為宗，亦以念佛三昧為宗。

念佛三昧，即觀念佛德或稱念佛名號的三昧。念佛三昧分二種：一是一心觀想佛的相好，或一心觀法身之實相，兩者皆為觀想念佛。二是一心稱念佛名，即稱名念佛。可見，「觀佛三昧」與「念佛三昧」有相通之處，「念佛三昧」的前一種實際上就是指「觀佛三昧」，而「稱名念佛」則是善導所要突出強調的：

「汝等眾生，皆應信是，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言「護念」者，即是上文一日乃至七日稱佛之名也。

今既有斯聖教以為明證，未審今時一切行者不知何意，凡小之論乃加信受。

他把《觀經》、《無量壽經》以及《阿彌陀經》都看作是同樣的經典，在《觀經疏》裏邊說到：

《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中，唯明專念彌陀名號得生。

又如《彌陀經》中，一日、七日專念彌陀名號得生。

又十方恆沙諸佛證誠不虛也。

又此《經》定散文中，唯標專念名號得生。

根據善導的解釋，實際上三部經有一個共同的中心：專念彌陀名號得生。這就是第十八願：本願念佛。所以他在《觀經疏》先講十三定觀，觀想念佛，至最後，釋迦牟尼佛付囑阿難：「從佛告阿難，汝好持是語以下，正明付囑彌陀名號」。觀想、觀像進入持名念佛，整部《觀經》就歸結到這一句，是持名念佛。觀想念佛、觀像念佛進入持名念佛，因為持名念佛是阿彌陀佛本願。

善導解釋這一句說：

上來雖說定散兩門之益，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他認為從《觀經》一開始，雖然講定善、散善兩門，而最終的指向是「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一向專稱」這四個字，可謂通明透徹。



日本法隆寺 金堂壁畫・阿彌陀淨土

在《法事讚》又云：

極樂無為涅槃界，隨緣雜善恐難生，
故使如來選要法，教念彌陀專復專。

極樂的佛土境界，凡夫的隨緣雜善，要往生是不可能的，所以釋迦牟尼如來就為眾生選擇一個往生的方法，釋迦牟尼教眾生念阿彌陀佛，要一路專到底。

這樣，善導通過新的解釋，把稱名念佛論證成為淨土修行的主要方法，奠定了持名念佛在淨土修行中的地位。

在善導看來，只要持名念佛即行願具足，定得不退轉的往生。對此他是這樣說的：

今此《觀經》中，十聲稱佛，即有十願、十行具足。云何具足？

言「南無」者，即是歸命，亦是發願迴向之義；

言「阿彌陀佛」者，即是其行；以斯義故，必得往生。

「南無」就是「歸命」。歸命的目的是為了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所以：「亦是發願迴向之意」。「歸命」就是信，歸命阿彌陀佛就是信；發願迴向就是願。歸命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成為歸命眾生的行。這個行，即是佛行。所以說「阿彌陀佛即是其行」。「以斯義故，必得往生」：因為這樣的道理，因為六字名號具足這樣的功能、有這樣的一種含義，所以，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必定往生。

總之，善導是把六字名號解釋為信願行具足圓滿，看似簡單的一句稱念，包含了修行的全部。

同時，善導還通過宣傳稱名念佛的功德利益高於其他法門而強化和突出稱名念佛，在他的《往生禮讚偈》中專門介紹了稱名念佛的種種利益：

若稱阿彌陀佛一聲，即能除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禮、念以下亦如是。

《十往生經》云：若有眾生，念阿彌陀佛願往生者，彼佛即遣二十五菩薩擁護行者；若行，若坐，若住，若臥，若晝，若夜，一切時，一切處，不令惡鬼惡神得其便也。

又如《觀經》（意）云：若稱、禮、念阿彌陀佛，願往生彼國者，彼佛即遣無數化佛，無數化觀音、勢至菩薩，護念行者；……又如《無量壽經》（意）云：

若我成佛，十方眾生，稱我名號，下至十聲，若不生者，不取正覺；

彼佛今現，在世成佛，當知本誓，重願不虛，眾生稱念，必得往生。……

今既有此增上誓願可憑，諸佛子等，何不勵意去也！

他引用淨土根本典籍來說明稱名念佛能不令惡鬼惡神擾亂，而得到佛菩薩的加持保護而往生淨土，勸人專門修持稱名念佛。

在勸人臨終念佛方面：

又如《彌陀經》云「若有眾生，聞說阿彌陀佛，即應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稱佛不亂：命欲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此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彼國。」

只要稱佛名號，臨終必得往生。另外他在《觀念法門》中又專門詳細論述了臨終念佛的注意事項：

又，行者等，若病不病，欲命終時，一依上念佛三昧法。正當身心，迴面向西，心亦專注，觀想阿彌陀佛；心口相應，聲聲莫絕；決定作往生想，華臺聖眾來迎接想。病人若見前境，即向看病人說。既聞說已，即依說錄記。又病人若不能語者，看病人必須數數問病人見何境界。若說罪相，旁人即為念佛，助同懺悔，必令罪滅。若得罪滅，華臺聖眾應念現前，准前鈔記。

又，行者等，眷屬六親若來看病，勿令有食酒、肉、五辛人。若有，必不得向病人邊；即失正念，鬼神交亂，病人狂死，墮三惡道。願行者等，好自謹慎，奉持佛教，同作見佛因緣。

表明了稱名念佛乃為臨終人往生淨土之所必須。說明了臨終念佛有滅罪之功德。

善導通過宣稱持佛名號即行願具足，為稱名念佛確立了獨立的地位；他對淨土典籍獨到的闡釋，使得眾生在修行的各個方面都有理論與方法可以依據。自此，淨土宗轉向了專門的持名念佛。

3.2「正行說」的崇高化傾向

善導針對有人不信只持念佛名即可往生，認為此法甚簡單，應該必須通過其他的途徑的幫助才能達到往生的目的，把眾生修行的諸善萬行判釋為正雜二行和正助二業：

然行有二種：一者「正行」，二者「雜行」。

言「正行」者，專依往生經行行者，是名正行。何者是也？

一心專讀誦此《觀經》《彌陀經》《無量壽經》等；

一心專注思想、觀察、憶念彼國二報莊嚴；

若禮，即一心專禮彼佛；

若口稱，即一心專稱彼佛；

若讚歎供養，即一心專讚歎供養。

是名為正。又，就此正中，復有二種：

一者「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

若依禮誦等，即名為「助業」。

除此正助二行以外，自餘諸善，悉名「雜行」。

大意行有兩種，一為正行，一為雜行。「言正行者，專依往生經行行者，是名正行」，專門依佛所講往生西方淨土的經典修行者，謂之正行，正行之中，只有稱名正行為正業，如讀誦正行、觀察正行、禮拜正行、讚歎正行皆為助業。捨此諸正行，餘盡為雜行。善導所倡導的淨土法門，是捨去雜行，歸正行，稱念佛名，以期往生極樂淨土。

善導認為只有持名念佛稱為正定業。看起來最簡單的稱名念佛稱為正定業是由於「順彼佛願故」，順應了阿彌陀佛的本願。佛的本意就是持名念佛：

然望佛願意者，唯勸正念稱名，往生義疾，不同雜散之業。如此經及諸部中，處處廣歎，勸令稱名，將為要益也

如《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中，唯明專念彌陀名號得生。……

又此《經》定散文中，唯標專念名號得生。

此例非一也。

當然在善導的其他著作中亦提及稱名念佛乃佛之本意，對於佛的如此本意，善導說：

乃由眾生障重，境細心粗，識颺神飛，觀難成就也。

是以大聖悲憐，直勸專稱名字，正由稱名易故，相續即生。

意思是說佛感於眾生修觀想之異常艱難，勸眾生行易行的持名念佛。所以，佛之本意即為正行正業。

實際上，善導的正行說是對世親五念門一體相連的承繼和發展，世親在《往生論》中說：

此願偈明何義？示現觀彼安樂世界，見阿彌陀佛，願生彼國故。……

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門行成就，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

由此可知其宗旨就是依易行道以清淨三業，修五念法門，成就往生淨土。五念門是一禮拜門，二讚歎門，三作願門，四觀察門，五迴向門。淨土行者修五念門所積功德，迴向一切眾生，拔一切苦，攝取一切眾生，同生極樂。其中，稱念佛名就是讚歎佛的不可思議的功德是讚歎門。

曇鸞在《往生論註》中對五念門作了解釋和發揮：

復有五種門，漸次成就五種功德，應知。何者五門？一者近門；二者大會眾門；三者宅門；四者屋門；五者園林遊戲地門。此五種門，初四種門成就入功德，第五門成就出功德。

入第一門者，以禮拜阿彌陀佛，為生彼國故，得生安樂世界：

是名入第一門。

入第二門者，以讚歎阿彌陀佛，隨順名義稱如來名，依如來光明智相修行故，得入大會眾數：是名入第二門。

入第三門者，以一心專念作願生彼，修奢摩他寂靜三昧行故，得入蓮華藏世界：是名入第三門。

入第四門者，以專念觀察彼妙莊嚴，修毗婆舍那故，得到彼處，受用種種法味樂：是名入第四門。

出第五門者，以大慈悲觀察一切苦惱眾生，示應化身，迴入生死園煩惱林中，遊戲神通，至教化地，以本願力迴向故：是名出第五門。

菩薩入四種門，自利行成就，應知。

菩薩出第五門，迴向利益他行成就，應知。

菩薩如是修五念門行，自利利他，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

一心之信自然具足五念行，敷演往生正因之信心所具德的「五念門」，成就五念門往生安樂國，得「五果門」。

道綽在《安樂集》中，論述由五念門而發菩提心：

佛告龍王：「若欲生彼國者，當行八法。何等為八？一者常念諸佛；二者供養如來；三者咨嗟世尊；四者作佛形像，修諸功德；五者迴願往生；六者心

不怯弱；七者一心精進；八者求佛正慧。……

菩薩行四種法，常不離佛前。何等為四？一者自修善法，兼勸眾生，皆作往生見如來意；二者自勸勸他，樂聞正法；三者自勸勸他，發菩提心；四者一向專志行念佛三昧。具此四行，一切生處常在佛前，不離諸佛。

若能菩提心中行念佛三昧者，一切惡神、一切諸障不見是人，隨所詣處，無能遮障也。何故能爾？此念佛三昧，即是一切三昧中王故也。

今既願生淨土，故先須發菩提心也。

道綽的以菩提心為根本，以念佛三昧為要行，也是對五念門的進一步闡釋。曇鸞、道綽都通過對五念門的論述提倡持名念佛，但都沒有把此行提高到獨立的地位。

善導承繼曇鸞、道綽，提出上文所說的二行二業之說，在善導看來，修習「雜行」遠不及「正行」功效大，而修習「正行」，稱名念佛又為正定之業，其他不過是「助業」而已。由此可見，善導的本意是說，只有持名念佛，才是淨土往生的最佳手段，實際上，持名念佛和正行是緊密



東京國立博物館 13世紀 鎌倉時代
阿彌陀佛銅像

相連，不可分割的。專以持名念佛為正行正業，大大簡化了淨土的修行方法，奠定淨土教義作為獨立系統的基礎。

3.3 「九品皆凡」的平等化傾向

隋代以來，對於凡夫能否往生彌陀淨土的爭論頗為激烈，主要有三種思潮：一、說彼土為事淨粗國土，為凡夫往生所居者。二、說彼土是報土，凡夫無法往生其土。三、說彼土通於報、化二土，地上聖人生報土，凡夫二乘生化土。但是，這三種看法，均不承認凡夫往生彌陀淨土之說。

善導指出，《觀經》所講往生彌陀淨土者，即九品都是凡夫，九品的差別是因為所遇的因緣不一樣。善導又在《觀經疏》中對九品總結說：

看此《觀經》定善，及三輩上下文意，總是佛去世後，五濁凡夫，但以遇緣有異，致令九品差別。何者？上品三人，是遇大凡夫；中品三人，是遇小凡夫；下品三人，是遇惡凡夫。以惡業故，臨終藉善，乘佛願力，乃得往生，到彼華開，方始發心；何得言是始學大乘人也？若作此見，自失誤他，為害茲甚。

今以一一出文顯證，欲使今時善惡凡夫同沾九品，生信無疑，乘佛願力，悉得生也。

按善導的意思，遇見大乘佛法叫遇大凡夫，遇見小乘佛法叫遇小凡夫，如果遇見惡緣，叫遇惡凡夫。在善導看來，每個人本質上都是凡夫，不是說一定是大乘，或者一定是小乘。即使在今天遇到大乘佛法，如果換一個環境，遇見惡緣，則就是遇惡凡夫；惡人遇見大乘，他就是遇大凡夫。彌陀淨土就是為凡夫而設的，善惡凡夫欲往生，靠自己的力量當然不能解脫，只要「生信無疑」，乘佛的願力皆可往生，所以，九品之人都要念佛，方能乘佛的願力「悉得生」。

然對於五逆罪者和謗法者，道綽、曇鸞贊成《觀經》中允許五逆罪者往生的觀點，但對謗法者皆不允許往生。然善導是這樣說的：

四十八願中，除謗法、五逆者，然此之二業，其障極重，眾生若造，直入阿鼻，歷劫周障，無由可出；但如來恐其造斯二過，方便止言「不得往生」，亦不是不攝也。

又，下品下生中，取五逆、除謗法者，其五逆已作，不可捨令流轉，還發大

悲，攝取往生。然謗法之罪未為，又止言「若起謗法，即不得生」，此就未造業而解也；若造，還攝得生。

雖得生彼，華合逕於多劫。此等罪人在華內時，有三種障：一者不得見佛及諸聖眾，二者不得聽聞正法，三者不得歷事供養。除此以外，更無諸苦。

經云：「猶如比丘入三禪之樂」也，應知。

雖在華中多劫不開，可不勝阿鼻地獄之中，長時永劫受諸苦痛也！

善導認為阿彌陀佛的本意是允許五逆及謗法者往生的，並且進一步的解釋說：

下輩下行下根人，十惡五逆等貪瞋。

四重偷僧謗正法，未曾慚愧悔前愆。

終時苦相如雲集，地獄猛火罪人前。

忽遇往生善知識，急勸專稱彼佛名。

化佛菩薩尋聲到，一念傾心入寶蓮。

三華障重開多劫，於時始發菩提因。

意思是說下三品不僅未修善法，且多造惡業。並不能往生淨土。更何況後三品尚是逆惡之流，理合墮落惡道受報。正是由於阿彌陀佛的大悲願力，以名號救度眾生，能令此等罪惡眾生，當地獄相現，性命在呼吸間時，急迫稱名，即化地獄火為清涼風，感得天華化佛接引往生。此等殊勝奇特稀有，唯淨宗念佛法門方能達致。罪惡眾生臨終懺罪念佛往生，表明佛名深具懺除多劫惡業的功能。臨終時，佛號現前，此心能引無始以來及一生所作善業，共相資助，真心如日，妄心如暗，佛念當前，成就往生。

除此之外，關於根乘缺失及女人的往生，善導亦一一涉及：

何故天親《淨土論》云「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今彼國中現有二乘，如斯論教，若為消釋？

答曰：子但誦其文，不窺理況，加以封拙懷迷，無由啟悟。今引佛教以為明證，……

上來解「二乘種不生」義竟。

「女人及根缺」義者，彼無故，可知。

又，十方眾生，修小乘戒行，願往生者，一無妨礙，悉得往生。但到彼先證小果，證已即轉向大；一轉向大以去，更不退生二乘之心，故名「二乘種不生」。

前解就不定之始，後解就小果之終也。

他首先指出這種關於根乘缺失者和女人不得往生的觀點是錯誤的，進而說：

乃由彌陀本願力故，女人稱佛名號，正命終時，即轉女身得成男子；彌陀接手，菩薩扶身，坐寶華上，隨佛往生，入佛大會，證悟無生。又，一切女人，若不因彌陀名願力者，千劫、萬劫、恆河沙等劫，終不可轉得女身，應知。今或有道俗云「女人不得生淨土」者，此是妄說，不可信也。

女人命終稱念佛名，即轉男身，得生淨土。所以往生淨土之後，往生者沒有差別，都是完滿的，自然就不存在根乘缺失。

綜上所述，善導「持名念佛」、「正行說」、「九品皆凡」的實踐方法契合當時的社會和歷史背景，為往生西方彌陀世界的淨土信仰提供了一條簡單規範的易行之路，吸引了大量的下層民眾，眾生平等無差別的往生，為淨土信仰打下了堅實的民眾基礎，使得稱名念佛的淨土法門迅速流行。

（2008年6月8日）

《往生論註》玄義略解（一）

文／釋淨宗

【法義闡釋】

《往生論註》是一部偉大的淨土教著作。曇鸞大師以其非凡的智慧，將印度佛教最為傑出的兩大代表人物——龍樹菩薩與天親菩薩的淨土思想融為一體，發揚光大，開闢出中國淨土教的嶄新局面，為最終淨土宗的全面建立奠定了深厚的教理基礎。

全書大分為兩大部分：

一、從「謹案龍樹」到「曰優婆提舍」，明《往生論》「玄義」。

二、從「此論始終」至終結，釋《往生論》「文義」。

「玄義」，即幽深玄妙之義理，難知難見故，預先指陳，以使學者易得要領；「文義」，即依文釋義，全體洞明，了然無滯。

《往生論》「玄義」如下：

謹案龍樹菩薩《十住毗婆沙》云，「菩薩求阿毗跋致，有二種道：

一者難行道；

二者易行道。

難行道者：謂於五濁之世，於無佛時，求阿毗跋致為難。此難乃有多途，粗言五三，以示義意：

一者外道相善，亂菩薩法；

二者聲聞自利，障大慈悲；

三者無賴惡人，破他勝德；

四者顛倒善果，能壞梵行；

五者唯是自力，無他力持。

如斯等事，觸目皆是。譬如陸路，步行則苦。

易行道者：謂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便得往生彼清淨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正定即是阿毗跋致。譬如水路，乘船則樂。」

此《無量壽經優婆提舍》，蓋上衍之極致、不退之風航者也。

「無量壽」，是安樂淨土如來別號。釋迦牟尼佛在王舍城及舍衛國，於大眾之中說無量壽佛莊嚴功德，即以佛名號為經體。

後聖者婆藪槃頭菩薩，服膺如來

大悲之教，傍經作《願生偈》，復造長行重釋。

梵言「優婆提舍」，此間無正名相譯；若舉一隅，可名為「論」。所以無正名譯者，以此間本無佛故。如此間書，就孔子而稱「經」；餘人製作，皆名為「子」；國史、國紀之徒，各別體例。

然佛所說十二部經中，有論議經，名「優婆提舍」；若復佛諸弟子解佛經教，與佛義相應者，佛亦許名「優婆提舍」，以入佛法相故。此間云「論」，直是論議而已，豈得正譯彼名耶？又如女人，於子稱「母」，於兄云「妹」，如是等事，皆隨義各別。若但以「女」名，泛談母、妹，乃不失女人之大體，豈含尊卑之義乎？此所云「論」，亦復如是。是以仍存梵音，曰「優婆提舍」。

這一段玄義的部分，文字簡短，意義深遠，主要說明了七點：

- 一、明《往生論》之相承；
- 二、判《往生論》屬易行道；
- 三、判佛力為宗；
- 四、判上衍極致；
- 五、判正依淨土三經；

六、判名號為經體；

七、明《往生論》之地位，義同佛經。

一、明相承

《往生論註》是註解天親菩薩《往生論》之作，然而開章即舉出印度淨土教先驅龍樹菩薩的著作，並加「謹案」二字。「謹」即慎重、小心、鄭重、恭敬；「案」同按，即遵照、依循。「謹案龍樹菩薩」略說有四層含義：

（一）說明曇鸞大師不是依照自己的意思來註解，而是很慎重、很小心、充滿敬意地完全按照龍樹菩薩的思想來解讀《往生論》。

（二）如經說，龍樹菩薩乃是親蒙世尊授記「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的大菩薩，其淨教思想為淨土教理的源頭、標準，欲明彌陀淨土教之意旨，必須唯龍樹菩薩馬首是瞻。其馬首即是「易行道」之「易」。

這對我們的啟發是：讀《往生論》，乃至讀《往生論註》，讀淨土三經，讀淨土宗諸祖師的教著，如果讀不到「易」，唯讀到「難」，說明我們沒有讀懂；修持淨土法門，如果感受不到易，總是覺得難，說明我們修持有誤；見其他解釋淨土著作的文

章，如果解釋不出「易」，反而說很難，那就是解釋有誤；見其他人修持淨土，若都是很高深、很難，沒有易，我們不羨慕、不隨學。

（三）說明天親菩薩之淨土思想乃是相承於龍樹菩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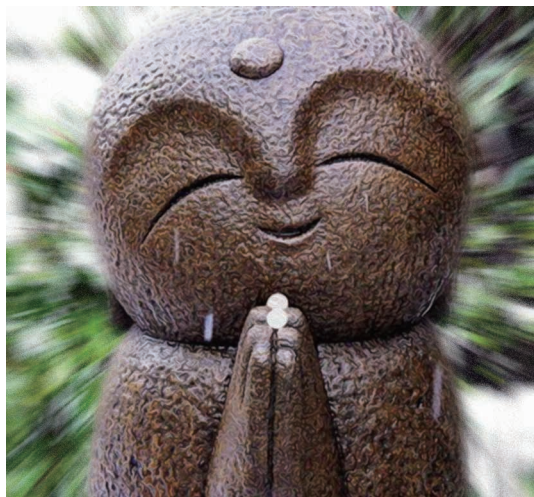
（四）說明曇鸞大師的淨土思想相承於龍樹、天親二菩薩。

二、判屬易行道

《往生論註》接下來引用龍樹菩薩「難易二道判」，判明《往生論》為易行道之教典。

《往生論》之總體，尤其「奢摩他、毗婆舍那，廣略修行」「菩薩巧方便迴向」等內容，說相甚為高超，古今很多人都依難行道的教理來作種種闡釋，很難聯繫到這是一部易行道的教典，但曇鸞大師慧眼獨具，依論偈「觀佛本願力，遇無空過者，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判《往生論》為佛力、易行道。既然「遇無空過者」，當然是人人可行、人人得益的易行道；為何易行，乃因「佛本願力」之故。

這對我們這些下劣根機來說，是莫大的安慰與恩惠。（待續）



何為「一心不亂」？

文／釋智隨

一、何為一心不亂？

《彌陀經》言：「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一日七日，一心不亂，即得往生。」此一心不亂者：即「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純一相續之心性也；即信願往生，念佛不絕。《稱讚淨土佛攝受經》云：「聞已思維，繫念不亂。」善導大師釋云「一心專念」「念彌陀，專復專」等。

一心者：即信願專一，無有二心，意含兩種決定深信。可謂「唯極樂是歸，唯彌陀是念」。

能一心，自然不亂。不亂者：即心住正念，不為餘緣所動。約要有三義：

（一）不被他種知見所亂，縱聞百千玄義，亦不為動。

（二）不被諸餘雜行所亂，唯憑本願，獨宗念佛。

（三）不被煩惱業力所亂，縱雖業力深重，亦知決定往生而念佛。所謂「不顧水火二河，正念直來也」。

簡言之，不亂即深憑本願，專一念佛，不雜餘行。因一心信受，自不亂行蹤。雖聞異見異解、別解別行，亦不動搖。若心中無主，疑惑不定，這山望那山，自必隨緣亂動，雜修萬行，退失正念。所謂「雜緣亂動，失正念」也。凡專修專念，無有退轉者，即是一心不亂。此一心之義如《大悲經》云：「若有一法，過於涅槃，亦所不顧。」雖有餘師稱讚他法，不為所動，乃至大小聖人，現前勸慰，令修餘法，亦不退轉。如善導大師云：縱有羅漢、菩薩、乃至報佛化佛，盡虛空遍法界，輝光吐舌，言不得生，勸修他法，亦不生退心，唯增長成就自己「清淨信心、往生信心、上上信心」。如是守志不變者，是為淨宗一心不亂之真實義。



一心不亂，顯信行「純一、相續、決定」之相，即善導大師所謂「身業專禮，口業專稱，意業專念」也。簡言即「唯信本願，畢命念佛」也，如是專修念佛，方為順佛本願如實之行，是為決定往生之正定業。此一心不亂，即是「捨聖道歸淨土，棄雜行入專修」的純一無二之心，亦即常言之「老實念佛，莫換題目」。聖道種種玄妙義理，通通放下，唯以一樸實天然本分之相，仰憑佛願，欣喜念佛。如法然上人云：「縱使能學一代之法，亦成一文不知愚鈍之身，如同無智之輩，勿現智者之相，唯一向念佛。」

二、凡夫如何得以一心不亂？

凡夫之心，本是亂想紛飛，何以能至一心不亂？實因彌陀大悲攝護，願力成就，故得以心安一處。《大

經》云：「吾誓得佛，普行此願；一切恐懼，為作大安」「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彌陀為眾生成就莊嚴無比的極樂世界，成就眾生往生的無上功德。所謂「聞說阿彌陀佛」者，正為讓輪迴眾生恐懼不安之心，得以安寧下來，息心一處，不復外馳也。有極樂為歸家，有彌陀作靠山，吾復何求也！所謂「一朝擁有，別無所求」。

三、一心不亂，三心具足

此經一心，義同《大經》《觀經》之三心，可謂三心一心，無二無別，只是開合不同而已。明此，即知三經無別義，同一念佛也。即如《大經》云「一向專念」，亦自攝三心於其中。故善導大師判三經宗旨，唯明念佛。若知「本願不虛，稱名必生」而專修念佛者，自成一心不亂，三心自然具足，必得往生。《彌陀經》之



執持一心，即是三心具足之念佛，故法然上人云：

三心者，教導成為一向專修之念佛者之道也。雖無智罪人，成為一向專修之念佛者，皆悉具足三心，決定往生也。故有習知而成為一向專修之人，亦有縱使不知三心之名，亦成為一向專修之念佛者。

又言：

論三心四修者，為成一向專修也；若已成一向專修者，不別論三心四修也。成為一向專修之念佛人，唯相續念佛，直至臨終往生也。

故知：雖不知三心之名，但能一向念佛，自然具足三心。不知三心，唯專念佛得往生者，自古相傳不絕，即如鸚鵡學舌，亦得往生，蓮登極樂。此即是不知三心之名，而具三心

之實也。稱名一法，暗合道妙，潛通佛智，亦在於此。可謂一切盡在稱名中，故法照禪師云：「念佛成佛是真宗」。善導大師云：「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可謂攝盡一切義理。誠知：念佛一法，是祕密藏，是總持法。理無礙，事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矣。🌸

淨土宗宗風（二）

文／釋慧淨

01. 宗風二——俗諦：

- 一、對彌陀恭敬信順，對他人恩慈體貼，對自己謙卑柔和。
- 二、敦倫盡分，閑邪存誠；奉公守法，為世良民。
- 三、自覺愚惡，過於他人；毫無資格，計較他人。
不說是非，不聽是非，不傳是非，不較是非。
不求人過，不舉人罪，不揭人私，不爭人我。
不背因果，不蓄恨意，不懷虛假，不行諂曲。
- 四、六親眷屬，敬愛和睦；崇德興仁，務修禮讓。
和顏愛語，下心含笑；慈念眾生，加厚於人。
奉行謙敬，不起驕慢；常懷慚愧，仰謝佛恩。
- 五、給人安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利益。
凡事真心，凡事愛心，凡事感恩，凡事恭敬。
凡事守大體、有分寸；凡事為對方設想，
凡事肯吃虧不計較。
- 六、學佛大悲心——彌陀如何為我，我便如何為人。
- 七、生活——簡單、樸素。
語言——誠懇、和藹。
威儀——安詳、穩重。
- 八、諉罪掠功小人事，掩罪誇功眾人事，
讓美歸功君子事，分怨共過盛德事。
- 九、天道虧盈益謙，地道變盈流謙，
鬼神害盈福謙，人道惡盈好謙。

十、每見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

謙則受教有地，而取善無窮。

-
02. 對於一個真發心修行的人來講，是不會等待規矩等種種要求才想調整自己的，只是說因為是凡夫，習性難改，因此多少需要有一些規範，「宗風二——俗諦」就是我們的規範。
-
03. 就淨土宗的「俗諦」來說，一個學佛人，一個念佛人，對於佛所教示的五戒或其他善行功德，以及人倫道德的五倫、五常，儘管知道自己的根機未能全做到，但都應該隨分隨力去做，否則就稱不上是一個學佛的人。譬如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救濟貧困、愛護動物……這些我們都要去做。甚至不管有受戒、沒受戒，都要隨緣隨分隨力去持五戒、行十善，隨緣隨分隨力去行善積德，這是一個人，尤其是一個學佛的人，基本上要盡的本分。只是說，我們雖然盡這個本分，但不是以這種功德作為往生的條件，也不是以這個功德來輔助往生。
-
04. 一個自覺是罪惡生死凡夫的人，當他要去做自覺已經是做不到的行持時，心情會是怎麼樣呢？近代持戒最有名的就是弘一大師，弘一大師瞭解戒律、深入戒律，同時自我反省也很細膩，所以他說他不是比丘，甚至連五戒也不夠格，只是多分的優婆塞而已。他已是這樣了，何況我們？既然這樣，對於出家人的三業威儀，還有改過行善、修身養性、砥礪德行，必須要有另外的方法。以我們法門來說，砥礪的方法內容就是「宗風」。
-
05. 多年前，我就有編「淨土宗教章」，因為足堪稱為一個宗派，一定必須要具備有類似「教章」那樣的內涵，才能建立一宗一派。「教章」就等同國家的憲法，是最基本的，裏面當然要有自己的宗風（包括「真諦」與「俗諦」），我們就是以「宗風二——俗諦（處世之道）」來作為半月半月誦讀的內容，並且把它落實在三業行誼當中。為什麼？因為誦的目的不只是嘴巴誦，而必須是記



迦陵頻伽

在腦中，涵養在內心，使其成為自己的個性、自己的生命，所謂「融入骨髓，化為個性，成為生命」。因此，我們必須要利用半月半月來誦讀宗風。

除了半月半月在大眾面前誦讀之外，也希望大家每一天早上起來都能先背誦、思維一遍。誦有嘴巴的誦以及身體的誦，我們是從嘴巴的誦，然後再要求到身體的誦。所謂身體的誦，就是將這一些內涵落實在三業、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全身心都在誦讀，亦即剛才所說的，融入骨髓，化成自己的個性、自己的生命。

06. 出家人半月半月誦戒有互相舉罪的一項內容，目的就是讓我們能夠曉得自己有哪些過失，好讓自己曉得去改進。《了凡四訓》說：「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我們很容易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這樣命運一定改不過來。所以有一句話說「聞過則喜，聞善則拜」，對於他人糾舉我們的過失，我們要虛心謙卑地來接受，不要怨恨對方，認為別人在說自己的是非、在誹謗自己，如果這樣的話，就是一般

人，不是修行人了。所以我們應有「聞過則喜，聞善則拜」的謙虛涵養，這樣命運才能夠改變。

很多學佛的人，災難來了，也是遭受災難的命運，痛苦來了還是遭受痛苦的命運，為什麼沒有改？因為他學佛沒有在心地上用功夫，沒有在自己的內心求改過，甚至凡事都責怪別人、抱怨別人，認為別人害他、別人對他不好，覺得自己的不如意都是別人造成的。這樣命運怎麼有辦法改變呢？

-
07. 未論行善，先須改過，這個很有道理。七佛通戒偈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眾善奉行之前，要先諸惡莫作，這就是「先須改過」，所以自我改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對我們這個法門來講，真正的「行善」是什麼呢？就是念佛，以及自信教人信，這就是行善。「改過」是什麼呢？就是以宗風或古聖先賢的法語作為標準來改正。
-

08. 宗風的內容就像一面鏡子，不面對鏡子，就不知道容貌骯髒，也不知要擦拭乾淨，面對宗風這一面鏡子的時候，就會發現自己的習性，發現自己的缺陷，而更加地慚愧；也因為面對法鏡，愈感自己缺陷，才更加要面對，使自己知所改進，不能百分之百達到，至少可以做到幾分或幾十分。所以希望大家，每天都將之思維一遍，落實在生活中，使其融為我們的骨髓，化成我們的生命，使我們的言語行為就如同宗風這些內容。
-

09. 古德言：「一時不在，如同死人」，可以說，沒有佛法的精神滋養，就不是一個人了。我們學佛的人，如果沒有持續不斷地吸取佛法的營養，那就不算是一個學佛的人了。

要如何吸取佛法的營養呢？我們精神的食糧，必須要靠佛陀智慧的真理語言，因此每一天就要背誦佛陀智慧的語言，所以「宗風二——俗諦·處世之道」的內容應該背起來，而且一天的開始，就要思維一遍，將佛陀的語言、古聖先賢的語言，作為我們的生命，作為我們一天為人處事應對的準則。

10. 如果真的相應於淨土法門，一定會相信自己是一個罪惡生死凡夫，一個真正體會到罪惡生死凡夫的人，一定會謙卑柔軟，貢高我慢不起來，也傲慢計較不起來，這樣性情就會轉變。所以我們這個法門，即使是真諦也能體會俗諦，體會俗諦就能進入真諦，是相輔相成的。

11. 對彌陀的恭敬信順是到達什麼地步呢？到達了「南無」的地步，南無就是「歸命」。把我們最寶貴的身心性命付託給彌陀、交代給彌陀，完全信順彌陀救度，通通託付在彌陀的身上。

12. 我們的生命，不只是這一生一世而已，而是貫串著過去、現在、未來，所以，把我們這個貫串著過去、現在、未來的，生生死死的，分段的、輪迴的、無常的生命，完全付託、歸託、依靠於阿彌陀佛。
如果我們真的有這一份恭敬信順，「南無」「歸命」「歸投」「依靠」的心的話，就會時時刻刻憶佛、念佛。而憶佛、念佛是「因」，往生成佛是「果」，從現在開始，就確定離開了濁惡的、無常的、輪迴的生命，確定了已經是極樂世界的無量壽、無量光、無量慈悲、無量智慧的菩薩之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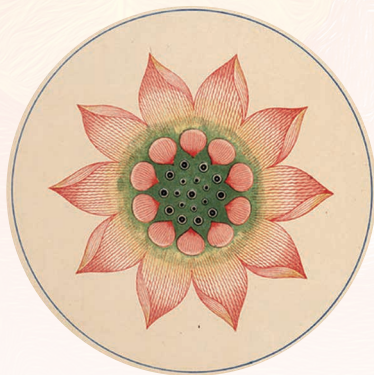
13. 「恭敬」：「恭」指內心的謙恭、謙卑；「敬」指外相的崇敬。「恭敬」這兩個字對我們學佛的人來講非常重要，所謂「佛法從恭敬中求」，有一分的恭敬就能獲得一分的利益，有十分的恭敬就能獲得十分的利益。

14. 「對彌陀恭敬信順」「對他人恩慈體貼」「對自己謙卑柔和」，這三點大家可以多多體會，如果做到這樣的話，這個團體基本上は無諍的、和諧的、融洽的，也才能夠達到清淨。

15. 一個學佛人要「隨順、柔和」，所以「宗風——俗諦」才說「對自己要謙卑柔和」。別人對我們講一句話、一個動作，應該要隨順「是、是，對、對」，儘

量不要認為你怎麼這樣對我，而往負面去推測。「謙順」對修行人來講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佛門，最重「謙順」，師長所講的，當下就要「是、是，對、對，好」，而不要以世俗的觀念來衡量，認為自己的看法才對，師長所說的不符合自己的衡量，這樣就不是學佛人應有的心態。

16. 能體會到阿彌陀佛的救度悲心，就會對阿彌陀佛的救度百分之百地領受，匍匐在阿彌陀佛的腳底下，徜徉在阿彌陀佛的懷抱中，他就會對阿彌陀佛百分之百地恭敬。既然是百分之百地恭敬，自己就會隨之也百分之百地謙卑、謙和，就有彌陀的悲心氣氛，知道去愛護別人，體諒別人，因為他曉得彌陀是主動、平等沒有任何條件地救度眾生。儘管自己還有貪瞋癡，煩惱強盛，業習深重，逢緣觸境，貪瞋業習當下暴露，但是事後立即的反省檢討能力與心情會很強，立刻會反轉過來。
17. 我們這個法門是講彌陀的救度，也就是講彌陀對我們的愛、彌陀對我們的包容。想想看，如果彌陀不愛我們，怎麼會救我們呢？如果彌陀不包容我們，我們怎麼可能被救度呢？想想看，我們生生世世，乃至此生此世，我們的三業行為過得了閻羅王這一關嗎？閻羅王會包容我們嗎？閻羅王不肯包容我們的，因果也不肯包容我們的，只有阿彌陀佛包容我們，不跟我們計較，而且還要來救我們。
18. 我們若體會到彌陀的愛有多深，對別人的愛也會有多深；我們體會彌陀對我們的包容有多大，對別人的包容也會有多大。
19. 念佛人要有「機」的深信，深信自己始終是罪惡生死凡夫，無有出離之緣。但因為有這句名號，有阿彌陀佛的力量作我們的增上緣，給我們依靠，所以不因自己是罪惡生死凡夫而苦惱，從此所過的生活，是安穩、喜樂的生活；是慚愧、懺悔的生活；同時也是感恩、謙和的生活。感阿彌陀佛的恩，柔軟自己的



心腸來體貼他人，這就是宗風俗諦所講的：「對彌陀恭敬信順，對他人恩慈體貼，對自己謙卑柔和。」過這種念佛的生活。

20. 「對彌陀恭敬信順」，就是要「學佛大悲心，彌陀如何為我，我便如何為人」，當然這是一種嚮往，不過，有嚮往總比沒嚮往好，雖不能至，至少能做到幾分。
21. 一個人如果起情緒、心中不平了，感覺受委屈了，這表示兩方面不足：一方面是對「機、法」沒有體會，以為自己是一個賢善、沒有過失的人，同時也沒有體會到彌陀的愛跟包容；另方面是他初學這個法門，所以感受的深度還不夠。
22. 諸佛出世，皆勸「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本願亦言「唯除逆謗」，《大經》卷下更擴充「唯除逆謗」之意，而廣說「五善五惡」之勸誡。可知：彌陀深欲念佛之人，「敦倫盡分，閑邪存誠，奉公守法，為世良民」，如「宗風二——俗諦（處世之道）」。
23. 在家人先宜敦倫盡分，閑邪存誠，吃素念佛，三業端正，而又教理通達，則可為一方之導。

24. 念佛人應該在敦倫盡分當中引導親人念佛，跟我們同生極樂世界，這樣的話，不但是跟佛永遠在一起，家人團結在一起，而且本身也能夠成佛，讓別人來親近，也能夠廣度所有眾生。所以，如果是在家眾，就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為世良民，專一念佛，全家成為念佛的佛化家庭，全家求生極樂世界，作為在家學佛的典範，引導一方。

25. 學淨土法門，人人都要自覺自己是一個罪惡生死的凡夫，是一個煩惱熾盛的凡夫，是一個沒有解脫之緣的凡夫，就是「自覺愚惡，過於他人。」如果這樣的話，就很容易信受彌陀的救度。

不過，「自覺愚惡，過於他人」有幾個層次，有法律上的罪惡，道德上的罪惡，還有宗教上的罪惡。「機深信」涵蓋這三個層次，但最基本的是宗教上的罪惡。為什麼呢？因為，有的人覺得他奉公守法是世間良民，他也敦倫盡分、崇尚道德、講仁義……。所以，在法律上他不是罪人，沒有罪惡。在人倫道德上，他也不是罪惡之身。可是，在佛教所講的，人都有貪瞋癡無明，這就是罪惡，也是所有惡的根源。就「機深信」的這三個層次來看，我們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嗎？是一個敦倫盡分的人嗎？如果真檢討起來，我們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們不只是有宗教上的罪惡，甚至是在法律上、人倫道德上，我們也都犯了罪。

26. 講仁義、敦倫常、重孝道、尚禮節，也是佛教因果的紮根。佛門始終是保守的，唯有保守才能維持佛法的面貌。在此濁惡之世，猶如人處暗中，佛法是唯一眼目、曜世明燈。末法之世，厚生利用之術一日千里，而修身養性之道如江河日下。

27. 學佛的人、念佛的人，每個人都應該自勉，堅定地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善盡責任義務，「敦倫盡分，閑邪存誠，奉公守法，為世良民」，而來念——南無阿彌陀佛。

正心．修身．天命

《大學》正心章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 章旨

解釋修身必先正其心，使心不受各種不當情緒之影響而有偏失，期能心正而身修。

► 解讀

本章解釋正心和修身的關係，大意在闡述心之於身，應時刻發揮主宰的功能。分上下兩段：前者說明心不能為情慾所牽；後者說明心不在其所，則五官必失其效用。

心是什麼？有何作用？

從生理上來說，心為傳導血液循環全身的器官，其動靜攸關人的生

死，若機能故障，將引發各種疾病，如心臟停止跳動，則生命亦隨之消失。

從心理上來說，心為思想、行為的總樞紐，一切思想、言論、行動，皆經過心的思維而決定。

所以朱熹說：「心者，人之神明，所以聚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心既是神明，具眾理，又怎會不得其正呢？那是受到情緒的影響。誠如本章所舉，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由此可知，當心被情緒掌控時，必會失去平正而有所偏差。因此必須時刻檢點存養，使其居於主宰的地位。倘若心失其守，馳騁於外，則無法檢視其身，五官四肢亦不聽命，必至於：眼睛所看到的，沒有收入眼簾；耳朵所聽到的，沒有入耳應心；食物吃在嘴裡，也品嘗不出味道。所以說，修身在正心，不能正心，身亦不可得而修。

► 相關名言

①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明·王守仁）

②世界上最偉大者莫如人；人體中最偉大者莫如心。（美·漢彌爾頓）

③許多人的身心健康與一生幸福，就毀在不知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緒上。（今人·王淑俐）

《大學》修身章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 章旨

解釋齊家必先修其身，修身在於使自己的行為中正而不偏失。

► 解讀

本章言修身是齊家的基礎。所謂身，不專指有形的軀體，它包括內在的精神活動，與外在的行為表現。

從文中「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等五個排比句的意涵來看，本章所論修身的重點在於去除情感上的偏袒不正。

人不能離群而索居，總是要與人相處，因此待人的態度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待人的態度常因與對方的關係、地位，或人格而有所不同，如：對至親的關愛、對人格卑劣者的厭惡、對君王聖賢的畏敬、對弱勢者的同情憐憫、對庸碌者的輕忽怠慢等等。

如此說來，「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五種態度，都是人情中所常有的。但如果表現不能持平，不能中節，必會陷於一偏，而成為修身的障礙。就像父子之愛，若為父者只知慈愛子女，有過錯而偏袒；子女只知孝父，有不義而不知盡幾諫之道，則有違為父為子之道。

總括以上「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等五

種態度，不外乎好與惡而已。然而，人們往往無法導正自己的情感，只因情感的偏執，就不能理性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諺語所言「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即充分透露出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的偏頗。

本篇所論「親愛」、「賤惡」……等偏見，與上章論正心所言「忿懣」、「恐懼」……等弊病，重點各有不同，此處著重在人與人之間外在具體行為的表現，比較強調情感的導正；上章著重於個人的內心修養，比較強調情緒的掌控。

► 相關名言

偏見是黃疸病，有偏見的眼睛看什麼都是黃的。（英·波普）

對事情會感覺憤怒，是因為沒有控制自己。以平靜來抵制一切惡行，將可獲得最大的勝利。（瑞士·西魯第）

《中庸》天命之謂性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 章旨

說明道的本源出於天而不可變易，道體備於己而不可分離；以及存養省察的要點、致中和的最高境界。

此章為中庸的綱領，綜論天人之道，而以人之反求諸己，充實本然之善，以達中和的境界為最重要。

► 解讀

本章為中庸之首章，也是全書義理的總綱。

首先說明道的本源出於天命且不可更易，而其實體又是我們人自身所具備而不可分離的。

「天命之謂性」，指出人性不是來自後天的人為，而是上天所賦予的。這個天是義理之天，它是萬事萬物的根源；這個性指的是與其他生物不同而人類所獨有的德性。

「率性之謂道」，指出道是一切存在物所依循而活動的法則，萬事萬物的存在與活動，都是道的體現。人能循性而行，便是仁義禮智的表現，而人類的道德理想，也依此而建立。

「修道之謂教」，提出教化的作用，因為人有私慾之作祟，有氣質的偏蔽，所以必須有禮樂刑政等制度來修治，以實現其本性之善。

道是無所不在的，不過道體雖具備於我們的天性之內，但人有情緒，有慾望，往往使人泯滅了天性良知，喪失了靈明自覺，因此君子要時刻做涵養的功夫。在看不到、聽不到的地方要戒慎恐懼，在隱微之處要檢點省察，這就是儒家所強調的修養功夫——慎獨。

最後說明「致中和」所達到的最高境界。

所謂中，是天理的本然，不偏不倚，一切事物都呈現穩定平衡的狀態。

就人而言，此時尚未與外物相接觸，沒有喜怒哀樂的情緒活動，也沒有物慾的蒙蔽。

它是萬物的根源，一切道理皆由此出，所以說它是「天下之大本」。

所謂和，是天地萬物的協調一致。

就人來說，就是與外物相接觸時，喜怒哀樂的情緒發動，都能合乎節度，無過與不及。

它是天下古今之人所共同遵循的法則，所以說它是「天下之達道」。

天地的運行，萬物的化育，無不循著這「中和」的原則。所以人如能把中和之道，推而極之，則可與天道同功。這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學。

► 相關名言

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
（荀子·勸學）

凡行為共有三種傾向：其中兩種是過惡，即過度與不及；另一種是德行，即遵守中道。（希臘·亞里斯多德）

（轉載自康熹文化，《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中國佛教的危機與希望

文／釋淨宗

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多年，已經被國人全面接納、消化、吸收，轉化為滋養國民精神、造就民族魂魄的有益養分，在哲學、宗教、文化、藝術等各個領域，無不深深打上佛教的印跡；由此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成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中國人的民俗、生活、心理息息相關。中國也成為佛教第二祖國。

中國佛教如何在當代生存發展，不僅是佛教界，也是廣大社會各界共同關注的話題，對於如何維護民族文化的根，增進國民幸福安樂，促進國家社會穩定祥和，乃至面對世界多元文化和平相處、共同繁榮，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本文試圖通過對中國佛教現狀及未來的分析探討，規避危機，點燃希望，深知短慮不及，唯希拋磚引玉。

一、中國佛教之現狀危機

中國佛教之現狀，簡言之即是「危機」。其具體危機的表相雖有多方面，本文擬從縱橫兩方面來看。

從歷史的縱向面，佛教從最初傳入譯經開始，經過本土化的整合，至隋唐時期八宗並立，如日中天，光芒四射，傳布至日本、朝鮮、東南亞等廣大地區，獨執牛耳，領袖群倫；接下來盛極而衰，如滿弓之箭，峰巔而墮，經宋、元、明、清一路衰頹，到今天早已是強弩之末，不論教義釋出、人才培養、法門拓展，皆建樹甚微。昔日的紅火熾熱早已涼卻，只剩下一星火種未絕，深埋在歷史的灰燼中。



從現實的橫切面，現代交通、通信，特別是互聯網的興起，世界加速一體化，遼闊的太平洋成了家門口的窄溝，遙遠的南美、西歐如同用魔法變焦鏡驟然拉至眼前，於是一時間各色人種，各種語言、宗教、文化、信仰，伴隨著各色貨品，同聚一室，雜呈目前。面對新形勢，中國佛教顯然準備不足，一時錯愕，不知如何應對；如同一夜之間，家裏湧進許多陌生客人，原主人不僅不諳待客之道，連自己的身分地位認同都受到威脅，活動空間也驟感逼迫。這就是中國佛教面臨的窘境。

一個典型的例證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基督教徒增長數千萬。這無論如何都要激起中國佛教的反思：還能說中國人沒有宗教需求嗎？是中國人對佛沒感情嗎？是基督教義勝過佛教嗎？何以二千年不敵三十年？

一句話，中國佛教未能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猶沉浸於二千年平靜的封建農耕時代，被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驟然拋到紛繁的現代，只能駭異地看著現代社會，而現代社會也怪異地看待佛教。佛教與現代社會，他們彼此陌生，互不認識，皆不知如何應對。有些人甚至把佛教當做搖錢樹，搞「宗教搭臺，經濟唱戲」，屢禁不絕。

中國佛教如果不從自身完成蛻變及奮起，實行時代化的轉變，前景堪憂。

二、中國佛教的未來希望

只要火種不滅，便有點燃的希望。

中國佛教雖然面臨重重危機，但依然二千年根底堅實，只要找準傳承火種，必能再度發揚光大，光照人天。

契理契機，是佛教生存發展的永恆主題。契理，必須以涅槃成佛為目標；契機，必須為此時、此地、此人所需要，所堪行。也就是必須找到能使現代人在其現代生活的環境中也能成佛的法門，中國佛教才有希望。

從契理來說，中國佛教八大宗派平等無二，但從契機來說，現

代人生活匆忙，煩惱重，壓力大，節奏快，淨土法門更能契合現代人的根機，所謂「不斷煩惱得涅槃分」，所以我們說中國佛教的未來希望在淨土，「南無阿彌陀佛」名號便是佛教永不熄滅的火種。

茲分五點說明之：

1. 歷史的演進

二千年中國佛教演化的歷史，可以概括為兩句話：「禪為特質，淨為結歸。」

隋唐諸宗成立標誌著佛教中國化的完成，在此之前多屬移植、模仿、摸索的過程。雖說八宗，以時間久遠、人數眾多、影響普及來說，主要是禪淨兩家。禪則單接上機，一路高歌，尤以唐宋時代高人輩出，此後餘聲不絕，直到晚近，成為中國佛教主基調。淨則普攝三根，而以中下根為主，因上根之人入淨也必以下根自居，故極低調隱含，潛移默化，成為佛教人數最多、最為根深蒂固的宗派。畢竟上根之人少，而中下根人多。

禪淨兩家，或隱或顯，或剛或柔，密切互動，總以禪為表，淨為裏，禪為開導，淨為結歸。從宋永明大師開啟禪淨合流，導禪歸淨；歷經諸大祖師共同提倡，到近代印光大師專倡淨土。可說中國佛教已經完成了第一棒「禪」向第二棒「淨」的交接。誠如近代太虛大師所總結：「一句阿彌陀佛，已成為整個中國佛教的代表」。淨土宗念佛法門受到整個中國佛教的共同認可，共同推崇，是全體中國佛教的共同歸宿，擁有最廣大的信眾、最廣泛的信仰基礎，是全體中國佛教的最大公約數。

在這種形勢下，淨土法門必須擔當起領跑中國佛教第二棒的重任。離開這樣的歷史及現實背景，去談中國佛教的未來發展，顯然不切實際。

2. 時代的呼喚

放眼望去，現在可以說完全是一個他力的時代。社會生產力不





斷提高，分工日益密集，交通、通信、互聯網……我們的生活越來越依賴他人，自給自足的農耕時代一去不復返，這是一個高度他力緣起的時代。從穿衣吃飯，到交通旅行，通訊購物……一切都在無形地提供證明。

處在這個時代的眾生需要什麼樣的佛法？佛說：外境是內心的投影，依報反映正報。當人們在有形的物質世界生活中如此依賴他力外緣時，他在無形的精神生活層面也必然更加倚重於他力外緣。

淨土宗念佛法門，以其仰仗佛力、簡便、易行，口稱佛名，人人皆會；佛願保證，個個往生，最為契合時代眾生的需要，盡顯實

際、實用、實效，能夠使現代人在匆忙逼迫的現實生活中得到真實受用，生有所安、死無所懼，二世圓滿、幸福安樂。

3. 佛經的預言

佛在諸經中早已明示，佛入滅後佛教依次經過正法時代（五百年）、像法時代（一千年）、末法時代（一萬年），而後進入法滅時代。《大集經》說：「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無量壽經》說：「當來之世，經道滅盡，我以慈悲哀愍，特留此經，止住百歲。其有眾生，值斯經者，隨意所願，皆可得度。」現入末法一千餘年，正是淨土念佛大行其道之時。

4. 事實的證明

世間人見到出家人，第一句想到的便是「阿彌陀佛」。到任何寺院，首先映入眼簾的一定是「南無阿彌陀佛」。各寺院早晚課一定誦《阿彌陀經》。僧俗亡世，一定念阿彌陀佛送往生。各大叢林，禪堂次第關閉；都市鄉村，念佛堂鱗次櫛比。諸宗證悟至今少有耳聞，念佛往生常常現於眼前。中國佛教如果不是還有念佛往生的不滅火種給人希望，恐怕早已被掃入歷史的故跡。

5. 希望的萌芽

縱觀歷史，淨土念佛法門在中國雖極為發達，但還沒有完全展現它本有的活力，這主要受制於理論及實修兩方面的因素。亦即在理論上，淨土宗雖然在隋唐時期，由曇鸞、道綽、善導三大師創立了完整的理論，但實際上並沒有傳承下來，大約經唐末會昌法難及五代戰亂，便失傳於中國；中國歷代的淨土修學理論皆傍倚天臺宗或華嚴宗。而在實修上，又多受禪宗自力的影響，不能完全彰顯阿彌陀佛本願力的救度特色。

剛好百年前，曇鸞、道綽、善導三大師的淨土著作從日本回歸祖國，為淨土宗新時代的開啟預備了理論基石。目前佛教界、學



術界研習、修學善導大師淨土思想蔚然成風，淨土宗的興起初現曙光。

善導大師淨土思想，略說有四項特勝：一是有自己獨立、嚴整的判教理論，不必假藉他宗。二是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行法上不再受聖道諸宗自力觀念的影響。三是宣稱「本願稱名，凡夫入報，平生業成，現生不退」，利益更為廣大圓滿，直入報土成佛，而又通貫現世。四是淨土門內「要門」「弘願」的分判，極為善巧地以「定散二善迴向求生」之要門，統攝諸宗萬行歸於淨土，由此形成淨土宗完整嚴密而又開合自如的理論系統，善能安立淨土法門各個時代的思想觀點，使一千多年的淨土法門發展歸於整然有序，形成合力教化眾生，結束理論紛爭的局面，有助於淨土法門的團結。

本文無從展開教理之深究，但以弘願寺僧團多年修學弘法之實踐，我們深信：隋唐時代善導大師所開啟的中國淨土宗，能為中國佛教的現代轉型，普適眾機，開闢嶄新的未來。

為促成中國佛教的現代轉型，筆者以為尚有幾項具體工作：

1. 加強理論研究

理論為實踐之先導。以佛說淨土三經、相承祖師論釋為骨幹，旁及佛教通途法門，統攝世間善法，構建淨土宗真俗二諦教義體系，並注重其在現實社會之應用。

2. 念佛堂合法化

中國佛教歷來就有結社念佛的傳統。念佛人深信因果，覺悟無常，謙卑處下，蒙佛慈光，生命有依有靠，內心平和平安，是社會正因數、正能量。一座念佛堂便是一所社區心靈綠地公園，對於老年安養，國民幸福，減少社會壓力，舒解負面情緒，提升淨化人心，穩定和諧社會，化解矛盾衝突，皆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在當今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讓各地念佛堂所登記合法化，以法律保障其

傳遞社會正能量，很有必要。

3. 加強組織建設

目前的佛教組織，各級佛教協會附屬政府行政區劃設立，有些地方官僚作風濃厚，與信眾脫節，甚至成為名利場。是否可以開放登記信眾自主成立的佛教組織，如佛學青年會、淨土宗學會等，以形成競爭機制，帶動教風建設，並切實起到黨和政府密切聯繫信教群眾紐帶的作用。

4. 注重講經人才的培養

大興講學之風，注重人才的實戰性、實用性，真正打造信仰端正、佛法專精、信眾歡迎、國家需要的佛教人才隊伍。如東林寺淨土人才培訓班，及弘願寺正在推行的「弘願寺淨土宗講師考核辦法」，這種以某一道場為主體自覺舉辦的佛教人才培養的舉措，算是有益的探索。

5. 加快宗教立法

目前有關宗教法規過於單薄，不成體系。有些地方宗教事務管理隨機性、隨意性、隨便性較大。有些人抱左的思想，對宗教缺少包容，處處提防、設限，人為製造增加緊張。也有的地方失之過寬，以政府行為從事宗教相關事業，侵害宗教界合法權益。從世界範圍來看，伊斯蘭教與基督宗教的衝突，引發諸多不安，日益開放、信仰多元的中國要如何規避可能的矛盾衝突？這些都需要更為明晰的法律規範。

最後，限於筆者的見識淺薄，視野狹窄，文中唐突冒昧乃至武斷錯謬之處，定所難免，但拋赤心，不計遺笑，敬希一切關心中國佛教的有德高士、大心菩薩珍賜金言。🙏



淨土宗

新型佛寺建築構想

文／釋淨宗

根本原則

寺院道場乃三寶托化之地，故一切應當以信仰為核心、為本質，一切為承載、提升、傳布信仰服務。

古制利弊

現見寺院建築規制，皆承古制，宮殿式，中軸對稱，堂閣崢嶸，蔚為壯觀；占地廣，建築成本昂貴，教化功能單一重複；中看不中用，跟不上現代化的需要。

此種建築風格不改變，會給佛教帶來種種不利：

一、邊緣化

寸土寸金，土地資源不可再生，城市人口密集區不可能給出大片土地，不得不走向郊區，甚至山區，遠離人群。

二、旅遊化

地方政府批出土地，往往附加促進地方旅遊經濟發展條件。

三、香火化

四、佛事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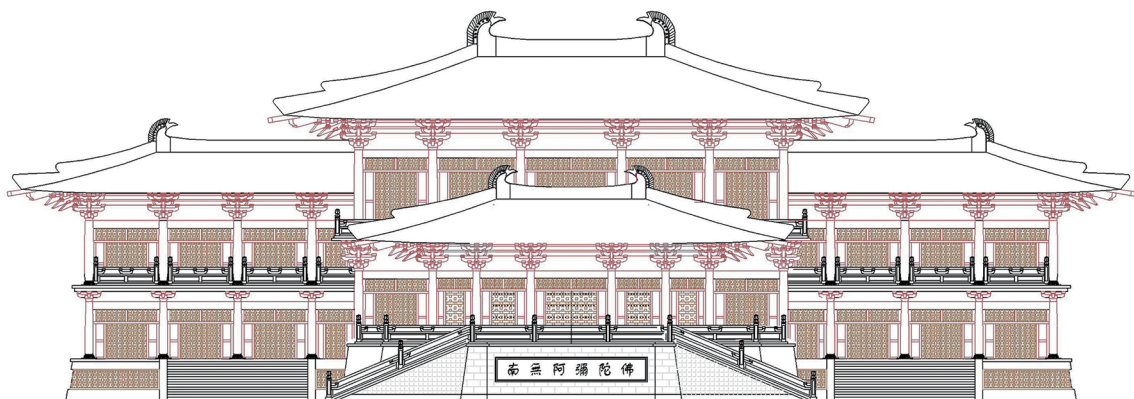
五、金錢化

六、富貴化

因建設成本高，投資巨大，不得不想方設法籌錢，僧眾難得安心於法義修持，乃至受金錢壓力操控，信仰淡化；又脫離基本信眾，喜結富人權貴，遠離佛教普度眾生本懷，勢必道路越來越窄，最終自我消亡。

大片土地，大量建築，如同虎口、包袱，不能輕裝上陣，難以為信仰生活，被人生吞而自甘，消耗佛教而不覺，自投羅網，任人宰割。不節儉，不環保，增加信眾負擔，浪費社會資源。終究是為他人忙，為人作嫁衣裳，最後竹籃打水一場空，道場成為旅遊場所，僧人成為經營人士，損壞佛教形象，違背佛教目的。

此皆從最初第一步，建寺之始即預埋禍根，故此佛寺建築風格、功能



唐風中型三層寺院樓參考圖

設置若不改革，佛教難以振興。

新寺構想

已經建成寺院足以滿足像教化眾（以佛菩薩相好莊嚴教化眾生）的需要，如各地大佛、名剎古寺；新型佛寺建築應當取實用、簡便、節儉、環保、信仰突出，且現代化、人性化、中小型乃至微型、社區化，方便信眾。

一、選址

當在人口聚集的城鎮。城鎮化是大勢所趨，城鎮富集一切必要的資源，交通、購物、教育、醫療、銀行、電信、郵政、物流、快遞、印刷、製作、出版、廣告、互聯網等，特別是富集人口，此為最寶貴的資源。

彌陀救度的法門，哪裡人多就走向哪裡。

二、規模

規模總分大、中、小、微四個等級。

除非特別需要，一般不建大寺。

以中小型單體綜合樓為宜。

中型寺院約占地五至十畝，建築面積二〇〇〇至三〇〇〇平方米，建築成本三〇〇至五〇〇萬元（幣別：人民幣），可據情略為增減。

小型寺院約占地二至三畝，建築面積一〇〇〇平方米，建築成本一五〇至二〇〇萬元（幣別：人民幣），可據情略為增減。

若在城區，緊挨主要街道、大路，占地可更小。



考慮城區地價高，也可購、租辦公大樓多少面積，成為微型道場，如同臺灣、香港地區有些佛寺。

三、樣式

可以帶一些傳統寺院的符號特徵，也可以結合地域建築風格，如徽派、閩南風等。突出標誌性「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

四、功能

內部使用圍繞教學、修持，外加生活、辦公。

佛像殿堂可集中一處，突出本

尊，能供人瞻敬禮拜即可。

必須有大空間的聞法堂，如同基督教堂，便於集眾聞法。

念佛堂必備，但空間不宜太大，一百幾十平方足矣，不夠可有兩處，更多人時聞法堂可集中念佛，因長年共修念佛者有限。念佛堂可取禪堂形式，禪凳四周安置，不要拜墊成行，只佛像前一只或三只，入堂禮佛畢，即各安其座。佛像不求高大，但求適宜，與空間相配，莊嚴精緻。

圖書室、網路必備。🌸

● 果地法門

依本願稱名之眾生必生彌陀淨土，而彌陀淨土皆是阿鞞跋致、一生補處，故從因說果，即是「平生業成，現生不退」，所謂「以果地覺，為因地心，因該果海，果徹因源」。

彌陀以其佛果的功德惠施於因地的念佛眾生往生成佛，故彌陀淨土法門獨稱「果地法門」。

● 五劫思維

《無量壽經》言：

具足五劫，思維攝取，莊嚴佛國，清淨之行。

於不可思議兆載永劫，積植菩薩無量德行。

法藏菩薩因位之昔，經五劫思維而建立超世本願，又經兆載永劫積植菩薩無量德行，而完成超世本願，最後選擇「稱名念佛」一行，作為救度十方眾生之法。

● 磐石劫

「劫」是印度用來形容最長時間的單位，不可計算、超越我們想像的長時間。經典中有「磐石劫」和「芥子劫」的譬喻。

「磐石劫」，一塊四十里見方的石頭，有長壽天人，每一百年用天衣輕拂大石，此大石盡，此劫尚未盡。

● 芥子劫

「芥子劫」，一座四十里見方的大城，大城裏面滿滿都是芥子，有長壽天人，每一百年拿出一粒，一直到大城中的芥子都拿完了，此劫尚未盡。

● 五乘齊入

善導大師言：

問曰：彼佛及土，既言報者，報法高妙，小聖難階；垢障凡夫，云何得入？

答曰：若論眾生垢障，實難欣趣；正由託佛願以作強緣，致使五乘齊入。

五乘：菩薩、聲聞、緣覺、天、人。諸行萬差，功德不等，隨功德大小，而有品位高下；念佛同稱彌陀名號，同乘彌陀願力，因既無差，果亦無異，故善導大師說「五乘齊入」，又說：「人天善惡，皆得往生；到彼無殊，齊同不退」「同因同行至菩提」。

● 自然證悟

善導大師《法事讚》說：

六識縱橫自然悟，未藉思量一念功。

極樂世界是涅槃的境界，一旦到了極樂世界，六根門頭，任運自然接觸極樂世界的六塵境界，只要一看到、一聽到、一聞到，不假功用，自然大徹大悟。🌸

淨土 | 釋疑

問：怎樣理解《無量壽經》中的五劫思維？

答：當初法藏菩薩五劫思維，細細想來，竟然為我一人！怎麼是「為我一人」呢？不是為大家嗎？打一個比方，工程師設計橋樑，載重量設計成十噸，十噸的卡車就可以通過，那五噸八噸的卡車也可以通過。可是，這座橋是專門為十噸卡車設計的，附帶地，十噸以下的卡車通通可以通過了。如果設計成九噸，十噸的車就過不了了。所以，十噸的卡車一看到這座橋，「哎呀，這是為我設計的。」五噸的卡車不一定這樣想，「不一定非要設計成十噸，設計成五噸我就能過得了。」

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是要救度一切善惡凡夫，聖人也都可以救度，可是他們業障都比我們少啊！我們是最重的大卡車，我們也能到西方的話，可知道，阿彌陀佛的名號是為我設計的。法藏菩薩五劫思維，思維什麼？就是要救度最惡劣、最卑下的凡夫。如果我們體會到「哎呀，我就是最差的」，就知道是專為我一人。如果為了好一點的人，不需要五劫思維。

問：阿彌陀佛不接引什麼樣的眾生？

答：只要念佛、願往生都接引，沒有哪個不接引，除非你不念佛、不願往生，那樣的話，阿彌陀佛想接引也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接到你，你不願意去，不是他不接引，他什麼人都願意接。

問：上根、中根、下根之人，應該怎樣修學才合理？

答：以善導大師的解釋，不論上中下根——阿彌陀佛在《無量壽經》裏普勸一切上中下根之人都要「專念南無阿彌陀佛名號」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沒有根機大到不能念佛的，說「我是上根利智，不用念佛」；也沒有根機小到說「我不夠資格念佛，我根機太陋劣了，我念佛阿彌陀佛不要」——沒有！大到等覺菩薩，小到造罪眾生，通通平等。

問：《無量壽經》說「如說修行」「各勤精進」，這是不是自力？

答：「如說修行」，天親菩薩叫做「如實修行相應」，按照佛所說的來修行，佛所說的就是讓我們乘佛願力、稱念名號，這就是「如說修行」，而不是按照你自己想的去修。

「各勤精進」，在你沒有領受阿彌陀佛的救度之前，那只能是自力的心情，那你應該抓緊一切機會聽聞佛的救度，不要在那裏悠悠忽忽的，這叫「勤精進」。如果領受了阿彌陀佛的救度，內心安住在佛的救度上面，自然的相續念佛，這叫「勤精進」。前面的「勤精進」，有作意的成分，後面的「勤精進」就自然了。

很多人認為苦行苦修才叫精進，不是的。「精」代表品質，純淨、沒有雜質。「進」代表效果，只進不退。如果信心不純淨，就不精了；如果有疑惑，就退掉了，就不叫精進了。只有真正的完全信憑這句名號，決無疑雜，心思決定往生，這才是真正的精進。

善導大師說凡夫是雜毒之善、虛假之行，你就是日日夜夜不休息，像頭上著了火一樣急急忙忙去修，這個都叫雜毒之善，外表顯現精進之相，內懷虛假雜毒之行。沒有領受佛的救度，都是雜毒，用這樣的行為求往生，那是不可能的。只有完全信憑阿彌陀佛的願力。所以要理解精進的真實含義。

問：念一句聖號能消除極重惡業，經中說能滅生死罪。為何有人一生念佛，信願極堅，臨終卻得重病？

答：不是說他「臨終卻得重病」，是他本來有極重的惡業，顯現這樣的病相。如果是念佛有素的人，雖然有重病，他其實不是很苦的。《感應錄》就有很多這樣的事例。

至於說我們臨終的業相，我們過去的業力是不可思議的，非常深重。不要說我們凡夫，玄奘大師的師父叫戒賢法師，印度的高僧，他都得重病，他痛苦到都想自殺的程度。這時候，觀世音菩薩就現身告訴他說：「你前世曾為大國王，戰爭中殺害無數眾生，所以這是業報現前。但是，是重報輕受。你要忍受，三年之後，大唐有個出家僧，要來向你求法。」這種大修行人尚且這樣，何況我們呢？所以說，這是我們業力所現。雖然如此，念佛也決定往生。🙏



佛教點燈的意義

文／釋慧淨

春節期間，念佛會也有舉辦「傳燈供佛」，但我們的傳燈供佛與一般寺院的點平安燈意義、目的是不一樣的。

當然，「香、花、燈、塗、果、茶、食、寶、珠、衣」這十種供品供佛都有功德，都能獲得佛菩薩的護佑，可是對念佛人來講，供燈也好，供花、供香，乃至以任何的供品供養佛，都不是為了求佛，而是感恩佛。

一般人虔誠點平安燈能夠獲得平安，但也隨著虔誠心的深淺，以及本身福報的大小、業障輕重而有不同的感應。可是如果虔誠念佛的話，則必然會得到彌陀適如其分的護佑與消災延壽，因為我們是靠佛的力量。我們平日靠佛、念佛，就已得到佛的護佑，此時供佛，只是藉有形的物質來表達無形的感恩之心。這與一般人的點平安燈，祈求這一年能獲得平安，在心情與成效是很不同的。

其實真正的供養在無形的內心，不是有形的物質。經典上說：「自燈明，法燈明。」「自燈明」，以自己本身的佛性為燈，依靠自己佛性的光明。「法燈明」，法就是佛法，以佛法為燈，依靠佛法的燈明，不依靠任何，不依靠其他，這是一般學佛人供燈的目的。因為燈本身就是光明，光明象徵著智慧，有了智慧就能夠破除愚癡的黑暗，所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慧能破萬年愚。」我們以燈、以光明來供佛，這是藉此因緣提醒自己點燃智慧心燈。因為佛本身就有光明了，而且佛光照天照地，遍滿宇宙，充塞法界，不需要我們為他點燈他才有光明。

古代沒有電燈，所以晚上必須要點油燈，一方面使大殿明亮，一方面也使人能夠瞻仰到佛像的慈悲莊嚴，而生起恭敬禮拜之心；甚至晚上在外面點一盞燈，為來來往往的旅行者照亮前途。所以有

了燈光就不會模糊，有了燈光就不會走錯路，有了燈光就有了前途。因為燈，所以有光明，並給前途帶來了希望；燈有溫暖，讓人感受到滿滿的幸福，這是燈的另一個涵義。

「燈」象徵著智慧，因此經典中說佛的光明是佛智的外顯。

一般人點燈供佛，主要是求佛加持、保佑，再者也希望藉著供佛的功德開啟智慧，破除愚癡。這裡所說的愚癡並不是一般講的智商低或沒有學問，而是指對宇宙人生真相的無知。但是，對念佛法來說，一切都是靠彌陀的救度，功德完全都在這一句名號當中，不在名號之外再去追求任何的功德。

所以，善導大師要我們一向專稱彌陀佛名，即使是供香、供花、供燈，也不離開一向專稱彌陀佛名，完全依靠彌陀的功德。因為這一句名號已是萬德洪名，所有的功德——供花的功德、供燈的功德、供香、供茶……種種供養的功德就統統在裡面了；乃至三藏十二部的功德、十方諸佛的功德、一切菩薩的功德、八萬四千陀羅尼的功德，都含藏在這句名號當中。所以不離開名號，也無所祈求，這是我們念佛的人必須要了解的。

前面講「自燈明，法燈明」，以佛法為我們的智慧，以佛法作為佛種點燃我們自性的智慧，點亮我們心靈的光明。一切法不離自性，所謂「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只是我們的佛性被貪瞋癡、妄想煩惱、分別執著蓋住，必須藉由佛法的智慧來破除我們愚癡的執著，顯發我們自性的明燈。

當然，本身如果有德行的話，自己本身就有光明，可是我們深知自己完全無能為力，一定要以佛法的燈種來點亮我們自性的明燈——點什麼燈呢？點一盞「對彌陀恭敬信順」的燈；點一盞「恩慈體貼、謙卑柔和」的燈；點一盞「敦倫盡分、閑邪存誠」的燈；點一盞「奉公守法、為世良民」的燈；點一盞「不說是非、不聽是非、不傳是非、不較是非」的燈；點一盞「慈念眾生，加厚於人」的燈；點一盞「凡事為他人著想，凡事肯吃虧不計較」的燈；點一盞「彌陀如何為我，我便如何為人」的燈……。——點燈的意義就

在這裡。只要這些燈點明了，自然逢凶化吉、遇難呈祥；一整年都會吉祥平安，萬事如意。我引一件故事來說明。

北宋時代有一位顯赫有名的宰相，名字叫呂蒙正。他小的時候家中非常貧困，幼時被父親遺棄，與母親相依為命，不但家無恆產，連住的地方也沒有，只能討飯過日，借他人廢棄的破窯洞為居所。呂蒙正小時候很乖巧懂事，幫忙母親挖野菜、撿木柴，幫母親討飯，為母分憂。同時也很好學，經過村莊學校門前，聽到裡面學生朗朗的讀書聲，就倚在門外傾聽，然後把所聽到的背下來。這樣一天過一天，無形中也累積了學問。

由於他母親是虔誠的佛教徒，存著一顆仁慈、厚道、與人為善的心，空檔之餘，就免費幫忙村莊的人洗衣服啦，織綿布啦，縫衣線啦，因此很得到村莊眾人的愛戴，大家也都很樂意幫助他們。尤其是當地有一寺院叫做木蘭寺，裡面的出家師父對呂蒙正更是疼愛有加，不但讓他到寺院裡吃三餐、讀書，到了晚上，也允許他利用佛前的佛燈來看書。就這樣經過一段的勤學苦練，呂蒙正的學業、品德都迅速增長。

呂蒙正的母親對這個孤兒非常的疼惜，不管多晚，每天都會站在破窯洞的前面翹首望著兒子歸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呂蒙正的母親發現每一天晚上都有兩盞燈籠送著呂蒙正回來，一開始以為是出家師父護送的，後來才發現並不是，因為到了窯洞前面，既沒有見到人影，而且燈籠就自動消失了，每天晚上都這樣。呂蒙正他並沒有看到，他只覺得是月光朦朧，因為有了月色，所以天色不黑。母親當然心明如鏡，曉得這是兒子不僅學業有成，也是德望所歸，因此就更加注意教導呂蒙正。

有一天夜晚，已過了平日還家的時間，卻仍不見呂蒙正回來，母親焦急地盼望著，已經打了四更，過了五更天就要亮了，這時才看到寺院的方向有一個人影緩步而來，頭上只有一盞燈籠護送著，不像以前是兩盞燈籠。這個時候他母親的心中已經明白了七八分了。



等呂蒙正回到家，母親就叫他跪下，並且聲嚴色厲的責問：「今天你有沒有做錯了什麼？為什麼這麼晚才回來呢？」呂蒙正是一個很老實的人，對母親尤其孝順，就如實的稟告說：「夜深人靜正趕著回來的時候，隔壁村一位姓謝的無賴攔住了我的去路，說他懷疑自己的太太跟別人有私通，非得要我幫他寫一封休書不可。我當時不答應，可是他軟磨硬泡，死賴活纏，萬般無奈之下只好為他寫了，因此才回來這麼晚。讓母親大人掛念，實在是兒子忤逆不孝，萬望母親能夠饒恕原諒。」

他母親一聽，頓時明白了一切，告訴呂蒙正說：「你呀！真是有失德行。為人要時時處處做好事、行善事，寧拆十座廟，不破一樁婚。你年紀輕輕，不懂得是非曲直，更不曉得他人之家常瑣事與家裡長短，青紅皂白未辨，如果壞了良心，冤枉了好人，出了人命，豈不是鑄成了大錯嗎？」這一席話講得呂蒙正茅塞頓開，還不等天亮，立刻跑到隔壁村去找那一位謝無賴，跟他說休書上有錯誤的地方，要更正一下。當拿到他所寫的這一封休書時，立刻將它撕得粉碎，向謝無賴道歉，就拒絕了這一件事。當呂蒙正又趕回到破窯的時候，母親遠遠的看見兒子的身前身後，又亮起了兩盞紅燈。

這顯示什麼？「神燈是伴隨著德行」，一個有德行的人，不必

向神明點燈，本身就有燈；如果懷抱著邪惡、不正的念頭來求佛菩薩、求神明，根本不相應，不可能達到效果。有句話說：「神明存在於正直之心」，只要「正心誠意」，本身就是神明。所以城隍廟兩旁的對聯就說：「舉念奸邪，任你燒香無益；存心正直，見我不拜何妨？」

一個受三皈依的人，自然有三十六位善神保護；一個清淨持守五戒的人，也有二十五位善神保護，能夠這樣，經過廟宇的面前，反而神明都要立身來禮拜，因為你的身旁有很多菩薩善神護佑著。

以我們念佛人來說，一切功德都來自於彌陀，況且我們即使五戒也守持不清淨，即使呂蒙正這樣的先賢大德，他的德行我們也無法與他相比，那怎麼辦？只有靠阿彌陀佛。

經典上說：

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只要念佛，就有佛光來照我們，不只是兩盞神燈而已。

又說：

念佛人有四十里光明燭身，魔不能犯。

這四十里是一種表達方式，並不是局限於數目上的四十里，意思是只要我們念佛，就有滿宇宙的光明照在我們身上。有關「念佛放光」的感應故事，我們有輯成一本隨身書出版，大家可以利用時間看一遍，不僅能增加念佛的信心，更可以打自內心歡喜念佛。

其實每個人都有光明，善心有光，惡心也有光，只是惡的人光是黑暗的光，善的人隨著善心的大小，光明的熾盛度也顯現大小的差別。不只是人有光明，動物、植物也都有光明，凡是一切活著的，都會有光，都會有溫暖。知道這樣的道理，就會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儘量自淨其意，散發我們自性的佛光，同時一方面也專一虔誠地稱念南無阿彌陀佛，讓阿彌陀佛的光明跟我們的光明，我們的光明跟阿彌陀佛的光明「燈燈相照，光光互融」。

（2014年2月2日）

書生救蟻與潛通佛智

文／釋淨宗

聖道門者，極智慧離生死；淨土門者，還愚癡生極樂。念佛的人雖然愚癡，但是，我們跟佛的智慧相溝通。是通過什麼溝通？通過信和願。如果沒有信願，就不能溝通。

信願，信什麼、願什麼？信六字名號，願念六字名號，而稱念六字名號。阿彌陀佛的六字名號就是佛的大覺海，就是佛智，就跟他溝通了，這就是無上佛道。

「道妙」：道是非常玄妙的。如果靠自己悟，我們悟不到，可是我們念佛就自然溝通了。

「潛通佛智，暗合道妙」，只要口稱名號，這麼容易，這麼殊勝。

「師父，你愈講，我心裏就愈糊塗了，怎麼能夠潛通佛智？」

好！下面講一個故事：

一個書生到京城裏趕考，半路上下了一場大雨，小溝就淌起水來了。他發現在溝這邊有很多螞蟻往那邊看，那邊有很多螞蟻往這邊看，牠們都互相過不來。這個書生很慈悲，就撿了一根小樹枝，往中間一放，這邊

的螞蟻「嘩啦嘩啦」都過去了，那邊的螞蟻也像開通大橋了一樣，「嘩啦嘩啦」都過來了，兩邊的螞蟻暢通無阻。

那我們來想：螞蟻是一個小小的生命；書生是要到京城趕考的，是一個飽讀經書的人。請問：螞蟻能瞭解書生的智慧嗎？小溝哪怕只有一尺寬，對螞蟻來講就像太平洋一樣，「這麼寬、這麼遠，怎麼過？」牠沒有智慧來搭橋。但是，書生拿一根樹枝往那裏一放，螞蟻順著樹枝爬過去，書生的智慧，螞蟻就得到了，就潛通書生的智慧。



書生代表阿彌陀佛，螞蟻代表我們。我們跟阿彌陀佛之間的差距，比螞蟻跟書生差得還大，我們想渡過生死輪迴的河流，往對岸看，我們沒辦法過去。所以，阿彌陀佛把六字名號的樹枝往這裏一放，你願意念佛，你順這個六字名號的小樹枝「啞兒」就過去了。好像六字名號簡簡單單，六個字也不長，你以為很簡單，這個是佛智啊——「潛通佛智」。你只要願意念「南無阿彌陀佛」，你就可以到彼岸——「暗合道妙」。

「潛」就是不明顯，自己都不知道。像這個螞蟻，牠爬過去了，牠也不懂，牠也不知道這是書生的智慧；書生怎麼想，牠也不知道，牠就爬過去就好了。

作為一個普通的凡夫，對於佛的智慧「如聾如啞」，我們根本就不清楚。再怎樣讚歎，都沒辦法說明，沒辦法想像。但是只要念佛，我們就接受到了，我們就享受到了，所以這叫「潛通佛智」。暗暗的，不知不覺之間，連自己都不明白，就得到佛智了，就享受佛智了。

比如說坐飛機，我們不需要懂得空氣動力學，不需要懂得發動機的原理，不需要懂得飛機的內部構造，我不需要懂得駕駛，不需要懂得航管路

線，也不需要懂得油料構成，什麼都不需要懂。但是，如果相信飛機不會出故障，然後願意坐上飛機，那麼，科學家的智慧、製造工人的辛勤，所有人的服務，通通享受到了。

阿彌陀佛五劫思維的智慧，兆載永劫的苦修苦行，我們什麼都不知道，但是我們念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通通為我們所享受，為我們所擁有，這叫「潛通佛智，暗合道妙」。

（摘自《印光大師精要法語講記》）



阿彌陀佛說法圖全：晚唐（846-907）／寬69cm ／高210cm

普願同生安樂國 一切時處聞妙法 ——五臺山佛光寺「阿彌陀佛說法圖」

文／佛救

五臺山佛光寺位於山西省忻州市五臺縣豆村鎮。寺院依山而建，中心平坦，四面林巒，彷彿敞開著胸懷，迎候每一位朝拜者。佛光寺作為五臺山古寺之一，歷史上高僧輩出。北魏曇鸞大師是第一位在該寺落髮的僧人。唐代法照大師，相傳也曾於大歷年間在佛光寺弘傳淨土。隋唐時期，五臺山一帶是淨土信仰最為興盛的地區，佛光寺深受影響，成為後世淨土行人研究本宗以及中國佛教史的重要遺產。



阿彌陀佛說法圖左

佛光寺始建於北魏孝文帝年間（471~499），會昌法難期間，除祖師塔等幾座墓塔之外，其餘建築悉遭破壞。唐宣宗年間得以再興重建，留下了許多唐代文化稀世之珍。近代建築學家梁思成依據敦煌莫高窟第六十一窟的「五臺山圖」對佛光寺進行了詳盡考察，確定其建築年代歷史及獨一無二的藝術價值。

佛光寺大殿並不高大，貌似平常，但卻被我國著名的建築學家梁思成稱為「中國第一國寶」，因為它打破了日本學者的斷言：在中國大地上沒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結構建築。殿內保存的塑像、壁畫、墨蹟等均是唐代原物。其中繪於前簷北次間拱眼壁外側的「阿彌陀佛說法圖」，更是唐代寺觀壁畫的珍品。

壁畫布局共分三組。中間一組描繪的是以阿彌陀佛為中心，脅侍菩薩立兩側的說法場面。由中間向左右展開，分別是以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中心的兩組聽法圖。二菩薩兩側亦有脅侍菩薩、天王等相伴護持；頂部為翱翔的飛天和白色的流雲，其中端坐著赴會聽法的眾菩薩及弟子。畫面著色以青、綠為主，赭石、鉛粉次之，間以少量原砂和土黃。阿彌陀佛身披袈裟，結跏趺坐於仰覆蓮佛座上，雙手交合，身後身光、頭光俱全，靜謐慈祥。諸菩薩眾身姿微曲，飄帶自雙肩下垂，拂袖瀟灑。或雙手合十，或結「吉祥式」手印，或捧物供養，均有頭光，恭敬圍繞阿彌陀佛兩旁，場面十分壯闊。



阿彌陀佛說法圖中

此幅說法圖，因年代久遠，早已失去光鮮豔麗之感，但唐代壁畫的筆法技巧仍可見一斑。其風格、色澤也與敦煌石窟所存唐代壁畫如出一轍，具有濃厚的古樸風韻。在歷史朝代的更迭中，淨土法門亙古亙今的教化力絲毫不減，透過佛教藝術利益群生，流傳千古。

壁畫表達了當時人對淨土樂事的美好嚮往。彌陀本願力成就了極樂世界一切功德莊嚴。願生稱名者皆得往生，一旦往生，自然隨意聞法，受樂無窮。如《大經》言：「無量壽佛為諸聲聞、菩薩、天人頒宣法時，都悉集會七寶講堂，廣宣道教，演暢妙法，莫不歡喜，心解得道。」

睹此畫，又不禁想到當念佛人報謝娑婆、花開蓮現、睹見彌陀之場面，若遇宿世父母親眷，影現宿世輪迴過往，定是「悲喜交加」衷腸難訴。誠如善導大師《般舟讚》中言：

父子相迎入大會，即問六道苦辛事。



阿彌陀佛說法圖右

或有所得人天報，饑餓困苦體生瘡。
爾時彌陀及大眾，聞子說苦皆傷嘆。
彌陀告言諸佛子，自作自受莫怨他。
菩薩聲聞將見佛，禮佛一拜得無生。
彌陀告言諸佛子，極樂何如彼三界？
新往化生俱欲報，合掌悲咽不能言。
得免娑婆長劫苦，今日見佛釋迦恩。

《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是故《阿彌陀經》中，釋迦牟尼佛反復勸我們：「應當發願，願生彼國。」《無量壽經》亦言：「無有三途苦難之名，但有自然快樂之音。」故而，「若是釋迦真弟子，誓行佛語生安樂。」

共願一切眾生同生淨土，於一切時處親近彌陀，百千快樂自然而至！



老土解讀・小魚作畫

賞心圖

一人坐看普通花架上、普通花盆裏、普通一叢草。

題字：草是悅目的，何事不悅目。

有一顆欣賞喜悅的心，看一切都是欣賞喜悅的，所以說「賞心悅目」。

不說賞草，而說「賞心」，因為草就是我們的心。

賞草即是賞心，嫌草即是嫌心。🌸



救 恩 (二)

輯／釋慧淨

- 《無量壽經》說：「荷負群生，為之重擔。」

佛來是要救人，是要解除綑綁，使人解脫生死輪迴，不是來審判，不是來定罪。

佛救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或修行，乃是按他的悲心與功德，這功德在十劫之前，已經完成。

- 世上最豐富的是佛的慈愛與恩惠，這麼大的恩惠，你可以不要嗎？

世間一切都是苦，都是空，都是無常、無我、不淨。凡事都是空虛，日光之下，無新鮮事。

只顧生活，不顧生命，缺陷，不能得救。除了擁有彌陀之外，什麼都帶不去。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意思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

生命解決，生活才能解決。內心不改，外在的一切（安和樂利），不能解決問題。

什麼生命過什麼生活，只是生活解決不夠，要生命解決。

若信順彌陀，必有福德追隨，降臨在身！

家庭蒙福、事業蒙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積蓄及所作，皆蒙福。只有我們與彌陀有了關係，才找得到人生的定位與價值。

一切都是彌陀悲智的表現，故應凡事感恩。

- 彌陀來，為要拯救苦惱之人。佛願眾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

佛在苦難之地找到我們，佛愛惜照顧我們，如自己掌上明珠。當事事都不能如

心所願時，仍然深信彌陀必然眷顧與憐愍。彌陀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佛不要我們做個憂慮的人，我們應當一無掛慮，這是佛的救命。在這救命裏，帶著奇妙的福分。一個人快不快樂就看他領受彌陀的愛有多少，領受到的愛愈多，恐懼就消得愈多，而快樂也就愈多。佛是慈悲、智慧；佛是拯救、關切。佛必拯救我，在旁扶持我、幫助我。
在這扇門閉時，會有另一扇門開，希望總在轉角處。
佛要保護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佛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昔在今在以後永在，彌陀永不改變。
佛要帶我們到極樂世界，那裡無哭泣、無憂愁，無老病死，無有眾苦，只有歡樂。
佛是生命的活水，喝了不會再渴。

- 全託給佛。人有不能，佛無有不能。歸命彌陀，已非我活，而是彌陀與我活命於此。

生兩次：第一次肉體生，第二次從佛生，有佛的生命。
我已經出生入死，那不是我作了什麼，彌陀已為我作了。
佛來是為了使人得到新生命，而且得的更豐盛。得救以後，還要進一步追求，過得勝的生活。
我已經死了，現在是佛與我同活。佛與我同生共死，我更應謙敬。
彌陀是我家之主，成為生命的主人，我需要佛賜我生命的力量。
若信佛念佛，佛即負責我們的生活，並除去我們的疾病。
健康是副產品，只要虔誠念佛，即有此副產品。
身體是佛的殿，故要保養、顧惜。生命永遠都是感謝的、讚美的、喜樂的。

- 信仰並非煩惱的逃避，在煩惱中，我們被導向彌陀的救度。

苦難是讓我們回頭轉向的良緣，告訴我們該自覺了，我們是無能為力的，一無所能的。
念佛使人得救，不是道德與學問。
念佛是佛願的反應，是佛恩的投影，是對佛的呼應之聲，是與佛感應道交的顯露。



被佛教者，心多歡喜。從無間之底所噴出的剛強我慢，成為愛樂念佛法味之種子。

母親懷中的嬰兒毫無顧慮，只是滿足地吸吮母愛結晶的乳汁。

● 人心是要用來承接彌陀慈悲救度的法水的。

只有體認到自己是罪惡生死凡夫時，方能接受彌陀的救度。這就是「當其無，有器之用」。

認識到自己罪惡、無功德、無能力、無修行時，在彌陀眼裏，我們就是「有用」的人，能夠成佛；認識不到這一點，即是「無用」的人，不能成佛。

● 犯了殺人、偷盜、姦淫、貪污、舞弊、欺詐、誹謗這些罪，佛可以救。

如果不信佛，佛不能救。因為根本不信佛，不接受這救度之恩，這是最大的罪。

佛的悲願是要一切眾生得救，不願一人沉淪。誰相信誰得救，誰不相信誰沉淪。

無出離之緣的人，才更加該救。難救的才更應救，這才是佛的慈悲。

當你最無助苦惱的時候，可知彌陀永在你身邊？

信——依靠、交託，若還依靠自己，表示還沒有相信佛。

交託給彌陀，放棄人的努力，完全依靠彌陀，與他合而為一，在他裡面享受一切的豐盛。

● 講修行、論善惡，結果自以為義；其實人靠自己，並不能真正修行。

修行講是非善惡，佛慈講慈悲救度。

一有是非善惡的念頭盤踞在心，往往會用自己的標準去衡量一切，結果必然會去論斷別人；有如此存心，就不會產生對彌陀救度的信心。

我們活在善惡之下，不活在佛恩之中，就會失去信心。

佛是超越公道，講求愛心，我們如此之壞，他仍然愛我們。

因為愛能遮蓋一切，所以佛慈是超越律法，高過公道。

正因為彌陀是愛，所以他捨不得眾生輪迴。

彌陀就是慈悲，如果他不慈悲，我們得救無望。

他愛我們，為我們預備了救恩，使我們獲救。

今天我們所蒙受的慈恩，完全在彌陀的愛裡。

因為有是非佔據，便沒有辦法信受彌陀救度。

超越公道公平，超越是非善惡，以愛心為原則。當用愛心的原則，來代替公平的原則。

● 被佛教的人，要求自己過聖潔的生活。

被佛教的人，犯罪有反應，心中會自責。

被佛教的人，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若喜歡不義，怎會有罪惡感？怎會尋求救度而被救。

彌陀是光明，在他裡面沒有黑暗。

彌陀救我，使我重生，獲得新生命。

不但得到生命，而且得的更豐盛。

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一切都變成新的。

佛與我同生，佛凡一體，故我更應謙敬。

罪被消除，只想感恩、報恩，只想自己如何有好行為，使人因自己的改變而來信受彌陀的慈恩。

怎會反而誇罪，而放浪形骸，故意為非？

● 一般人說我會行善，但他忘記了，他同時還會行惡。

人的內心充滿貪瞋癡，無不是業，無不是罪。

世間無一真善，唯彌陀本願是真善。我們的善良不能救我們，彌陀才能救我們。

我們得救與否，不是看我們的善行大小，乃是看我們信不信彌陀救度。

我們得救是本乎彌陀悲願，也因著信，絕不是靠自己的行為，行為是無力的。

但得救之後，我們自然會有善行，這個善行從哪裡來呢？從裡面彌陀的愛心而來。

內面有信心，外面就有行為。為非作歹，都因為沒有佛的生命在裡面（心中無佛）。

內在生命改變，外在生活品性才會改變。內面是怎麼樣的生命，外面就是怎麼樣的生活。



一個心中沒有佛的人，他的眼中也沒有人。生命中沒有善，如何行出善事。

先有信心，後有德行，信佛救度，自有德行。

內面有信佛的心，外面就會用愛心對人。

內面是佛的生命，外面就能過著慈悲愛心的生活。

有信心就有行為，信佛多少，愛人多少，完全成正比。

- 應知自己不能行善，立志為善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我們信受彌陀救度，第一要點，應知自己是罪惡凡夫，無力行善；
雖做善事，也是污染、有漏、雜毒之善。
向眾人行善，就是勸他信受彌陀救度，才是最大的善。
- 彌陀給我們永恆自在的新生命，給我們平安、喜樂。

我有平安與喜樂，如江河在我心，因為彌陀在我內心作我的主，與我同在一起，永不分離。

- 蒙恩的人，彼此慈愍、饒恕，如佛慈愍、饒恕我們；彼此包容、接納，如佛包容、接納我們。

凡事要存相信、恩慈、憐愍、包容、謙虛、溫柔、忍耐、感謝的心。
無論對什麼人，要用心彼此關懷。要盡你的力量，向需要幫助的人行善。
無論在愛心、信心，言語、行為，和純潔各方面，都要作眾人的榜樣。
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覺甘甜，使骨得醫治。唯有愛心能造就人。
不要誹謗，不要爭競，總要和平，向眾人大顯恩慈體貼、謙卑柔和。

- 無論做甚麼，都要專心一意，且要從心裡做，像是為佛工作，不是為人工作。
我做的事，有佛與我同工。

佛能以運行在我們當中的大能成就一切，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 真正的偉大是單純的，真正的智慧是坦誠的，真正的力量是謙和的。
偉大在於「單純」，智慧在於「坦誠」，力量在於「謙和」。
單純—偉大，坦誠—智慧，謙和—力量。

- 我們愛心時常冷淡，我們喜樂也常升沉；
但這平安總不衰殘，因為彌陀永不改變。
佛的悲心佛的願力，乃是我們安息之所；
佛的名號佛的光明，要保我們永遠穩妥。

- 誰能真愛你？
誰能重建家庭？
誰能醫治這社會？
誰能解決你的問題？
誰能帶給你新的希望？



誰能滿足你心靈的需要？

誰能滅罪使你得永恆生命？

- 兩小無猜的青梅竹馬，已音訊渺茫；
狂飆逐夢的少年玩伴，已人各一方；
高談闊論的青年死黨，已各分東西；
海誓山盟的初戀情人，已男婚女嫁；
而肝膽相照的生死之交，更常已先走一步。
好朋友，最好的朋友，永遠最好的朋友！
他是誰？他在何處？最好的朋友是彌陀，
彌陀願作你永遠最好的朋友。
- 一個永遠不會說不的朋友，從未離開我。
無論大小困難，我們的心都持守那金剛不變的佛恩。
永不止息的愛，作你一生的朋友。
- (1)得人身應歡喜，(2)被救度更應歡喜，(3)自性無有不歡喜，(4)細胞須我以歡喜，(5)別人望我以歡喜。
以此五故，當大歡喜。因此，行住坐臥，時處諸緣，無不歡喜。🙏

Returning Home: A Pilgrim's Journey to the Land of Bliss

回家—— 一條朝向極樂世界之路

文／淨行居士 譯／淨土宗翻譯小組

【編者按】本文作者Jason，美國人，現居挪威，是一位文化工作者、作家、詩人。於2014年皈依臺灣慧淨法師，法名「淨行」，專修善導大師淨土思想。

文中，作者自述其艱辛曲折的求道心路歷程，最終遇到了善導大師「深遠、豐富和踏實的淨土教理」，進入了純粹的淨土法門。一顆求索飄零的心最後安頓下來，踏上了回家之路。

My Buddhist journey began with an experience in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in Washington D.C., when I was 15 years old. Having been given a day pass to the Smithsonian Museums by my parents, I wandered into the Freer completely by accident. No sooner was I through the door than I was confronted with images, large and small, of Mahayana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I knew nothing of Buddhism, but immediately felt drawn to the exhibit. I stayed, and spent the next couple of hours walking through the museum in a kind of trance, soaking in the energy of the place. The Buddhism of East Asia featured heavily in the collection, and I now know that this, my first encounter with the Dharma, was practically a virtual tour of the Land of Bliss. It would be many years before I again heard the name of Amitabha Buddha, but a seed had been planted. When a voice on a

loudspeaker announced that the museum would be closing in ten minutes, I ran to the gift shop and spent all the money I had on books about Buddhism.

回溯我的學佛歷程，應從參觀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弗利爾藝術館開始，那時我只有十五歲。一天，拿著父母給我的一張史密森尼博物館的一日通行證，我純屬偶然地走進了弗利爾藝術館。進入大門不久，眼前便呈現出大大小小的大乘諸佛與菩薩聖像。當時的我對佛教一無所知，但卻立刻被展品吸引著。我著迷了，接著花了兩小時的時間走遍藝術館，沐浴在此地諸佛菩薩所發放出來的光輝。此次藝術館重點展出東亞佛教收藏品。回想起來，我這首次與佛法邂逅，實際上是經歷了一次虛擬的極樂世界漫遊。雖然我要多年後才重聞阿彌陀佛的聖號，但是學佛的種子早已在此時此地種下了。當擴音器傳來藝術館將在十分鐘後關門的消息，我便立刻跑到禮品店，將我身上所有的錢拿來購買佛教的書籍。

I spent the next eight years experimenting with the practice of meditation. In my early twenties, I began studying Soto Zen with a teacher. I was sincere in my efforts, and soon established a daily meditation practice. It was a heady period for me. I believed that meditation was the cure for all the world's ills, and that I had found the here-and-now path to enlightenment. It's perhaps not surprising that I became more than a little evangelical. I started a meditation group. I hosted Buddhist events that featured speakers on meditation. I garnered local media attention. Zen Buddhism seemed the jewel of all wisdom, and I felt that it would be wrong not to share it with the world. I even secretly harbored aspirations to become a teacher of Zen myself. But of course, the Buddha had other plans for me. Contrary to my expectations, my Dharma path would be one leading from "wisdom" to ordinariness.

及後，我花了八年時間體驗禪修。二十歲出頭時，我跟一位老師學習日本曹洞禪。我誠懇並努力地開始每天定課習禪。這是我的亢奮期。我深信禪是解決世上所有病苦的最佳治療方法，也相信這是邁向當下開悟之道。抱著這個信念，



我簡直像個十足的「傳道」者。我開始創立禪修團體，主辦佛教禪修專題講座，並漸漸引起地方媒體的關注。禪宗似乎是智慧之瑰寶，我覺得不將禪法與全世界的人們分享是不對的。我甚至暗地裏懷有成為禪師的願望。但是，佛陀當然對我另有安排。恰恰與我的期望相反，我學佛之路竟引領著我，從「智慧」返回平凡去。

I can't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encountered Pure Land Buddhism in my reading, but I know for certain that I was unimpressed. It was obviously a corruption of the Dharma – just another version of dying and going to heaven, a concept familiar to me from my Christian roots. No serious Buddhist would be seeking “pie in the sky.” Buddhism was about being enlightened, here and now.

And who was this celestial Buddha, Amitabha? Clearly, a fabrication. I was a disciple of Shakyamuni, the historical Buddha, and that was that.

我記不得什麼時候第一次讀到淨土法門，但我確知我對該法門沒有什麼印象。看來我一直以為淨土教只是一種變了相的佛法，教人死後轉升天堂的另一版本，與我熟識的基督教的根本觀念很相似。我又想，任何嚴謹的佛教徒，都不會去尋求這種「不切實際的夢想」的。佛教講求開悟，當下的開悟。管誰是天上的佛？阿彌陀佛？這顯然是堆砌出來的。我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他是歷史上記載的佛。他就是佛。

In the midst of life's messiness, it can be difficult to appreciate how we are being led. When I began studying Buddhism, I still hadn't fully broken with my family's Christian tradition. When I did spiritually separate myself from Christianity, I quite naturally retained a notion of a "higher power," but I no longer knew what to call it. I began to call it the Mystery. As my study of Buddhism deepened, I experimented with superimposing Zen concepts such as "emptiness" onto the Mystery, but it was difficult to square this with the relational aspect I experienced with this higher force. How does one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emptiness? Little could I guess that this Mystery did, in fact, have a name; and it would not be long before I would come to utter that name with my own lips.

一個人在雜亂無章的生命中，有時很難覺察到自己是怎樣被牽引的。開始學佛時，我仍然沒法完全擺脫家中基督教傳統思想對我的影響。我雖然在精神上脫離基督信仰，內心仍保留著有「更高生命體」這一概念。但我再也知道該怎麼稱呼它了，便開始稱之為「奧秘」。隨著我深入研究佛教，憑經驗融入禪定的概念，如置「空性」於「奧秘」之上，但還很難與我所體驗過的「更高生命體」有對等的關聯。如何跟「空性」有相關呢？我沒想到這個所謂「奧秘」，原來是有一個名字的，而且我不久便會親叫著這個名字呢。

It was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a Zen master who spoke favorably of Pure Land Buddhism that I was first willing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tradition. Naturally enough, it was only possible for me to view it as another form of Zen, but suddenly there was something magnetic about the name of Amitabha Buddha. (Perhaps it was the same magnetism that drew me into the Freer Gallery as a teenager?) As a student and writer of poetry, I have long had a sense for the “flavor” of words, and the name Amitabha was delicious. But more than any aesthetic consideration was the stirring in my heart that I felt when I pronounced it. I can still remember doing thought experiments in which I “pretended” to be a Pure Land devotee, just so I could say the name and feel flooded by that goodness, that luminosity. In spite of my lingering prejudice, I felt I was being seduced by a tradition that I had long disregarded as “devotional Buddhism for the masses.”

我開始願意正視淨土法門，是由於一位禪師對它比較肯定的推介。順理成章，我只能把淨土法門看成是另一種形式的禪，但出乎意料，「阿彌陀佛」的聖號卻具有一股吸引人的磁力。（或許這與在青少年時牽引我去弗利爾藝術館的那種磁力相同。）身為一個研究詩詞的詩人，長期以來我對於文字很有一種「味覺」反應，而「阿彌陀」這一名號的「味道」特別好。當我發出阿彌陀佛的聲音時，在考慮美感之餘，感到自心被掀動起來。我依然記得在做思維測試時，假想自己是一個淨土宗的虔誠信徒，在稱念彌陀佛名中。我感覺沉醉在氾濫的善緣和光明之中。儘管我的偏見揮之不去，但我感到這是一種宗教信仰的吸引力，而此宗教信仰就是我一直以來所忽略的「凡夫大眾所求的仰信式佛教」。

I’ve always said that once I started reciting the name, my Zen days were numbered. The attraction I felt to Amitabha and his Pure Land was palpable and deep. So palpable and deep was it that I was forced into a crisis: should I commit myself to Zen, or to Pure Land? For a while, I tried resolving the issue through a “combined” practice, but this was hardly a satisfying answer. Treating the name of Amitabha as Zen meditation undermined the very foundation of Pure Land

teaching: that we are sinful, ordinary beings in desperate need of the Buddha's rescue. So which was it? Was I a Zen student accumulating wisdom towards a future spiritual breakthrough? Or was I, in fact, a little less wise than I imagined . . .

我常常說，一旦我開始念佛，禪修的日子就快完了。阿彌陀佛與其極樂世界的吸引力，我是明顯地和深深地感受到的。這明顯和深刻的感受，讓我陷入兩難的危機：「我要繼續投入禪修？還是轉入淨土呢？」這一陣子，我嘗試以「禪淨雙修」來解決此困局，但這是難以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我把阿彌陀佛的聖號拿來作禪修，簡直是削弱了「我們是罪惡凡夫，極需要阿彌陀佛的救度」這一個淨土宗要義的基石。那麼我該如何抉擇呢？繼續做一個禪者，努力累積智慧，邁向未來，在靈修上尋求突破，抑或我對自己的所謂智慧，估量太高了……

Eventually, I knew that the only way to resolve my crisis was to investigate Pure Land Buddhism directly. It was perhaps inevitable (given its adherents' relatively high profile) that my formal study would begin with the Jodo Shinshu tradition of Japan, a school which has long had an active presence in the West and has produced a modest bod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As is so often the case when we begin something in earnest, the openness, ease and joy I felt as a seeker who was flirting with Pure Land teaching was slowly replaced with the seriousness of a “hearer of Dharma” who was set on realizing “the mind of shinjin.” (In Jodo Shinshu, shinjin means “faith mind,” the indestructible, doubt-free mind of trust in Amitabha that signals settlement of birth in the Pure Land.)

我終於覺察到要解決這個危機，惟有直接研究淨土宗。因為日本的淨土真宗已經在西方國家弘揚一段時日，而且引發注目，出版過相當數量的英文著作，要正式研究淨土宗，我不可不從日本的淨土真宗開始。就像任何抱著誠懇、真切之心來尋求新嘗試的人一樣，我從一個開懷、自在、輕鬆和不經意的淨土宗求法者，慢慢地變成一個認真的「聞法者」，朝向體悟「一念信心」逕自進發。（日本淨土真宗的「信心」是「信仰之心」，不受破壞，對阿彌陀佛的信任是絕不懷

疑，象徵著得生淨土的安心。）

From the beginning, I was a little bewildered by how the Shinshu used the concept of shinjin; it seemed to me an unnecessary crystallization of a process that should be fluid, natural and free of any kind of objectification. After all, how can faith be quantified or grasped? But I was a good student and wanted to wrestle with the teaching on its own terms. Bewilderment, however, was soon replaced by intense frustration as my doubts proliferated in the wake of my unconscious efforts to generate a mind-state impervious to doubt.

一開始，我便對於真宗所言「信心」的概念有些迷惑。對我來說，「信心」是一個不必要的「結晶」的過程，它應該是流暢的、自然的、不用客觀化的。畢竟「信心」該如何被量化或掌握呢？但我是一個好學生，很想為「信心」這概念做點思維上的功夫。但很快地，我的困惑被強烈的沮喪所取代，因為我的疑慮隨著無意識的努力在擴散，並產生頑強的懷疑心態。



東京國立博物館 13世紀 鎌倉時代
菩薩立像

This frustration lasted several years. Without dwelling on the difficulty of this period, I can say that I went to all lengths to realize the peace of mind of settled shinjin; I even formally joined the Shinshu in the hope that making a firm commitment would catapult my mind to realization. It didn't. It did for a brief period land me in a state resembling neurosis. I simply couldn't understand why, after long and careful listening to the Dharma, the Buddha would not bestow on me the adamant mind of faith. I persisted for a while longer, but eventually opted to seek the Dharma elsewhere. While I am grateful to the various Jodo Shin teachers who guided me and showed me much kindness, I finally had to conclude that, for me, Jodo Shinshu was not the promised "easy path."

我為此沮喪了數年之久。我在這時期的困苦也不庸多說了，可以說的是，我實在是盡了全力去體悟那安住「信心」可能給我帶來的一種內心的安定。我甚至正式加入淨土真宗，期望更堅定的修學能加速我的得悟。可惜我不但不成功，反而造成有一段時期的類似神經衰弱症。我無法了解，為什麼經過長期認真的聽聞佛法教義，佛陀還是沒有授予我如金剛不壞般的「信心」。我又堅持了一段時間，但最終還是選擇離開淨土真宗，到他處求法。但我仍很感激各位真宗佈教師引導我學習的那一份善心。我最後只能總結一句：對我而言，淨土真宗並不是如其所言的「易行道」。

About this time I began to investigate Chinese forms of Pure Land Buddhism. Despite combing the English-speaking web, I was able to find only those schools that taught self-power forms of devotion to Amitabha. This was discouraging, for I knew I simply couldn't make the grade: despite a number of sincere attempts, I had never made the transition to vegetarianism due to the vigorous protestations of my body; and after years of Zen practice, I knew that my mind was incapable of sustained, one-pointed concentration on anything – whether my own breath or the name of Amitabha. The entire Chinese tradition appeared to me to be a blind alley. Alas, the karma that was to facilitate a decisive turn in my spiritual pilgrimage was still ripening.

與此同時，我開始研究中國式的淨土宗。我搜尋英文網站，但只能找到靠自力修行，至心迴向彌陀的中國淨土宗。這對我而言是失望的，因為我知道我是無法做到他們要求的合格水平的。原因是我雖然曾多次認真的嘗試與努力，但我的身體一直出現強烈的反應，讓我始終無法吃素。再者，經過多年的禪修，無論是用數息法，或稱念佛名法，我自知無法持續地專注一心在某一件事上。對我來說，整個中國的淨土宗也是一條死路。在心靈朝聖路上讓我能有決定性突破的因緣還未成熟。

The next several years found me practicing in the tradition of Honen Shonin of Japan. The Jodo Shu has a much stronger emphasis on practice than the Jodo Shinshu does, and in the act of simply reciting Amitabha's name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the whole "problem" of faith receded into the background of my mind. It's not that I discounted faith's importance, but more that I was getting out of my own way and allowing faith to develop naturally, nurtured by the vow and name of Amitabha.

接下來的數年，我修學日本法然上人的淨土宗。日本淨土宗比日本淨土真宗偏重行持，而且強調長期稱念阿彌陀佛的聖號。這種行持，令長期困惑我的整個「信心」問題，變得不那麼迫切了。這不是說我要減弱「信心」的重要性，而是我開始讓出一條路，使我的信心在阿彌陀佛的聖號與誓願的培育下，得到自然的發展。

I never formally joined the Jodo Shu, as there was no physical community within a reasonable travelling distance, nor did I feel the need to. My practice was strong, and I knew I would continue with or without fellow practitioners. Though I was keenly aware of Honen's indebtedness to Shandao,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to investigate Shandao on his own terms. I associated him with the self-power forms of Chinese Pure Land I had already encountered, and assumed that Honen was a reformer who had stripped away or deemphasized most of Shandao's self-power



日本松尾寺 阿彌陀佛像

teachings. I didn't appreciate it at the time, but through Honen I was moving ever closer toward the taproot of the entire Pure Land tradition.

我從未正式加入日本淨土宗，因為我家附近並沒有任何日本淨土宗的團體，而我也覺得沒有加入的必要。我勤於修持，相信無論身邊有無同修的人，我都可以持之以恆繼續念佛的。雖然我清楚知道善導大師的思想對法然上人受惠甚深，但是我從未想到要親自去研究善導大師本身的淨土教理。我把善導大師歸類為我之前所認知靠自力修行的中國淨土宗，並認為法然上人是刪除了善導大師自力教理的一個改革者。當時，我並未重視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但是經由法然上人的淨土宗，我更進一步地朝向最純正的淨土法門之路前進。

It was in mid-2013 that I first encountered the Shandao school through its English-language website. I was intrigued, but anticipated more of what I had come to expect from Chinese Pure Land: an almost impossibly high standard of adherence to the precepts, and an insistence upon Buddha-recitation samadhi. My surprise cannot be overstated when not only did Master Huijing's discourses perfectly accord with the teachings of Honen Shonin (whose thinking I had come to revere as "the gold standard" of Pure Land Buddhism), but actually restated Honen's teachings with a depth that I had never before encountered. I quickly devoured all the content on the website, and came away with a feeling of profound awe and reverence: the Buddha's tenderness and care for me was deeper and more complete than I ever dared imagine!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felt as if I was getting a glimpse of what truly unconditional love might look like.

2013年年中，我通過淨土宗的英文網站，首次接觸到善導大師的思想。這個網站使我既好奇又興奮。但我心想，這大概與我所認識知的中國淨土宗一樣，只是強調一般人幾乎不可能完全守持的戒律，或證得的念佛三昧。可是，當我發覺慧淨法師的開示內容完全與法然上人的教理一致，我的驚喜是無法形容的（註：當時我已把法然上人的教理尊崇為淨土教的「黃金準則」）。不僅如此，我發覺慧淨法師的開示內容，更深入地闡述了法然上人的教理，這是我之前學習日本淨土宗所未聞的。我一下子讀完所有網站的內容後，對阿彌陀佛產生由衷和深刻的敬意：原來阿彌陀佛對我的慈悲與關懷，比我所敢想像的還要更徹底和全面呢！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瞥見真正無條件大愛的展現。

It seemed too good to be true. I began returning to the website often, looking for the fine print. There had to be some catch that would make the teaching of this school untenable for me. When I couldn't find it, I began to correspond with Householder Jingpu and gently pester him with questions. I remember asking him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 Buddha would accept "prayers," or transfers of merit, for worldly needs – on behalf of a sick family member, for exampl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Jodo Shinshu proscribes all such forms of petition. Jodo Shu, as an institution, is more tolerant of it, though Honen clearly counseled against the practice.)

這真是太好了，令人難以置信。開始時，我經常去瀏覽這個網站，細心閱讀，努力尋找任何可以讓我不跟隨這派淨土宗的理由，但我一直都找不到。於是，我開始與加拿大的淨普居士聯繫（註：淨土宗溫哥華共修會負責人・淨土宗中英譯小組成員），並接二連三地向他請教。我記得我曾經問淨普居士：佛是否接受人們的「禱告」，或將功德迴向，以滿足世俗所求，例如，我們是否可以將功德迴向轉讓給生病的家人呢？（要知道，日本淨土真宗是禁止對佛有如上的請求的。法然上人本身也清楚地對此表示反對，然而作為一個團體，日本淨土宗對此卻較寬容）。

Jingpu responded that so long as we don't demand a certain outcome from Amitabha (who perfectly sees when and if a person's karma can be altered with merit), appeals for loved ones and unselfish worldly needs were fine. I was dumbfounded. Not only did Amitabha care about my postmortem existence, but also about my cares in this life! This was new . . . Or was it old? If this was something Shandao had taught, why was it lost in the later tradition? Whatever the reason, the Shandao school seemed to teach a vision of Amitabha that far surpassed in compassion all other visions of the Buddha I had previously encountered. At every turn, the teachings of the Shandao school exceeded my expectations with their wisdom and compassion. Step by cautious step, my heart was struggling to contain its joy. It wasn't long before I knew that my deepest spiritual aspiration was to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s of this school.

淨普居士告訴我說：只要我們自己不用向阿彌陀佛要求什麼特定的回報（阿彌陀佛能觀知一切，包括一個人的業該何時受報，又我們是否可以用佛的功德力來改變現世業報等），但我們仍可以為我們喜愛的人作祈求，或無私地為了世間

更美好而請求阿彌陀佛加被的。我聽了後，目瞪口呆，原來阿彌陀佛不只要在我生命結束後，接引我到極樂世界，同時還要庇佑我的現世生活。這個觀點是新的嗎？還是早已有呢？但若是善導大師所言，為什麼後來失傳了？無論如何，在我的經驗中，善導大師所展示的阿彌陀佛形象，對眾生的慈悲救度是遠超過其他宗派的。一次又一次地，善導大師的教理所表現的慈悲與智慧，都超乎了我的期許。我謹慎地一步一步向前，我的內心掙扎著，充滿著法喜。不久之後，我知道我最深心的渴望，就是依據善導大師的義理來修持。



日本京都淨琉璃寺阿彌陀佛像

I joined the Shandao school in October of 2014. Master Huijing compassionately bestowed on me the Dharma name Jingxing, which means “pure practice.” Since committing myself to these teachings, I have felt that my spiritual pilgrimage, while by no means over, has entered a final phase of great ease and joy – just as one traveling homeward after a long journey can finally relax upon entering the borders of his own country; he is not home yet, but he is safe. The

playfulness and delight I first felt when flirting with the Pure Land teaching has also returned; I can rely wholly on Amitabha no matter my mood, and no matter what I think or feel, without worrying about whether my mind is pure or not. When my heart is dark, Amitabha's light and name are always there to protect and comfort me. The seed that was planted those many years ago in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is now issuing a miraculous, fantastically-colored lotus blossom.

2014年10月我皈依了淨土宗，慧淨法師慈悲，替我取了法名「淨行」。「淨行」就是純正的淨土行持。自從我修學純粹的淨土法門以來，我感到心靈上朝聖之旅，雖尚未結束，卻已邁入了極安穩與喜樂的最終階段，就好像一個人經過了長途歸鄉的旅程，一旦踏進了自己國家的邊境，就感到心安了。雖然他尚未到家，但是他已感到很安全。我初次邂逅淨土法門時，那種歡悅與喜樂的感受重新湧現。我不用擔憂自心清淨不清淨，不論我的心境如何，也不管我的想法與感受，我能夠完全地依靠阿彌陀佛。當我心黯淡時，阿彌陀佛的佛光與聖號常在保護我，安慰我。十多年前在弗利爾藝術館所種下佛緣的種子，現在已長成為奇妙的、七彩繽紛盛開的蓮花。

Religious faith is a funny thing: we human beings live and die by it, and yet we must hold it carefully and with a great measure of humility. Even though we might have supernatural or mystical experiences, we must always be mindful of the fact that we believe; we do not, in this life, ultimately know. (Our relationships with non-believers should especially be informed by this realization.) But this bare, existential fact coexists with a confidence that is alive, life-giving and active in one's consciousness – and, mysteriously, in the world. For persons of faith, the presence of Amitabha is indisputable; he is the secret joy and strength that we carry into the samsara of our lives. He is the great vow of love that allows us to face life and death with a measure of serenity and peace. It is his name that is the cure for both our wisdom and foolishness.

宗教信仰是個奇妙的東西。人的生與死皆需倚賴宗教信仰，然而我們必須以最謙卑的心，小心翼翼地緊握著自己的信仰。縱使我們有過超乎自然或是靈異的體驗，也應不時提醒自己，在此生我們只能相信，而非確實地知道（我們更需讓身邊無信仰的人了解此點）。可是，這個赤裸裸的現實與我們意識裏的活生生、捨身、活躍之信心，是不可思議地同時並存的。對於有信仰的人，阿彌陀佛的存在是無可爭辯的。他是一種秘密的力量和喜樂，懷在我們的生命輪迴裏。阿彌陀佛慈悲的誓願，使我們以寧靜與祥和來面對生死問題，阿彌陀佛的聖號治癒我們的「智慧」和愚痴。

For me, deciding to practice in the school of Shandao is what has allowed me to hold both of these realities – human ignorance, and passionate religious faith – in a state of dynamic and fertile tension. The profound, generous and realistic teachings of Masters Shandao and Huijing are what made this possible. Through this Dharma door, I have at last found peace of mind. I have found my way home.

對我而言，依循善導大師的教理，能讓我活在人類的無知與信仰的熱情兩者充滿動態的張力中，而得到裨益。這一切都歸功於善導大師與慧淨法師所闡揚的深遠、豐富和踏實的教理。經此純粹的淨土法門，我的心最後安頓下來，並終於踏上回家之路。

Namo Amitabha Buddha!

南無阿彌陀佛！

March 2015

2015年3月 

我們都是主角

文／佛取

文學作品當中，總會有一個主要人物，作者的所有思想情懷，都要通過他來表達，這個人便是書膽。影視作品中，也必須有一個或兩個最重要的角色，所有的情節，都要緊緊地圍繞他們來展開，這便是主角。

文學作品或影視作品中一定要有主角，能夠成為主角，是每位演員的最大願望。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場戲，那麼在人生的大舞臺上，我們每個人都是主角。在阿彌陀佛所編導的，轉凡成聖、氣貫長虹的恢宏巨作中，每一位淨土行人都是主角。

我們都是主角，阿彌陀佛是星探。

《觀經》說，無量壽佛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為了完成這部史無前例的超級「穿越劇」，阿彌陀佛親自擔任星探，時時刻刻在尋找片中的主角。所不同的是，這部片中的主角非止一二，十方眾生人人有機會成為大明星。阿彌陀

佛的探星標準只有一個，凡是「念佛眾生」，皆可擔當主角。

我們都是主角，阿彌陀佛是造型師。

書中和影視作品中的主角，男子偉岸挺拔、儀表堂堂，女子端莊秀麗、貌比天仙，與他們相比起來，往往令人「自慚形穢」。若想出演阿彌陀佛的大戲，無須於此多慮，阿彌陀佛自有安排。

《易行品》中說：「其有眾生生安樂，悉具三十有二相；智慧滿足入深法，究暢道要無障礙。隨根利鈍成就忍，二忍乃至不可計；宿命五通常自在，至佛不更雜惡趣，除生他方五濁世，示現同如大牟尼。」

擁有了如佛一般的莊嚴形貌，又有了無上智慧神通，自然相貌超俗、演技超絕，何須煩憂。

我們都是主角，阿彌陀佛是編導。

《大經》說：「設我得佛，十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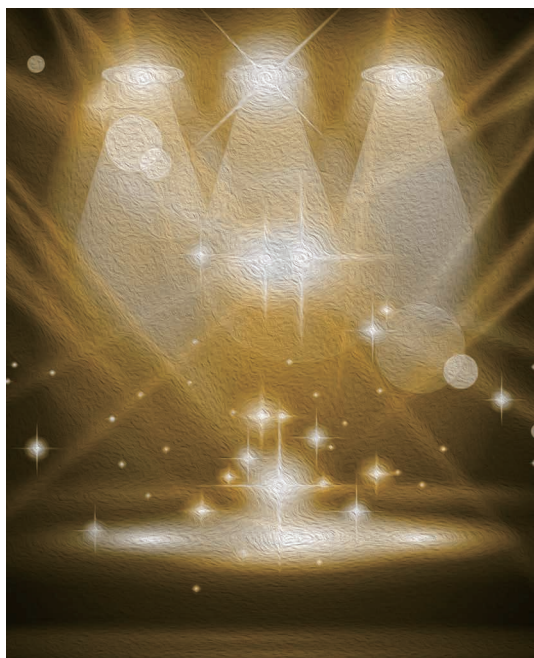
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可見，阿彌陀佛親自擔任這部大戲的編導，劇情便是「鳳凰男變王子，灰姑娘成公主」。這樣的大圓滿劇情，可謂人所共求，人見人愛，一定會「火」。

再者，阿彌陀佛乃佛中之王，光中極尊，又稱十二光明佛，覺行圓滿，智慧第一，無人可比，有這樣的「大手筆」親任編導，此劇豈能不「火」？

我們都是主角，阿彌陀佛是製片人。

有了大明星，有了好劇本，有了好編導，若是無人投資也是枉然，再好的戲也無法「開鑼」。但是，如果能出演阿彌陀佛的大戲，大可不必為此擔心。《大經》說，「設我得佛，自地以上，至於虛空，宮殿、樓觀、池流、華樹，國土所有一切萬物，皆以無量雜寶、百千種香而共合成，嚴飾奇妙，超諸天人。」由此可知，阿彌陀佛是位「大財東」，完全值得信靠。

您想成為這樣的主角嗎？如果想，恭請常念「南無阿彌陀佛」。



弘一大師： 乘此時機 最好念佛

弘老（指弘一法師）雖是生在北方，可是他在南方住的時候多，對於南方氣候、生活都很習慣。初到湛山時，身上穿得很單薄，常住給做幾件衣服，他一件也沒穿，向來不喜歡穿棉衣服，願意在南方過冬。原因北方天氣冷，穿一身棉衣服很笨重的。

湛山寺本來預備留他久住的，過冬的衣服也都給預備了，可是他的身體不適於北方的嚴寒，平素灑脫慣了，不願穿一身挺沉的棉衣服，像個棉花包一樣。因此到了9月15日以後，到我寮房去告假，要回南方過冬。我知他的脾氣，向來不徇人情，要走誰也挽留不住。當時他從口袋裏掏出來一個紙條，給我定了五個條件。第一：不許預備盤川錢；第二：不許準齋錢行；第三：不許派人去送；第四：不許規定或詢問何時再來；第五：不許走後彼此再通信。這些條件我都答應了。

在臨走的前幾天，他給同學每人寫一幅「以戒為師」的小中堂，作為紀念。另外還有好些求他寫字的，詞句都是《華嚴經》集句或滿益大師警訓，大概寫了也有幾百份。末了又給大家講最後一次開示，反復勸人念佛。

臨走時他和我告別說：「老法師！我這次走後，今生不能再來了，將來我們大家同到西方極樂世界再見吧！」說話聲音很小，很真摯，很沉靜，讓人聽到都很感動。當時我點頭微笑，默然予契。臨出山門，四眾弟子在山門口裏邊搭衣持具預備給他送駕，他很莊重很和藹地在人叢裏走過去，回過頭來又對大家說：「今天打擾諸位很對不起，也沒什麼好貢獻，有兩句話給大家，作為臨別贈言吧！」

隨手在口袋裏掏出來一個小紙條，上寫：「乘此時機，最好念佛！」

走後我到他寮房去看，屋子裏東西安置得很次序，裏外都打掃特別乾淨！桌上一個銅香爐，燒三支名貴長香，空氣很靜穆的，我在那徘徊良久，嚮往著古今的大德，嗅著餘留的馨香。

（摘自倓虛大師《影塵回憶錄》）

【附：弘一大師湛山寺講律因緣】

1937年暮春時節，弘一法師應倓虛老和尚的邀請，偕隨行弟子傳貫、仁開、圓拙並倓老派來迎接的夢參法師一行五人，自廈門赴青島湛山寺講律。

法師在湛山半年，講律之餘，常屏居一室，禮佛以外，靜坐而已，謝絕應酬，不輕易接見來訪外人。

每逢大眾上課或朝暮課誦、院裏寂靜無人的時候，偶爾也出來在院裏各處走走看看。態度沉靜，步履輕捷。有時遇見對面有人走來，他必先疾走回避，以免來人向他恭敬禮拜。

黃昏，常到寺外散步。悠悠閒閒地走著走著，若忽然慢下來，那定是前面有老人在走路，他不肯走到老人的前頭去，以免影響老人的情緒，想到「老了，無用了，走路也不如人了」。他想得何等周到啊！

有時，他也獨自走到海邊，去看海水和礁石相激撞「捲起千堆雪」的情景，據說那是他最喜歡看的。假使這時他的弟子豐子愷隨侍左右，為他畫下「弘一法師在海邊」，那一定是一幅飄然出塵的好圖畫！

平時，你有什麼問題去請教他，他都很歡喜很圓滿地給你解答。離開湛山前半個月，就開始接受人的求書。除了他送給每人「以戒為師」的一幅外，其餘有送紙求書的，他都一一接受。臨行的前幾天，大家請他最後開示，他說：「這次我去了，恐怕再也不能來了。現在我給諸位說句最要緊最能了生死的話……」說到這裏，忽然沉默不言了。大家都很注意要聽他下邊的話，他又沉默了半天，忽然大聲說：「就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摘自落陀《弘一法師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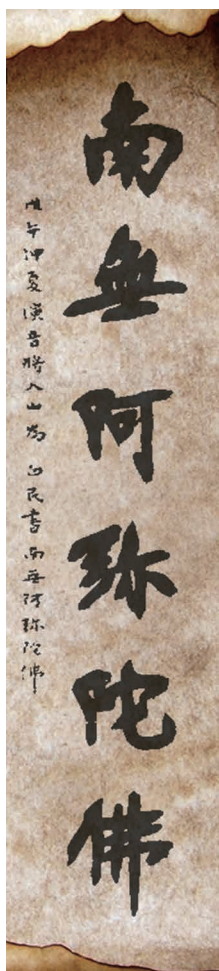
稻盛和夫： 一生幸福的秘密

日本經營之聖稻盛和夫小時候，他父親帶他去拜訪一位高僧，高僧告訴稻盛：「今生今世，只要還活著，每天都要說『南無，南無，謝謝！』」

並對稻盛父親說：「只要這樣做，這個孩子人生會很幸福。」

稻盛和夫說：「從那時開始一直到今天，自己從未間斷過。果然，這的確是人生幸福的最大秘密。」

（摘自《活法》）



註：

稻盛和夫，1932年出生於日本鹿兒島縣，被稱為日本的「經營之聖」「人生之師」。他用四十年時間創建了兩家世界五〇〇強企業，與松下幸之助（松下公司）、盛田昭夫（索尼公司）、本田宗一郎（本田公司）並稱為日本「經營四聖」，也是「四聖」中目前唯一健在的一位，被譽為「當代松下幸之助」。



你看不見的， 就不存在嗎？

弟子問佛祖：「您所說的極樂世界，我看不見，怎麼能夠相信呢？」

佛祖把弟子帶進一間漆黑的屋子，告訴他：「牆角有一把錘子。」

弟子不管是瞪大眼睛，還是眯成小眼，仍然伸手不見五指，只好說：「我看不見。」

佛祖點燃了一支蠟燭，牆角果然有一把錘子。
你看不見的，就不存在嗎？

（摘自《智慧東方》）

【編者按】

信眼見的，算不得信。信心見的，才算信。

人類若只信眼能見的，那和動物又有什麼區別呢？

（摘自淨宗法師《心竊·信》）



輸與贏

一位武士手裏握著一條魚來到一休禪師的房間。

他說道：「我們打個賭，禪師你說我手中的這條魚是死是活？」

一休知道如果他說是死的，武士肯定會鬆開手；而如果他說是活的，那武士一定會暗中使勁把魚捏死。

於是，一休說：「是死的。」

武士馬上把手鬆開，笑道：「哈哈，禪師你輸了，你看這條魚是活的。」

一休淡淡一笑，說道：「是的，我輸了，但是魚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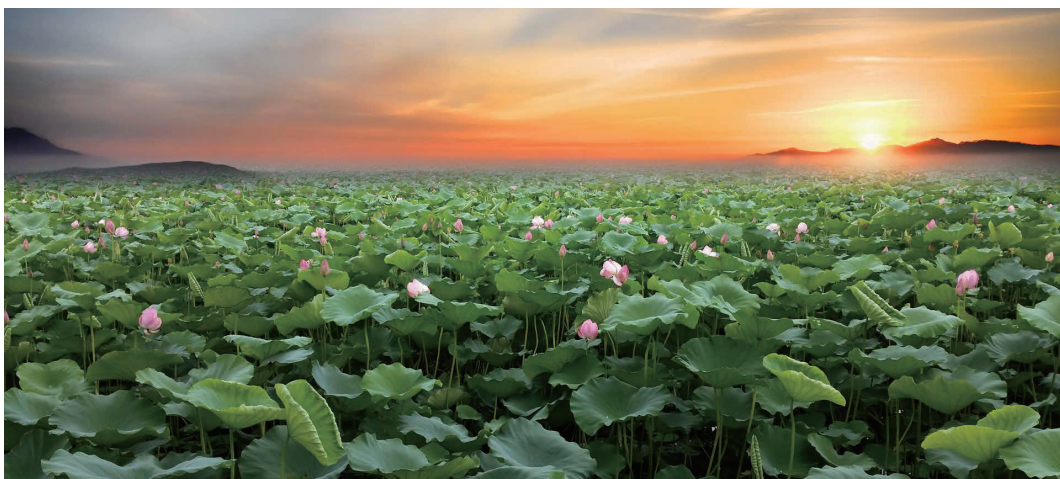
（摘自《智慧東方》）

【編者按】

魚贏了，一休禪師也贏了。

輸贏不在你我這邊論，輸贏需在眾生一邊論，眾生若能得利益，雖輸實贏；眾生不能得利益，甚至受到危害，雖贏猶輸。

如果眾生因為我的「輸」，而得到解脫的利益，這樣的「輸」，豈不是輸得很有價值？豈不是我與眾生最大的「贏」？奈何多少人為了私己之「贏」，不惜輸掉廣大眾生的利益！🌸



痛苦源於內心的惡

文／明如居士

在我剛皈依佛門不久，內心經常有不少莫名的痛苦，由於對心靈的規律還理解不深刻，因此常常對因果報應存在種種疑慮。我曾經向我的一位德行極其高尚的師父請教：「因果報應到底成立不成立？如果成立，為什麼像我這樣善良的人還經常會感到痛苦，而那些惡人卻活得很好？」

師父很慈悲地看著我說：「因果報應是釋迦牟尼佛親口宣說的真理，是千真萬確的，不會有絲毫差錯的！如果一個人的內心有痛苦，就說明這個人的內心一定有和這個痛苦相對應的惡存在。如果一個人的內心已經沒有任何惡，那麼這個人的心靈是根本不會感到痛苦的。所以，根據這個道理，既然你還經常感到痛苦，說明你內心還有惡存在，還不是純粹的善人。而那些你認為是『惡人』的人，未必就是真正的惡人。一個人能快樂地活著，至少說明這個人還不是純粹的惡人。」

我不服氣地說：「我怎麼會是一個惡人呢？我一向心地很善良的！」

師父說：「內心無惡則無苦，你既然內心有痛苦，說明你的內心就有惡存在。請你將你的痛苦略說一二，我來告訴你，你內心存在哪些惡。」

我說：「我的痛苦很多！我有時感到自己的工資收入很低，住房也不夠寬敞，經常有『生存危機感』，因此心裏常常感到不痛快，並希望儘快能夠改變這種現狀；社會上一些根本沒有什麼文化的人，居然也能腰纏萬貫，我感到不服氣；像我這樣一個有文化的知識份子，每月就這麼一點收入，實在是太不公平了；我的家人有時不聽我的勸告，我感到不舒服……」就這樣，我向師父述說了一大堆自己的痛苦。

師父點點頭，不停地微笑，而且笑臉更加慈祥，並和顏悅色地對我說：「你目前的收入足夠可以養活你自己和你的全家，你們全家也有房屋住，根本不會流落街頭，只是面積小了一點而已，你完全可以不必要為這些感到痛

苦的。可是，因為你內心對金錢和住房有貪求心，所以就有苦。這種貪求心就是惡心，如果你已經將內心的這種貪求惡心去除了，你就根本不會因為這些而痛苦。」

「社會上一些根本沒有文化的人發財了，你感到不服氣，這是嫉妒心，嫉妒心也是一種惡心；你認為自己有了文化，就應該有高的收入，這是傲慢心，傲慢心也是惡心；認為有文化就應當有高收入，這是愚癡心，因為有文化根本不是富裕的因；你的家人不聽你的勸告，你感到不舒服，這是沒有包容心。雖然是你的家人，他們卻有自己的思想和觀點，為什麼非要強求他們의思想和觀點和你自己一致呢？不包容就會心量狹隘，心量狹隘也是一種惡心！」

師父繼續微笑著說：「貪求心也好，嫉妒心也好，傲慢心也好，愚癡心也好，心量狹隘也好，這些都是惡心。因為你的內心存在著這些惡，所以你就有和這些惡相對應的痛苦存在。如果你能將內心的這些惡徹底去除，那麼你的那些痛苦也會煙消雲散。」

「要用快樂和滿足的心態看待你的收入和住房！你應當想想你根本不會餓死和凍死，而那些富人雖然也有錢，其實也只是沒有餓死和凍死。你應當看到，人是否快樂，不取決於外在的財富，而是取決於自己的生活態度。把握生命的分分秒秒，用樂觀、安詳和勤勉的生活態度代替原來的貪求心，你的心就會漸漸快樂起來。」

「社會上沒有文化的人發了財，你應當為他們高興才對，要希望他們能夠具有更多的財富、擁有更多的安樂才對。別人得到，要像自己得到一樣開心；別人失去，要像自己失去一樣難過。這樣的人才能稱得上是一個善人！而你現在的心是別人的財富和安樂超過自己就不高興，這是嫉妒心，嫉妒心是一種很惡的心，要堅決去除！要用隨喜心代替嫉妒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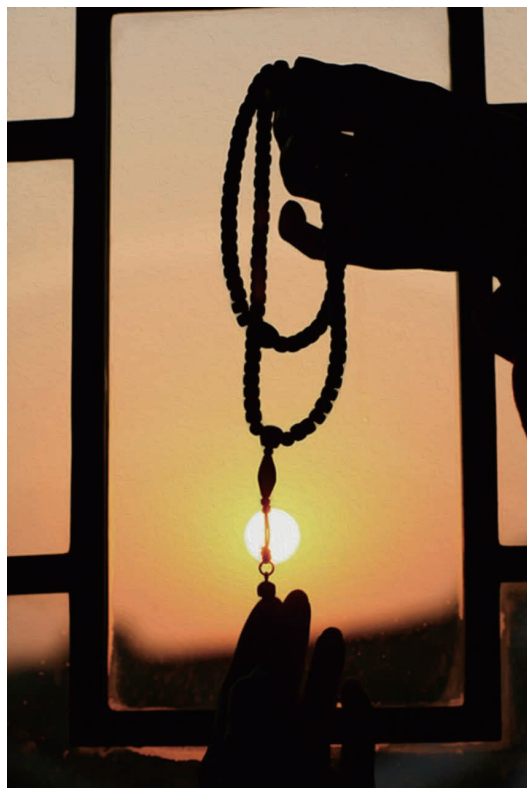
「認為自己在某個方面超過別人，就自以為了不起，這是傲慢心。常言說『傲慢高山，不生德水』，人一旦有了傲慢就會對自己的不足熟視無睹，因此根本不可能看到自己內心的種種惡，從而改過遷善。所以，傲慢者自

已堵塞了自己的進步之門。此外，傲慢者常常會有失落感，漸漸會有自卑感。一個人只有從自己內心深處培養起虛懷若谷的胸懷，心甘情願地永遠將自己放在謙卑的位置，內心才會感到充實和安樂。」

「前世布施才是今世富裕的真正原因，『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而凡夫不識因果，將『種瓜』認為是『得豆』的因，將『種豆』認作是『得瓜』的因，這是愚昧的表現。一個人只有勤學佛法的智慧，真正懂得萬事萬物的因因果果，才能內心明亮，知道如何取捨自己的思想、行為和語言，唯其如此，才能從光明走向光明，從安樂走向安樂。」

「虛空能夠包容一切，所以廣大無邊、虛融自在；大地能夠承載一切，所以生機勃勃、氣象萬千！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不要隨隨便便就對別人的行為、言語看不慣，即便是自己的親屬，也不要生起強求心，要隨緣自在！永遠用善良的心幫助別人，卻不要貪圖或強求什麼。如果一個人的心胸能夠像虛空一樣包容萬物，這個人怎麼會有痛苦呢？」

師父說完這些話，繼續用慈悲而柔和的眼光看著我。我久久無言，兩行熱淚從我的眼中流出。我原來一直以為自己是一個很善良的人，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一個惡人！因為我內心有種種惡，所以我才有種種苦。如果我的內心無惡，我怎麼會有苦呢？



不要透支了你的好

文／三七生

任何事物都是相對存在的，像好與壞，富與貧，有與無。這種相對性首先表現為一方面的增多，同步的是另一方面的減少，同時還表現為使用多少就減少多少。

這在錢的問題上表現得最為明顯。比如錢多為富，錢少為貧，富增長一點，貧就減少一點；同時錢減少一點，富也就隨著下降一點。簡單地理解也就是掙錢與花錢的關係，掙是在增加，花是在減少，花得愈少積累愈多，購買力也就愈強。正所謂有錢要花在刀刃上，積累起來可以解決大問題。

但同是用錢，投資和消費的目的和性質完全不同，投資是為了財富的增長，也即更大消費能力的增加，而消費則單純表現為財富的使用與減少。當然，財富的使用價值就是消費，離開了消費，財富也就失去了意義。但消費目標如果過於分散，也就很難積累起來買一個大件了。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人都覺得錢好，而且愈多愈好，其實要看怎麼用，用不好反而是害，而且錢愈多害愈大，就像贓款的數目一樣。其實，好就像錢一樣，也是有數的。好不像錢那樣有數可數，所以數量容易被忽略，總覺得只要你肯拿就有，實際上好和錢一樣，用光了還假裝取之不盡，再給的就只能是偽鈔了。

就像攢錢一樣，學好當然是不錯的。但如果像只會花錢不會賺錢、攢錢一樣，到處示好，那麼剩下的好只會愈來愈少，內在的精神很快就會淪為乞丐了。但這並不是說好一定會愈用愈少，就像投資一樣，目標正確，就會有收益，財富反而會增長，消費能力也會提高。好也和錢一樣，真正的好就像投資一樣，不但不會令好損傷，反而會讓好更加壯大。就像種田，種子不會白白浪費，等到成熟就會產生更大的收穫。

那麼什麼樣的好才會增大而非減小呢？首先是真實的，發自內心的，不是偽裝的。其次是有必要的，不是可有可無的，更不是不應該的。對於給與，孟子曾說：「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就是說，在不是十分必須的情況下隨意給與，反而會損傷自己給與的能力。因為這種可有可無的給與在受者並非十分必須，也就不會產生相應的回報。當然，如果為了回報而給與，已經染污了給與的本懷與善意。但毫無意義的濫施更會損傷給與的價值。

另外，從內外相對的角度觀察，學習並訓練不斷向外示好，反而會讓自己的內在剩下的好愈來愈少。在好的過分的外在表現下，內在留給人的卻是愈來愈不好的感受，就是因為好都拿到表面用了，裏面反而所剩無幾了。

任何事情能推己及人才是真的，不然喊的聲音再大都只能是空洞的口號而已。你給不出你沒有的東西，這是一定的。沒有而假裝有是會被識破的，騙不了人的，好尤其是這樣。即使表面上裝糊塗，內心深處還是知道好壞的，只是有時候為了迎合外在某種勢力，內心被壓抑得扭曲而失真了。外在的好有多大，內在的不好就有多大。

傳統文化儒釋道三教都是為了讓人學好，但學好首先要真實，有幾分就是幾分，這樣才能不斷增長。如果一開始就想表現為好的十足，沒有內在的真實與之相應，必然就像不能與金屬貨幣對等的不斷貶值的紙幣一樣，購買力不斷下降，造成情感上的通貨膨脹。需求無限，卻毫無購買力。令人望而生畏，不敢接近。

為學好而落入此種處境，不但自己遭殃，而且累及家人親戚朋友。同時又使所學的傳統文化背負惡名，無論從哪個方面的結果看，這樣的教與學，都不如沒有為好了。🌸

阿彌陀佛讓我 多活了十七年

文／王勤根

我家在
河北省邯鄲市
磁縣時村營鄉
西小屋，現在給
大家講一件發生在我
們村的事，證明念佛能癒
病、延壽，往生極樂國是真實不虛
的。

我們村的王保章，男，生於1946年6月20日，初中畢業後到一家化工廠打工。1987年夏天，突發胃病，疼痛不止，飲食不能，四處求治無效。1988年春，在河南省安陽市人民醫院檢查，醫生診斷為胃癌晚期，且全胃已經癌變，醫治無望，即使冒險手術，壽命也只能延至年底。

他家人最後決定：只要能延長他的壽命，哪怕是一天，也要冒險一試。

醫院按他家屬要求，為他做了胃三分之二切除術。出院時，醫生向隨行親屬交代說：「病人隨時有生命危險，回家後一邊精心照料，一邊為他準備後事吧。」

正當王
保章病癒無
望，在死亡邊
緣上掙扎時，本
村一名在縣工作的
佛門弟子王居士（女）聞

訊專程趕到他家，向他詳細介紹念佛法門，說如能至心念佛，不僅病癒有望，且能延年益壽，更重要的是臨終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免除六道輪迴。

王保章眼前一亮，心中立時充滿了無限希望，萌發了向佛求救、往生極樂的願心，懇求立即皈依，一心念佛。王居士為他請回了西方三聖像，在他家設了念佛堂。

從此，王保章便開始了他的念佛生活，而且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常不離口，早也念，晚也念，他不僅在家念，還常常拖著重病的身體，騎輛破舊的自行車到離村二十五公里外的一家念佛堂共修，不分冬夏，無論風雨，從不遲到缺席。

就這樣三年之間，他的病情竟

日復一日地好轉了，胃部的疼痛也全部消失了，家裡、地裡的活都能去幹了，他一邊幹活，一邊念南無阿彌陀佛。

因此，他們全家人都喜出望外，也開始跟著念佛了。

就在他手術三年後的一天，村裡有人也到了安陽市人民醫院治病，巧遇當年為王保章做手術的醫生。這位醫生聽說患者來自我們村，就向他詢問：「那年你們村得胃癌的王保章死了嗎？」

村人一聽此問，氣憤地說：「王保章跟你有啥仇？人家活得好好的，你咋咒人死呢？」

這位醫生一聽王保章還活著，大吃一驚，立即又問：「什麼？！他還活著？他在哪家醫院治好病的？」

村人答：「人家哪兒都沒去，就是靠念阿彌陀佛病好了，現在身體好得很！」

聽到此，這位醫生驚得連連搖頭說：「真是不可思議，沒想到世上連醫生都治不好的絕症，竟能靠念阿彌陀佛治好！」

王保章病好後，就開始給大家講他自己念佛受益的事，勸導大家念佛，這樣我們村念佛的人就愈來愈多了。於是王保章就把大家召集到他家

念佛，就這樣，我們村設立了第一個「家庭念佛堂」。大家都定時來念佛堂共修念佛，而且來參加念佛中，很多人都得到了念佛現世的利益，體會到念佛功德的不可思議。

2005年春，也就是王保章念佛的第十七年，他接連兩次在念佛法會上，深有感觸地說：「是阿彌陀佛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是阿彌陀佛讓我多活了十七年！」

而就在他說這話不久後的一天夜裡，他無疾而終，看來他在說那句話的時候早已經預知時至了。

王保章往生後，念佛堂的同修蓮友們跟其家人一起來為他助念。第二天，家人為他穿衣服的時候，發現身體很柔軟，四肢軟綿，面色紅潤，還略帶微笑，頭頂溫熱。在場的人都為念佛不可思議的瑞相所驚歎。

他的妻子說，她在夢裡見到王保章對她說，他已經在極樂世界了。

後來，王保章念佛癒病、延壽、往生的奇事傳遍了十里八鄉，下到七歲的小孩，上到八十多歲的老人，很多都來念佛堂念佛了。

十七歲的奶奶

文／音佛

2015年1月25日，一大早，天空下起了細密的小雨，彷彿是觀音菩薩為這乾冷的冬季灑下了甘霖。十點鐘，接到電話，說我大娘蘭桂琴於今晨往生了，我和妹妹佛行居士及吉林的佛妙師兄立即趕往大娘家助念。

大娘蘭桂琴先天聾啞，家庭婦女，一生與世無爭，沒有信仰。往生前口內生瘡，疼痛難忍，百藥無效。我和佛行知道後，便前往給她和家人講解西方極樂世界的殊勝、阿彌陀佛的慈悲偉大，請她放下對兒女、親人和這個殘障身體的牽掛，一心念佛，求生極樂。大娘雖然先天聾啞，但卻非常聰明，我手語開示後，她便心開意解，明明白白。她忍著疼痛，不斷對牆上掛著的阿彌陀佛接引像合掌念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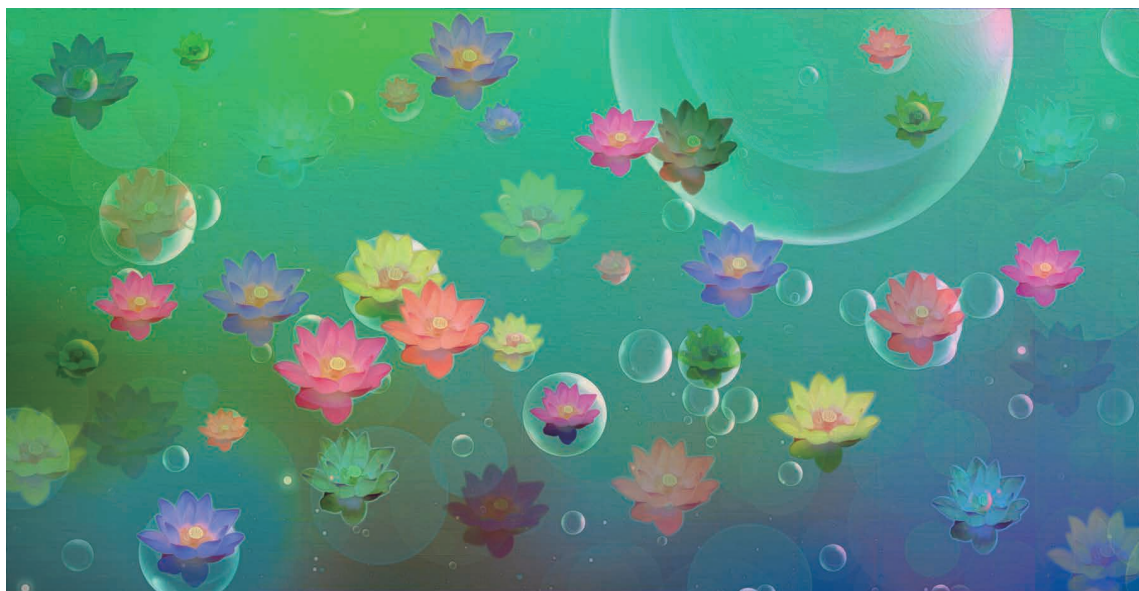
感恩阿彌陀佛的慈悲，大娘沒有受太長時間的痛苦，據家人說，她往生前把佛卡和佛珠恭恭敬敬擺放在被

子上，眼望佛卡，念佛不斷，安然逝去。

我們和村裏學佛的居士們，頂著世俗的偏見和少數家人的反對，按照弘願寺《臨終須知·助念開示》的儀軌，不斷為她開示和助念，念「南無阿彌陀佛」。九個小時過去後，她的肌膚依舊柔軟，手關節活動自如，臉上皺紋舒展，皮膚白嫩勝過生前，面容安詳彷彿睡著了一樣，耳垂比活人更有彈性，見到的人不得不信服念佛的不可思議。

我暗暗祈禱，如果大娘已經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就給我們託個夢或者示現一下，讓我們知道。晚上又輪班助念了一夜。二十幾個小時後仍然出現瑞相，肌膚柔軟有彈性。

當晚九點多鐘的時候，我大爹（一位憨厚樸實的七十多歲的老人）指著天上說：「快看，蓮花又來了！」剛開始別人沒有看到，他急



了，說：「那麼多的蓮花，五顏六色的，往這飄，你們看不見嗎？」

這時候，幾個孩子就叫起來：「真的是蓮花，紅的，黃的，綠的……」還有的家人，有的看到蓮花，有的看到旋轉的光，還拿手機拍下了一段，儘管是黑夜，手機照相畫素不高，但螢幕上旋轉的光清晰可見。

大爹比劃著說：「最大的一朵蓮花飄到了窗前，最小的也像盤子一樣大小，天上的蓮花上浩浩蕩蕩站了很多。」他把念佛機的聲音開到最大，說要招來更多的蓮花。

大爹還說，其實一個星期前他就看到蓮花了，從天上飄下來，他還以為是燈籠。大爹一生憨厚樸實，從沒有信仰，大娘生病期間才開始跟著念佛，也就念了半個月的時間。他說等他往生的時候，不用麻煩大家助念，他自己跳上蓮花就走了。如果不是親眼所見，他能這樣篤定嗎？

當晚，蘭桂琴六歲的小孫子夢見了她，他說，奶奶在客廳裏，站在雲彩上，在半空中對著他們笑，身上發出白色和金色的光。皮膚像擦了粉一樣白，非常漂亮。身上斜披著白色的衣服，穿著有很多褶的大裙子，頭上

戴著像花一樣的帽子，手裏拿著一根杖，杖頭像鳥籠子一樣，裏面還有一個東西在轉。

我們故意逗他：「小孩子不能說謊，奶奶都七十多了，哪能穿裙子？」他就急了：「真的是穿著裙子的，有很多褶的大裙子。」還比劃著衣服是從左肩斜披到右邊。

「那奶奶有多漂亮？你看我們中間誰比奶奶漂亮？」他認真地看了大家一圈，說：「都沒有奶奶漂亮，奶奶比姐姐還漂亮。」（他姐姐是個十四歲的漂亮小姑娘）還說奶奶很年輕。

「有多麼年輕？」

「十七歲！」他用小孩子所能知道的表達方式來形容奶奶的年輕。

「那你把奶奶畫下來好嗎？」

他趴在炕上，用稚嫩的小手認真地畫了出來：飄逸的大裙子，上面有很多線條、很多褶；像花一樣的帽子。我們一看，這不是毗盧遮那佛戴的毗盧帽嗎？唐僧帶的那種手杖，頂上的「鳥籠子」，哎，這多像唐僧手裏拿的禪杖啊！但是裏面旋轉的又是什麼呢？身上向外放射的線條代表光，還有雲彩一朵一朵……這已經超出了一個六歲孩子的所知了，他自小貪玩頑劣，家裏除了牆上掛著的阿彌

陀佛像，再沒有其餘的佛菩薩像，家人以前沒有信仰，也不可能給他灌輸佛菩薩的形象。年輕漂亮全身放光的奶奶，他真的夢到了。

第二天火化時，車上很多人都聞到了奇妙的檀香香味。

種種瑞相，讓助念的蓮友們歡欣鼓舞，也讓當初反對的人無話可說。後來所有的人都默默配合我們，可以看出，他們都被這不可思議的景象震撼了，菩提種子已經在他們心中種下，只待時機一到，便可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2015年1月29日 

就念那個,癌症都能好?

文／佛佑

我的老家在江西豐城袁渡太平村委會塗坊村。2010年春天，我回了趟老家，老家和我現在住的地方不太遠。上午十點到了，我一路上很高興，可是一進門看到家裡人滿臉的哀愁，並非像路上我期待的那樣。一瞭解原來是奶奶病了，並且是癌症晚期，醫生說：「只能活一個多月了，回去準備後事吧，老人（快九十歲了）該吃啥喝啥盡量滿足，因為時日不多了。」

我急忙跑著去看望奶奶，她正在院子裡曬著陽光，春天的陽光多麼溫暖舒服啊。遠遠地看著奶奶孤單落寞的背影，我慢慢地走上去，奶奶見到我特高興問：「孩子你回來了哈，可是我生病了，不知道啥病，這裡老疼老疼的。」奶奶拿著我的手去摸：「這裡有個硬塊，人家說長了石頭了！」我眼淚快掉下來，使勁忍著，知道是善良人沒告訴她真相，怕她難過恐懼。

我心裡盤算著怎麼辦啊，心想：這偌大一個村子只有我接觸到一些佛

法，聽法師講念佛可以往生極樂，若壽命沒盡還可以奇蹟般活下來呢？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沒辦法了，就告訴她念佛吧。打定主意就說：「奶奶啊，您痛就念佛吧，念阿彌陀佛，聽說這樣就不痛，或許還會好呢！」她點頭說：「以前有個雲遊和尚也要我念佛來著，我會念的。」

由於工作匆忙，不久我就回家了，回來後有一搭沒一搭的念佛迴向給奶奶，也不知道她老人家怎麼樣了。

再次回老家已經是暑假了，那時經常聽到奶奶痛苦恐怖的叫聲穿過黑夜，鄰居路過也都聽到，就加快腳步匆匆離開了。家人說我不在時，奶奶也是這樣天天痛苦的叫喊著，白天叫醫生打止痛針，那也只是暫時緩解一下疼痛而已，解決不了問題，一會兒又是劇烈的疼痛。

瞭解奶奶的病情後，第二天，我就去跟奶奶說：「奶奶您沒念佛吧，我們人死了就像換件衣服一樣又會去找個身體，您念佛好處大著呢。」



若還有壽命，您的病就會好；若壽命到了，彌陀就會接您去極樂，去了以後就不會再受苦了。所以不管怎麼樣，您都必須念佛，好嗎？」老人含著眼淚說：「孩子，我一人在這裡等死啊，只有你會來看我，這次我一定念！」

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過去了，我有時送些好吃的給她。慢慢地奶奶說不要再打止痛針了，說念佛就不痛了，也會起來拄著拐棍到處走走看看。又過了三個月，奶奶可以洗衣做飯了，直到現在奶奶還健康的活著。

鄰居們看到奶奶從鬼門關活過來了，都說是奇蹟。

有人問奶奶：「你的病怎麼好的啊？」

奶奶總說：「就是念佛好的。」

「就念那個，癌症都能好？！」

接著就哈哈哄笑起來，在旁邊聽的人大概也有相信的，只是默不作聲。他們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罷，只有我和奶奶心裡明白：這就是偉大的阿彌陀佛慈悲真實的救度，創造了生命的奇蹟。

從此以後，我對彌陀的救度更加深信不疑了，這就是最好的現身說法，無論身處如何的環境，再也不能夠動搖我念佛的心了。奶奶現在也是朝也彌陀，暮也彌陀，安然地活著。

就像法然上人所言：「汝所信本願亦然。阿彌陀佛之本願名號者，即使樵夫獵戶之愚癡卑賤、一文不知之類，信稱念必生，而真實欣樂常念佛者，以此為最上根。」

2015年3月9日 

捕殺魚禽現怪病 念佛半載除頑疾

文／彭秀君

我父親生於1940年，在五〇至七〇年代，因家境貧窮，缺吃少穿，父親靠挖藕、捕魚、捕蝦、捕野鴨，勉強維持一家八口人的生計，但也因此傷害了無數魚類、禽類眾生的性命。八〇年代初，父親身患牛皮癬，多方求醫未癒，雖不至於有生命危險，但三十年來可謂苦不堪言。

2011年下半年，父親全身皮膚發生病變，牛皮癬大爆發，從頭到腳掌，包括眼圈、耳朵、鼻孔等處，全身找不到一塊光滑的皮膚，整個人就像隻大猩猩，根本不成人樣。因為癢得鑽心，父親只能拚命撓，整夜都無法入睡。背上抓不著，就讓我媽拿洗鞋子的硬刷子不停地刷，刷下的皮屑，有的像魚鱗片，有的像膩子粉。然後再用凡士林像刮膩子一樣，全身抹一遍，才能勉強小睡一會兒。熬到

天亮後，收拾床單上的皮屑，就有一大碗。每天這樣也不是辦法，父親曾想過服毒自殺。

我二弟信佛，就給父親講因果，告訴他現在的病苦都是過去世和現世殺生害命的果報，並勸他念佛。但父親完全不能接受，我們只好把他送到醫院，經專家診斷，選擇藥劑靜脈注射治療。第一個療程還沒結束，父親全身就出現浮腫，非常難受，生不如死。他悄悄地拔了針，逃回了家。

我打電話給他，告訴他只有最後一條路可走：持戒念佛，懺悔業障，戒殺放生，誦經拜佛，真心切願地把自己交給佛。仰仗阿彌陀佛慈悲願力的攝受，一定會出現奇蹟的。

苦海作舟航，父親苦得已經無路可走了，終於信了我的話，很虔誠地念佛、誦經、拜佛。剛開始，每拜



一次的時候，都是咬著牙忍著巨痛拜的，因為膝關節處，也是脫了無數層皮，拜的過程會流血。雖然這樣，父親卻感覺愈拜愈輕鬆，身體局部的皮膚漸漸光滑了，身上也不癢了，皮屑也愈掉愈少了，晚上也能睡個好覺了。他很高興，拜佛的次數也不斷地增加，每天堅持誦《阿彌陀經》，拜佛、念佛。

半年後，父親的牛皮癬從頭到腳消失得無影無蹤，全身皮膚光滑、紅潤、嫩白，舊貌換新顏，七十歲的皮膚像六十歲的一樣。

感恩阿彌陀佛！

2015年4月 

冥界眾生往生記

口述／釋淨歸 記錄／佛光

李菊先，女，湖北仙桃市人，為人溫柔善良，樂善好施，篤信佛法，是一位虔誠的三寶弟子。在她身上發生了許多神奇怪異的事情。讀者看後，可能會覺得像神話傳說中的故事，但這的確確是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事情。

身患怪病 供奉「仙堂」

李居士大約十三歲左右，就感覺身體有很多病。一是長期感到飢餓，她雖然每頓飯吃得很多，但是剛一吃完馬上就餓得發慌。而且吃飯的時候，總感覺到喉嚨如被烈火灼燒一般難受。二是情緒不穩，長期失眠。

長大結婚後，由於受這些情況的影響，導致家庭破裂。她去了多家醫院檢查，結果都顯示她身體是健康的。

為此，她到處跑廟、求神拜佛、出錢布施作功德。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但是對她的身體毫無幫助。無奈，她在家中安了一個「仙堂」，早晚燒香供奉以求身體健康。奇怪的

是，身體不但沒有好轉，反而還時常感到異常寒冷。

水鬼聽法 也求往生

2007年，李居士在彌陀寺，聽到我講彌陀救度的法門，她感到很歡喜，馬上要求皈依，並請了一些書籍和光盤回家學習。

2007年冬月初九，李居士又來找我要求皈依。我說：「前幾天不是給你皈依了嗎？」突然，一個陰沉的聲音說：「師父，是我要皈依，我也要往生。」

我說：「你不是皈依了嗎？」只見李居士跛著腿說：「我不是李菊先，是我，是我啊。」

我見情況異樣，就問道：「你，你是誰啊？」只聽她說：「我是一個水鬼，原來我是一位富人家的千金小姐，因為沒有結婚就與男子有染。家人知道後，十分震怒，把我嫁給了家裡的僕人為妻。自從我嫁給他之後，天天遭受他的毒打，過著非人的生活。有一天晚上，他拿起大木棒將我

一頓痛打，把我的腿打斷了，痛的我死去活來，後來還把我丟在水中淹死了。這些年來我過得好苦啊！飢寒交迫，經常受其他亡魂的欺凌。幸虧李菊先把我迎回家供奉才有所好轉！求師父給我授皈依吧，我要往生！」

我好奇地問：「你怎麼知道要皈依，要往生呢？」她說：「李菊先在家中看淨宗法師演講的《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裡面講鬼也可以皈依，念佛也能往生，所以我要皈依，我也要往生。」

我說：「好，我給你授皈依，但你必須離開李菊先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去。」水鬼當即答應好，授完皈依後，只見李居士長舒一口氣，人看起來比之前精神好多了。她自己 also 感到奇怪：怎麼一下子舒服了許多（當時她本人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鬼道太苦 同願往生

還沒過幾天，李居士又來到彌陀寺，說：「有事情要請教師父。」她跟我說：「師父，自從上次聽您開示後，我身上寒冷的症狀好了。但是我心裡又開始煩躁、驚恐和不安。」

我問：「你有沒有念佛？」

她說：「念了啊，念佛時還好，一休息就不行。為此，我還花了一千

多元錢請幾位出家師父放了一場焰口，當時還好，沒過幾天，我身心就又不安寧了。在其他道場裡住宿也不平靜，好像有被人趕的感覺。」

我正在跟她講開示，突然，她聲音粗獷，表情挺橫地說：「師父，我們也要皈依，也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由於有了上次的經驗，我知道李居士又被附體了，就問：「你們又是誰？李居士給你們放了焰口，你們怎麼還捉弄她呢？」

李居士突然發出男子聲音說：「我們是李居士住房附近的鬼神。因為村裡只有李居士一人信佛，所以我們只好求她幫我們脫離苦海，我們鬼道眾生活的好苦啊！放焰口有什麼用？頂多讓我們飽餐一頓而已，又不能讓我們永遠脫離痛苦。只有李居士念佛時，發出的佛光讓我們感到舒適、安樂，所以我們總要她念佛，不讓她休息。還有上次，您給那個女水鬼授皈依時，我們都在場看到了，當時就想皈依又不敢說。今天，我們是被這些鬼神們推選出來的三個代表（兩女一男），我們是來要求皈依的。」

我說：「那個女水鬼還在你們那裡嗎？你們皈依後回去勸更多的

鬼神們要回頭，念佛求生極樂，好不好？」

李說：「那個女水鬼我們已經看到她乘著蓮花往生到西方去了，我們再也不回鬼道裡去了。那裡受苦受罪，強者凌弱、每時每刻都是打打殺殺的，好苦喲！師父，您就給我們皈依吧，我們要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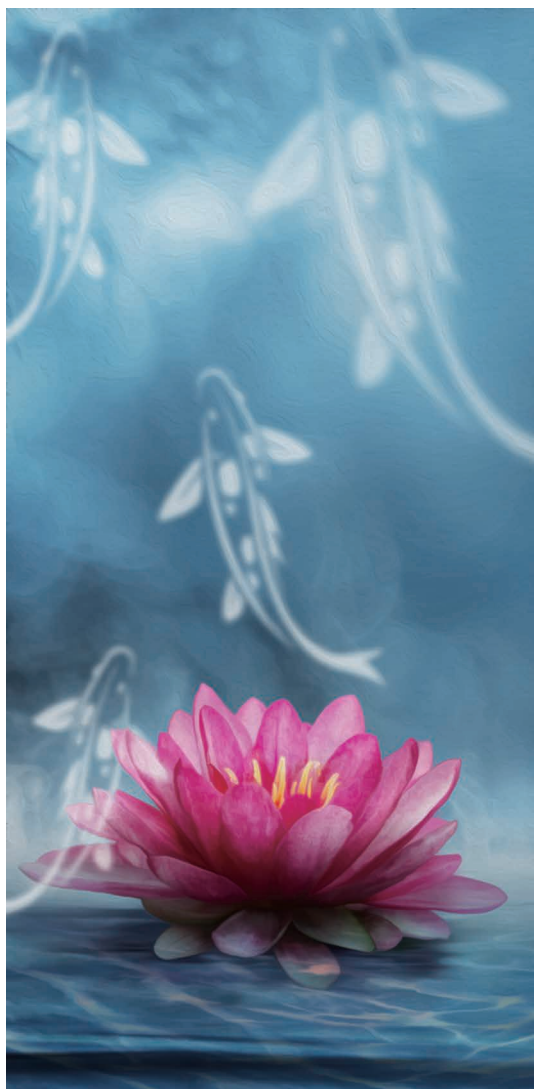
我就說：「好！那你去把你的同伴們都喊過來吧！問問他們是不是都願意皈依，如果願意，我給你們一起授皈依，共同念佛往生。」說完，李居士立刻醒了過來。幾分鐘後，她又變回男聲說道：「我們都來了，請師父給我們皈依吧！」

我馬上為他們舉行皈依儀式，接著就為他們念佛，大約十多分鐘後，只見李居士伸長雙臂向天舉起，像放和平鴿的動作，緊接著「啊」的一聲呼氣，如釋重負，很快她就變得紅光滿面了！

自從上次送走了女水鬼與一大批鬼神後，她的其他症狀都好了許多。唯有飢餓與失眠症狀仍然困擾著她，使他日夜難安。

尋妻千年 一念往生

2009年10月的一天，李居士來到彌陀寺共修。在晚課結束後，她跟我





談到自己對於往生還有些疑慮。我就問她：「你願不願意往生？有沒有專稱佛名？是否信受彌陀的救度？」

她急切地說：「我當然願意念佛往生啦！」

我肯定地說：「念佛定往生，依佛本願故。只要你信佛念佛，至死不改變，佛一定接引你。」

她高興地說：「好，我往生決定了。希望我早點往生極樂！」

「不行！不行！她往生了，我怎麼辦？」一個渾厚、低沉的男聲開始說話。同時，只見李居士的身姿豪邁猶如男子。我知道她又被附體了，就詢問他：「你是誰？」

他立即答道：「我是唐朝時一位將軍叫江主帥，是李菊先唐朝時的丈夫。李菊先在唐朝時人也漂亮、善良，而且經常到寺廟去布施、參加法會等佛事活動。由於我時常行軍打仗不在家，即使在家，也很難吃到她做的熱菜熱飯。時間久了，我就開始生氣並懷疑她在外面的行為。並且詛咒：我要纏死她，不讓她好過。我死後墮入惡道，找了她一千多年都沒找到她。終於，今生在她十三歲的時候，她在池塘邊挑水，讓我發現了她，馬上附在了她的身上。她的飢餓感和長年不能安然入睡都是我弄的。」

她結婚時，我看得不得她和別的男人好，所以我就從中作梗，讓他們不得安寧，拆散了他們。」

我就對他說：「你應該看到之前那些鬼道眾生往生了吧！你為什麼不念佛求往生呢？」

他接著說：「我都看到了，有時我跟李菊先來寺裡，看到你們念一聲佛，都有佛現在眼前。我覺得我罪惡深重，因生前殺人太多，死後墮入惡道。李菊先人又好，又能幹，但是我還障礙她、破壞她，我怕佛嫌棄我，不接受我啊！」

我安慰他說：「你這不是知錯了嗎？何況阿彌陀佛悲願無限，阿彌陀佛發願要救度十方眾生，這中間就包括你們三途眾生啊，只要你放下對她的仇恨，跟我們一起念佛求往生，佛一定來迎接你，怎麼樣？」

他連忙說：「好！但我肚子很飢餓，能不能讓我吃飽再去？」

我給他解釋說：「你到了極樂世界後，思衣得衣，思食得食，金盃銀盞、玉筷佳餚，有108道你最愛吃的菜任你食用，好不好？」

他說：「好！」我又對他說：「你到了極樂世界以後，記得回來給我們報個信，好嗎？」他滿口答應了。

我們三個人就為他念佛，大約一刻鐘後，只見李居士大吐一口氣，伸了一個大懶腰後恢復了正常狀態。

又到了晚上八點左右，只見李居士飛奔著跑到我的寮房，見到我便禮敬跪拜，還說：「師父，感謝你幫我念佛，讓我仗佛力得救往生了極樂。感謝你把我送到那麼好的地方，我在極樂世界真的吃了108道菜，還都是我喜歡吃的。極樂世界的地真的金燦燦，黃金鋪的。謝謝！謝謝！感恩師父！」

我連忙對他說：「去拜佛，感恩他老人家吧！都是阿彌陀佛他老人家大慈大悲地弘誓救度。」

看到她真像小孩般的喜悅、高興，那種被彌陀救度後的感覺，我也受到感染，為她高興。此後，李居士就像換了個人，吃得飽，睡得香，容光煥發。

真是為她感到慶幸，更為那麼多鬼道眾生感到慶幸！在大悲慈父的救度下，他們去到了永無諸苦，美妙安樂的極樂淨土。

2014年9月 

彌陀胸前「卍」字符 割掉我兒血管瘤

文／競爭

我是新疆烏魯木齊人，接觸佛法已有二十多年了，嘗試過一些不同的法門，最終因為念佛，兒子腦後的血管瘤一夜間痊癒，我回歸到了最殊勝的念佛法門。

2014年7月，我的兒子十三歲。一天早上，我發現兒子的腦後靠近脖根右側的位置，突然長出了一個成人大拇指甲蓋大小的疙瘩，摸起來硬硬的。他低頭的時候，可以看見很明顯的突起，兒子也說有頭疼和頭暈的症狀。於是我請了資深懂醫的朋友來查看，因為此疙瘩底部和血管明顯感覺有連接，所以朋友特別強調，建議我趕緊帶孩子去醫院做全面檢查，越快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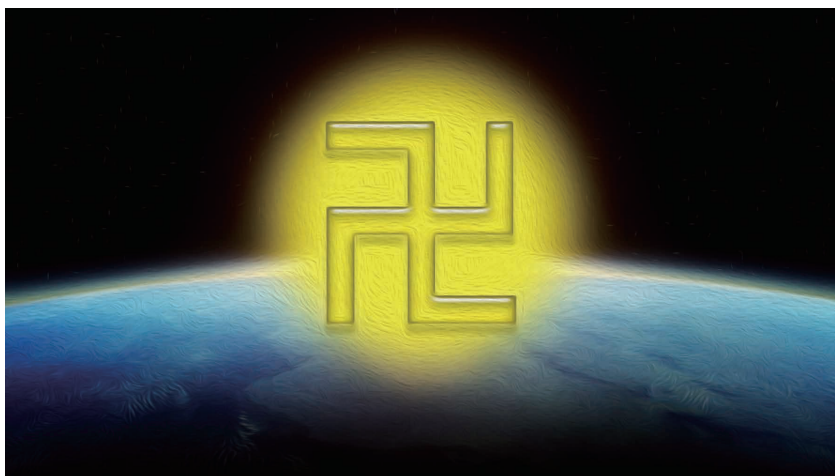
我聽後更是萬分著急，因為老公在外地出差，故想等他回來後，再帶孩子去醫院。但第二、第三天，就明顯感覺這個疙瘩不斷增大，這種突發的狀況，心中有不祥的預感，頓時讓

我寢食難安。我無助焦躁地看著孩子腦後的疙瘩一天天變大，心中痛苦地默默念著佛，不停地祈禱佛能將孩子的病治好，我堅信佛的慈悲，於是每天晚上讓兒子躺在床上，跟著我一起虔誠地念佛。

這樣堅持了三天，果然那個疙瘩一天比一天縮小，我心中頓時信心大增，明白阿彌陀佛就在身邊幫助我。可是到了第七天，疙瘩就不再變小了，我又不由自主地疑慮焦躁起來，但更加專心地默默念著南無阿彌陀佛……

念到第九天晚上，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那天晚上，兒子躺在床上，我依舊看著孩子默默念著佛，念著念著，突然眼前一亮，我和兒子突然被佛光包圍，那是一種明亮但不耀眼的金色光芒，越來越亮，阿彌陀佛胸前無數的「卍」字符號在空中閃現，不計其



數，有那麼一個感覺極亮的「卍」字符號，突然進入到兒子的病灶處，割去了那個疙瘩，然後整個皮膚又合好了。一會兒工夫，所有光芒散去。

我當時心裏一怔，一定是兒子的病好了，我趕緊去摸兒子後腦的疙瘩，竟然奇蹟般消失得無影無蹤！那一刻，我心跳加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手，害怕這一切只是幻覺，又或許自己摸錯了位置。於是，我一遍又一遍、不停反復地摸，還是沒摸到，我開心極了，感恩阿彌陀佛的慈悲，解我憂患。真是好感動！讓我感受到佛力的不可思議，心情難以形容。

第二天，我又叫朋友來確認，疙瘩當真是消失得無影無蹤。兒子頭也不疼不暈了，那一刻，我如釋重負，開心、激動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下來。這一切，千真萬確是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念佛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議！

在此，我將自己親身經歷書寫成文，旨在親朋好友能相信佛法無邊，更希望所有眾生堅信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無所不能，一心念佛吧！

2014年9月15日 

親愛的，你將永遠被珍愛！

【編者按】

慧淨法師編選的《救恩》法語中，有這樣的幾句話：親愛的，你將永遠被珍愛。你不必有任何恐懼。你不會做錯任何事。（亞歷山大《瀕死體驗》）

相信這幾句話讓每一個念佛人聞之動容，這些話更像是阿彌陀佛偈身對我們的耳語，這是悲心徹髓的彌陀對罪惡輪轉的我的永恆承諾，這個承諾也讓我們得到前所未有的「釋放感」，得大安心，得大自在，汲取營養，汲取力量！

我們按圖索驥，通過網上搜索，找到了這幾句話的原始出處，並連同原文分享給大家，本文對於業果輪迴、靈魂非滅等客觀現象有著貼實之描述，對於遠遠超越普通經驗世界的愛與智慧之存在，更有著讓人無可置喙的真切描述。

2012年10月，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知名神經外科醫生埃本·亞歷山大發表了文章《天堂的證據》，被用作封面文章刊登在最新一期美國《新聞週刊》雜誌中。亞歷山大醫生在文中詳細精確地描述了自己的瀕死體驗，並表示天堂真的存在。

死亡並非終點

埃本·亞歷山大以前並不相信瀕死體驗，他接受過科學教育，追隨父親的道路成了一名神經外科醫生，還

在哈佛醫學院等高校授課。過去亞歷山大認為，一些人描述的瀕死體驗是可以用科學來解釋的，但後來的一次親身經歷徹底改變了他的想法。

2008年秋天，亞歷山大博士患了一種罕見的細菌性腦膜炎，細菌侵蝕了他的腦脊髓液，他的大腦皮質神經元完全陷入「癱瘓」狀態，令他昏迷了七天。在這七天中，亞歷山大的身體毫無知覺，大腦的高級功能完全停止了運作。然而令他驚詫的是，這七天裏雖然他的身體處於昏迷中，但他

的思維和自我意識仍是活躍的。「這個事實無法用科學解釋，我的身體昏迷，但我的思想——我的意識，內在的自我——是活著的，是好的。雖然我大腦皮層的神經細胞由於攻擊它們的細菌完全僵化，但我的意識擺脫了大腦，到了另一個更大的宇宙維度：我從未想過會存在的一個維度，它是那個昏迷之前的老我樂意解釋為不可能的。」他在《新聞週刊》的故事中說。

據亞歷山大描述，他的自我意識前往了另一個世界，在這個全新的世界中，人脫離了大腦和身體的限制，死亡並非終點，而是一次長期、積極的旅行中的一個篇章。

亞歷山大並非第一個經歷過瀕死體驗的人，但據他所知，他是第一個在大腦皮質完全「癱瘓」、身體時刻處於醫學觀察的情況下遊歷「天堂」的人。現有的醫學知識還無法解釋這一現象。醒來之後，亞歷山大將自己的經歷寫成了一本書——《天堂的證據》，2012年10月23日，由Simon & Schuster公司出版發行，迅速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以前，如果有人（即使是一名醫生）告訴我像這樣一個故事，我會相當確定，他們被某種幻覺迷住

了。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遠遠不是幻覺，是和我生命中任何事件一樣真實或者說更真實的。那包括我結婚那天，和我兩個兒子的出生。」

「天堂」之旅

據亞歷山大描述，他的「天堂之旅」從一個充滿了雲朵的地方開始，他看到深藍色的天空上漂浮著大朵蓬鬆的白色和粉色雲彩。在雲朵之上，透明、發光生物成群結隊地飛過天空，像飛機一樣留下長長的飄帶一般的痕跡。亞歷山大說不清這些生物到底是鳥兒還是天使，但他認為用語言完全無法描述，它們不同於地球上的任何生物，它們是更高級的生命形式。

後來，亞歷山大聽到了從天上傳來的巨大聲響，好似一曲聖歌，他懷疑這聲音來自天上飛行的神秘生物，他從中體會到了一種歡樂的情緒。亞歷山大看到了天空中的神秘生物，聽到了它們的歌聲，但他感覺如果你不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的話，就不會感受到這些。

在大部分旅行中，亞歷山大並非獨自一人，有一名女子陪伴著他。這位女子非常年輕，亞歷山大還能清楚地記得她的樣子。她有著高顴骨和深

藍色眼睛，一頭金棕色的頭髮襯托著她美麗的臉蛋。

第一次看到她的時候，亞歷山大和她正處於一個有著複雜圖案的平面之上，後來亞歷山大認出這是蝴蝶的翅膀。事實上，他們當時被無數翩翩飛舞的蝴蝶包圍，這些蝴蝶組成了一條色彩繽紛、充滿生命的河流，流淌在空氣之中。

女子的著裝就好像農民一般簡單，但服裝的顏色——粉藍、靛青和橙粉——跟這個世界裏的其他事物一樣，都具有令人折服的鮮活感。

女子注視著亞歷山大，她的表情讓人感覺能夠點亮人生，不管此前你覺得遇到了多少艱難險阻。這表情裏沒有愛慕，也不是友誼，這是超越地球上所有情感的一種表情，讓人感覺其中承載著所有類型的愛，卻又超越所有類型的愛。

沒有使用任何語言，女子就能向亞歷山大傳遞訊息，這些訊息就像風一樣穿透亞歷山大的身體，他立刻就能知道她想表達什麼。女子向亞歷山大說了三句話（如果翻譯成地球上的語言）：**「親愛的，你將永遠被珍愛。」****「你不必有任何恐懼。」****「你不會做錯任何事。」**這些訊息令亞歷山大體會到了極大的釋放感。

「我們將向你展示這裏的很多東西，」女子繼續告訴亞歷山大，「但最終你還是要回去的。」對此亞歷山大感覺迷惑，他不知道自己要「回去」的地方是哪兒。然後，一陣溫暖的風吹過，改變了亞歷山大周圍的一切，他所處的世界開始劇烈地顫動。亞歷山大開始在心中對風提出疑問，或者說，他在向控制風的神奇生物提問：這是什麼地方？我是誰？為什麼我在這兒？

每次亞歷山大在心中提出這些問題，就能立即得到答案。答案就像一個由光線、色彩、愛和美組成的衝擊波，貫穿了亞歷山大的身體。更重要的是，這種衝擊波並不是在簡單地淹沒亞歷山大的提問，而是通過一種超越語言的方式回答了疑問。思維直接進入了亞歷山大的大腦，但這些思維跟地球上的不一樣，它們是具體而非抽象的，而且在它們進入大腦之時，亞歷山大就如醍醐灌頂般理解了這個全新世界中的一些概念。

「上帝」的住所

亞歷山大繼續前行，進入了一片巨大的虛空，那裏完全處於黑暗之中，面積無限廣闊，令人感到極度舒適。雖然一片漆黑，但亞歷山大感

覺到了光的存在，光線似乎源於一個明亮的球體，他感覺到球體就在他附近。這個球體擔任著「翻譯」的角色，令亞歷山大得以跟自己周圍這個巨大的世界交流。

亞歷山大感覺自己就好像新生兒一般，「出生」到了一個更廣闊的新世界裏，宇宙就像是一個巨大的子宮，而這個跟他存在聯繫的球體正引導著他。十七世紀詩人亨利·沃恩曾寫道：「有人說，上帝居住的地方是深沉卻耀眼的黑暗。」亞歷山大後來發覺，這個神奇的地方就好像沃恩的詩句中描寫的一樣，正是上帝居住的地方。

天堂真的存在嗎？

亞歷山大表示，他知道自己經歷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如果以前有人告訴他這些，他肯定覺得是異想天開。但這一切發生在了他的身上，他感覺這種經歷比他的真實生活還要真實。

他是一名經驗豐富的知名神經外科醫生，曾在美國最著名的高校授課多年，他知道很多同行就像他過去一樣，都認為大腦產生意識，宇宙是沒有任何情感的。但經歷過瀕死體驗之後，亞歷山大對這些理論產生了懷

疑。他計畫用自己的餘生來研究意識的本質，他希望讓更多的人知道人類的自我不僅僅是人腦就能涵蓋的。

他說：「唯物主義把身體和大腦作為人類意識的生產者，而不是載體，這種看法註定會失敗。取代它的一種對身體和大腦的新觀念會興起，實際上已經興起了。這種觀點是科學的，也同樣是屬靈的，它將重視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一直最重視的東西：真理。」

「現代物理學告訴我們，宇宙是一個統一體，是不可分割的……在我的經歷之前，這些想法是抽象的，現在感覺到它們是真實的。宇宙不僅是統一體，我現在知道，它的本質是愛。」

（摘自網路）

改變生命的「溫柔的穀倉」

每年的感恩節和耶誕節，美國人吃掉了七千萬隻火雞，但在南加州的一個叫作「溫柔的穀倉」，那兒的火雞不但沒有殺身之禍，還被奉若上賓，為什麼呢？

在洛杉磯北面半小時多車程的山區，山脈高速路旁有個叫作「溫柔的穀倉」的牧場。溫柔的穀倉是一個受虐待的動物可以找到愛的家。穀倉主人艾麗與密斯從1999年開始創辦了這個地方。和許多人一樣，艾麗很愛動物。現在她已然把愛變成行動去拯救受虐待的動物們，同時也幫助了許多年輕人。

改變所有生命的家

溫柔的穀倉坐落在加利福尼亞聖塔克拉利塔上，是個擁有超過兩公頃的土地的牧場。這裏生活著密斯從六十所農場裏解救出來的動物，包括馬、牛、豬、羊、雞和火雞。其中有些動物是被作為食物高價售出的，有些則是在寵物店或動物園裏沒有得到所需要得到的護理的動物。牠們全都是經受過各種形式虐待之後被解救出來的。

艾麗的丈夫傑·威納，和其他人一起在穀倉給動物們提供醫療護理。總共有二十到三十個人至今為止無償工作。這些動物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學會了與人相愛並與照顧牠們的護工們建立了和諧親密的關係。

參觀者們來到這裏可以接觸甚至是擁抱他們通常不會有機會看到的動物們。每星期大約都有三百多遊客來到這裏。而絕大多數都是年齡在四至十八歲的兒童與年輕人。有些是從城內學校來的，有些是有特殊需要的兒童。還有一些孩子也曾遭受過虐待或來自問題家庭。



艾麗說道，這裏的動物們是可以向年輕人展示「虐待可以被遏制」的例子。她說，年輕人可以從自己接近動物的時候看到他們自己不同的一面。自開辦穀倉以來，溫柔的穀倉有超過十萬的遊客來訪過。艾麗·萊克斯與傑·華納夢想有一天將溫柔的穀倉開到全世界各個角落。

沒有珍禽異獸的避難所

艾麗·萊克斯說：「這兒比別的收容所乾淨得多，你可以感覺到這裏的動物也快樂得多。牠們非常溫和友善，這真是個美好的地方。」溫柔的穀倉飼養的大多是普通的家禽家畜，卻能吸引眾多遊客。凱西說：「我上網讀到這些動物的故事，把眼睛都哭紅了，因為我喜愛動物。我希望更多人知道，傷害動物跟傷害人一樣。」原來，這些動物來牧場前都有一段故事。

受虐家禽家畜的重生地

負責營救動物的韋納說：「我們所有的動物都是搶救來的，總共有



艾麗和交利（Jelly）

一七〇隻，牠們被虐待，被忽視，或即將被屠殺，特別是火雞。」

許多動物是從非法屠宰業者、也就是所謂的後院屠夫的刀下搶救來的。韋納說：「動物遭到折磨和漠視，對人類失去信任。牠們復原的速度不一，短則幾個月，長的要多年。像大洋駝，牠們本來並不馴服，最



艾麗和溫柔穀倉的住客沙夏（Sasha）

後也變得溫和，因為牠們知道這兒安全。」

穀倉有九隻火雞，牠們的臉孔實在談不上可愛，但在穀倉創辦人艾麗·萊克斯的眼裡，卻可以賽西施。

七歲女孩的美夢成真

艾麗說：「我七歲就夢想擁有一個「溫柔的穀倉」動物收容所，每當我發現迷失的動物，都帶回家，但我父母不喜歡，他們說，等你長大以後，要多少動物都行。你看，現在我擁有一百七十隻動物了。」

艾麗在1999年創辦了溫柔的穀倉。她是擁有心理學和特殊教育學位的動物專家。艾麗說：「我從小熱愛動物，把動物當作我的老師、醫生和

朋友，但我發現別人不這麼想，他們把動物當作自己的佔有物，可以拋棄、穿戴和食用，而不是把動物當作在地球上共存的同類。」

動物故事開啟心靈門窗

通過這些人類的同類，萊克斯開始幫助生長環境不順利的孩童。其中之一是洛杉磯警察局的社區服務專案，為治安不良地區的孩子提供郊遊活動，兩年來，已經有六十多個孩子參加。

卡斯楚是洛杉磯警察局的帶隊警官，他說：「到這裏來，可以讓孩子擺脫城市生活的壓力、犯罪和其他問題，通過和動物的接觸，他們可以打開內心，表達自己。」



這些孩子通常比較抑鬱。艾麗說：「我不用討論孩子的感覺和問題，但我可以談動物的故事，因為我知道這些孩子和動物有相同的遭遇，讓孩子產生安全感，可以打開心門，主動說自己的故事，他們的心靈創痛從此開始得到治療。」

艾麗表示，這是個奇妙的迴圈。她說：「我們為動物療傷，動物幫助孩子療傷，孩子長大後成為更仁慈的生物。」

溫柔的穀倉創造無限希望

在郊遊結束前，這三個孩子在許願井前許下未來的心願。六年級的麗茲貝絲希望成為醫生、建築師或者時裝設計師，她說：「醫生可以幫

助許多人，救他們的命。建築師可以策劃設計。時裝設計師是好玩的工作。」四年級的璜說：「我長大要做個獸醫，因為我可以到這裏來照料動物。」米潤說：「我要做一個流行歌星，因為我可以賺很多錢，捐給窮人，還可以幫助溫柔的穀倉。」

艾麗說，溫柔的穀倉改變了孩子的眼界，「這裏讓他們知道，他們不必一輩子困守在城市裏，外面的天地廣大，他們可以成就自己的夢想。」

艾麗和抱著火雞的孩子說：「祝火雞聖誕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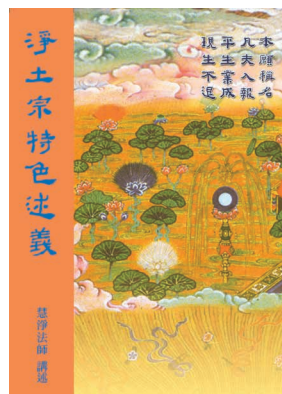
（轉載自《拯救地球》）

● 淨土宗特色述義

作者：慧淨法師

淨土宗特色：本願稱名，凡夫入報，平生業成，現在不退。

修持淨土法門，卻不瞭解淨土宗之特色，將如盲人摸象，也如茫茫大海缺少南針，要達到決定往生是困難的。慧淨法師提煉此四句十六字，並加以闡釋，以期淨宗行人，掌握淨宗之要，平生決定往生，做一個安心歡喜的念佛人。期有緣閱讀者，自信教人，真報佛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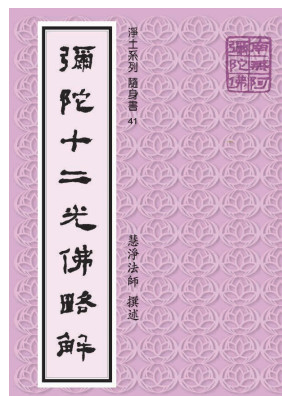
● 彌陀十二光佛略解（隨身書）

作者：淨慧法師

釋尊在《阿彌陀經》解釋阿彌陀佛的光明說：「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故號為阿彌陀。」在《無量壽經》釋尊把阿彌陀佛的光明功德濃縮為十二種來讚歎，此十二光普照十方微塵世界，攝受念佛眾生。

這十二種光的名稱是：無量光、無邊光、無礙光、無對光、炎王光、清淨光、歡喜光、智慧光、不斷光、難思光、無稱光、超日月光。

本書除逐一略解十二光佛之意義外，每一光佛之後並附上曇鸞大師《讚阿彌陀佛偈》的相關讚偈，書中列出七個表格作為參考。欲了解彌陀十二光之意，此隨身書值得閱讀。



《淨土宗雙月刊》流通點

臺灣地區：

中華淨土宗協會・總會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22弄 41號

電話：02-27580689・87881955

傳真：02-87807050

網址：<http://www.plb.tw>

信箱：amt@plb.tw

中華淨土宗協會・台北弘願念佛會

地址：台北市撫遠街384號B1

電話：02-2762-4922

中華淨土宗協會・板橋普導林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118號2樓

電話：0936-336-313

中華淨土宗協會・林口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140號

電話：02-86012135

中華淨土宗協會・桃園念佛會

地址：桃園市建國路61巷33弄7號

電話：03-3613247

中華淨土宗協會・台中分會

地址：台中市北區博館路6號

電話：04-2206-3618

中華淨土宗協會・智覺寺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23號

電話：05-633-7740

中華淨土宗協會・嘉義分會

地址：嘉義縣中埔區中華路771號

電話：05-2390373

中華淨土宗協會・淨和寺

地址：台南市關廟區關新路712號

電話：06-5950194

中華淨土宗協會・台南分會

地址：台南市南區惠南街93號

台南市淨土宗學會

地址：台南市西門路一段471巷24號

電話：06-2220911

中華淨土宗協會・高雄鳳山分會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124號11樓之三

電話：07-7408977

中華淨土宗協會・永明寺

地址：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三段595號

電話：07-683-2931

港澳地區：

淨土宗香港慧蓮淨苑

地址：香港銅鑼灣天后廟道3號鴻安大廈2B

電話：852-29855575（妙渡法師）

蓮池會念佛社

地址：香港九龍大角咀櫟樹街19號華源工業大廈3樓21室

電話：852-91353729（王居士）

淨土宗香港淨宗學會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777號5字樓D室

電話：852-92242546（杜居士）

信箱：tokinlai@netvigator.com

淨土宗香港無量壽念佛會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奶路臣街1號源發大廈6字H室

電話：852-63401956（黎居士）

淨土宗澳門念佛會

地址：高利亞海軍上將大馬路105號

威雄工業中心10樓之A

電話：853-28436346

澳門淨土宗學會

澳門提督大馬路39號

祐適工業大廈10樓

電話：853-66204332

其他亞洲地區：

韓國

韓國法燈寺

地址：韓國京畿道安城市陽城面老谷里
197-1番地
電話：031-674-3453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中馬)聯絡處

中華淨土宗協會·士拉央念佛會

Ng Choon Lee 黃俊利
Nanogene Solutions Sdn Bhd,
No 12A(F), Jalan SJ 6, Taman Selayang Jaya,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Malaysia.
Tel:019-2636063
信箱 :clng4144@yahoo.com.sg

馬來西亞(東馬)古晉慈雲佛教正信會

Kuching Tze Yin Buddhist Orthodox
Association
Lot 7372, Jalan Sherip Masahor,
932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Tel:082-257634

馬來西亞(北馬)聯絡處

Ong Hua Guan
Lean Huat & Co,
No. 36A, Kubang Sepat, 06000 Jitra, Kedah,
Malaysia.
Tel:6047940260

新加坡

新加坡聯絡處

Liaw Kim Swee 廖金水
LTN Management Services Pte Ltd
605A Macpherson Road #08-01
Citimac Industrial Complex Singapore 368240
Tel:62995288

美洲地區：

美國聯絡處

Li Yung Kuan 關立詠

103 BarTon Lane Chapel Hill, NC 27516 U.S.A
Tel: 919-9298899

Pony Ho 紀善瑄

2365 Remora Drive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北美淨土經書流通處

Mr. Alan Kwan 關其禎
Unit 1300, 4380 No.3 Road, Richmond, BC,
V6X 3V7, Canada. 加拿大 溫哥華
Tel: 604-273-3222
信箱 : namoamitabha.van@gmail.com

巴西 南美普陀山承天寺

ORBI-ORDEM BUDISTA INTERNACIONAL
Rua Doutor Josivalter Vilanova no.99
Jardim California Foz do Iguaçu
Paraná Brasil
CFP : 85867-504 TEL : 55-45-35245566

澳洲地區

澳洲雪梨中華淨土宗協會

Mrs. Lai fong Wong 佛壽居士
143 Tryon road Lindfield NSW 2070 Australia
Tel: 02-9416 9355
信箱 : amtsydney@gmail.com

因果叢書

編號	書名
1	見聞錄、現果隨錄
2	冥報記、冥報記輯書
3	地獄見聞錄、幽冥問答錄
4	六道輪迴錄
5	輪迴集
6	物猶如此
7	坐花誌果
8	美德故事
9	人生故事
10	歷史故事
11	因果故事
12	佛教故事

隨身書系列

編號	書名
1	念佛放光
2	念佛度亡（增訂版）
3	真正的大孝
4	人生之目的
5	彌陀的呼喚
6	淨土宗之特色
7	善導大師語錄
8	佛教的無常觀
9	略談三皈依
10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11	瀕死體驗
12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13	淨土宗經論釋要文
14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15	淨土宗略要文
16	善導大師略傳
17	《觀經四帖疏》綱要
18	念佛必定往生
19	念佛一門深入
20	湖北老河口遇仙記
21	敬田·恩田——十四則故事
22	純粹的淨土法門
23	怎樣讀《善導大師全集》
24	念佛實用問答
25	動物往生佛國記
26	盲眼老人預知時至
27	念佛人應有的基本觀念與心態
28	淨土宗教章
29	淨土宗根本義
30	念佛成佛是佛教
31	臨終須知與助念開示
32	不問罪福 念佛皆生
33	素素實實 頭好壯壯
34	念佛超薦儀軌
35	慈悲的救度
36	淨土宗的戒律觀
37	台灣奇案
38	預知時至 佛聖來迎
39	佛說無量壽經
40	佛在何處
41	彌陀十二光佛略解

淨土宗叢書

編號	書名
1	淨土宗聖教集
2	淨土三經
3	佛說無量壽經
4	易行品
5	《往生論註》分段對照本
6	往生論註
7	安樂集
8	善導大師全集
9	法然上人全集
10	觀經四帖疏
11	淨宗要集（整理中）
12	念佛金言錄
13	第十八願講話
14	第十八願淺釋
15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16	《阿彌陀經要解》略註
17	淨土宗判教史略要
18	淨土決疑
19	唐朝高僧善導大師
20	四十八願釋、本願義疏、大經大意
21	慧淨法師書信集（增訂版）
22	慧淨法師講演集（一）
23	慧淨法師講演集（二）
24	人生之目的
25	走近佛教
26	觸光柔軟
27	無條件的救度——觀經下品下生之深義
28	念佛感應錄（一）
29	念佛感應錄（二）
30	念佛感應錄（三）
31	決定往生集
32	回歸善導
33	淨宗略講
34	唯說念佛
35	念佛勝易
36	《阿彌陀經》核心講記
37	《阿彌陀經》要義（整理中）
38	善導大師語錄
39	印光大師法要
40	印光大師說故事
41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講記
42	淨土宗概論
43	《往生論註》核心講記
44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45	往生集
46	《念佛感應錄》（四）
47	《念佛感應錄》（五）（整理中）
48	《念佛感應錄》（六）（整理中）
49	觀經教眼（整理中）
50	淨土宗特色述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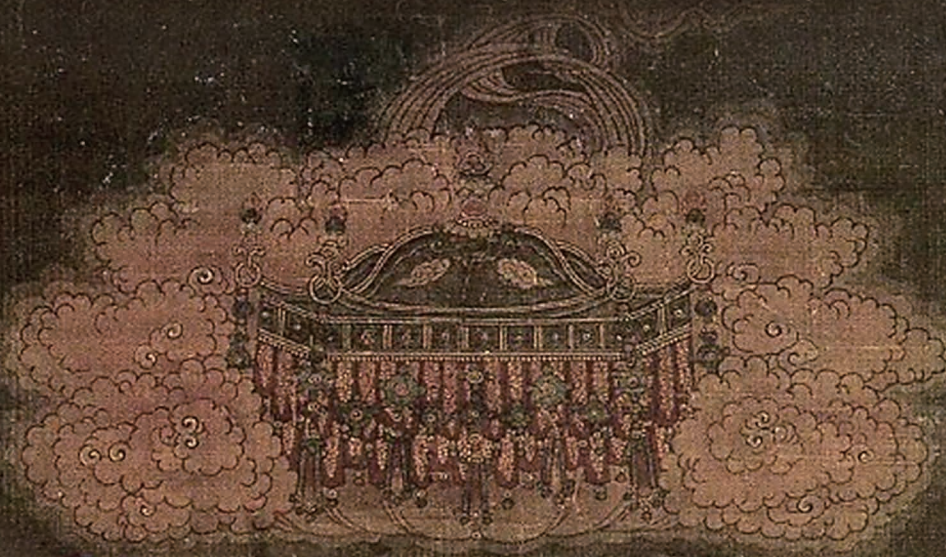
隨身書英文版系列

編號	書名
1	純粹的淨土法門
2	念佛成佛是佛教
3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4	善導大師略傳
5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 上列叢書，免費結緣，歡迎索取，不需回郵。
劃撥戶名：中華淨土宗協會 帳號：50230511



淨土宗特色：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我若成正覺，立名無量壽，
眾生聞此號，俱來我剎中；
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圓滿，
亦以大悲心，利益諸群品。

—《莊嚴經》—